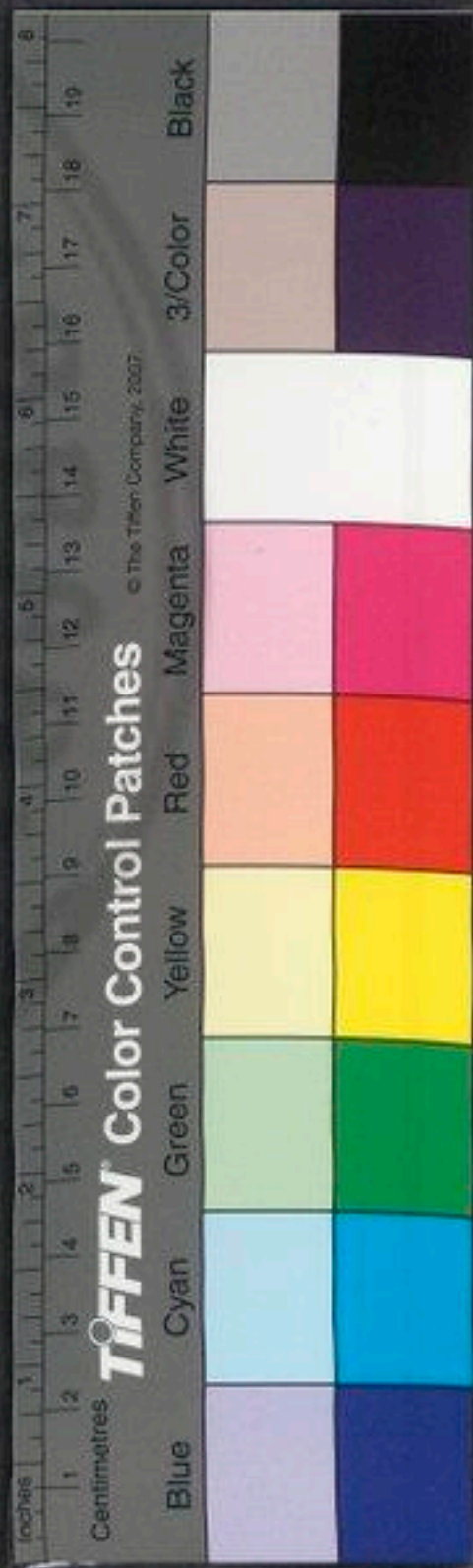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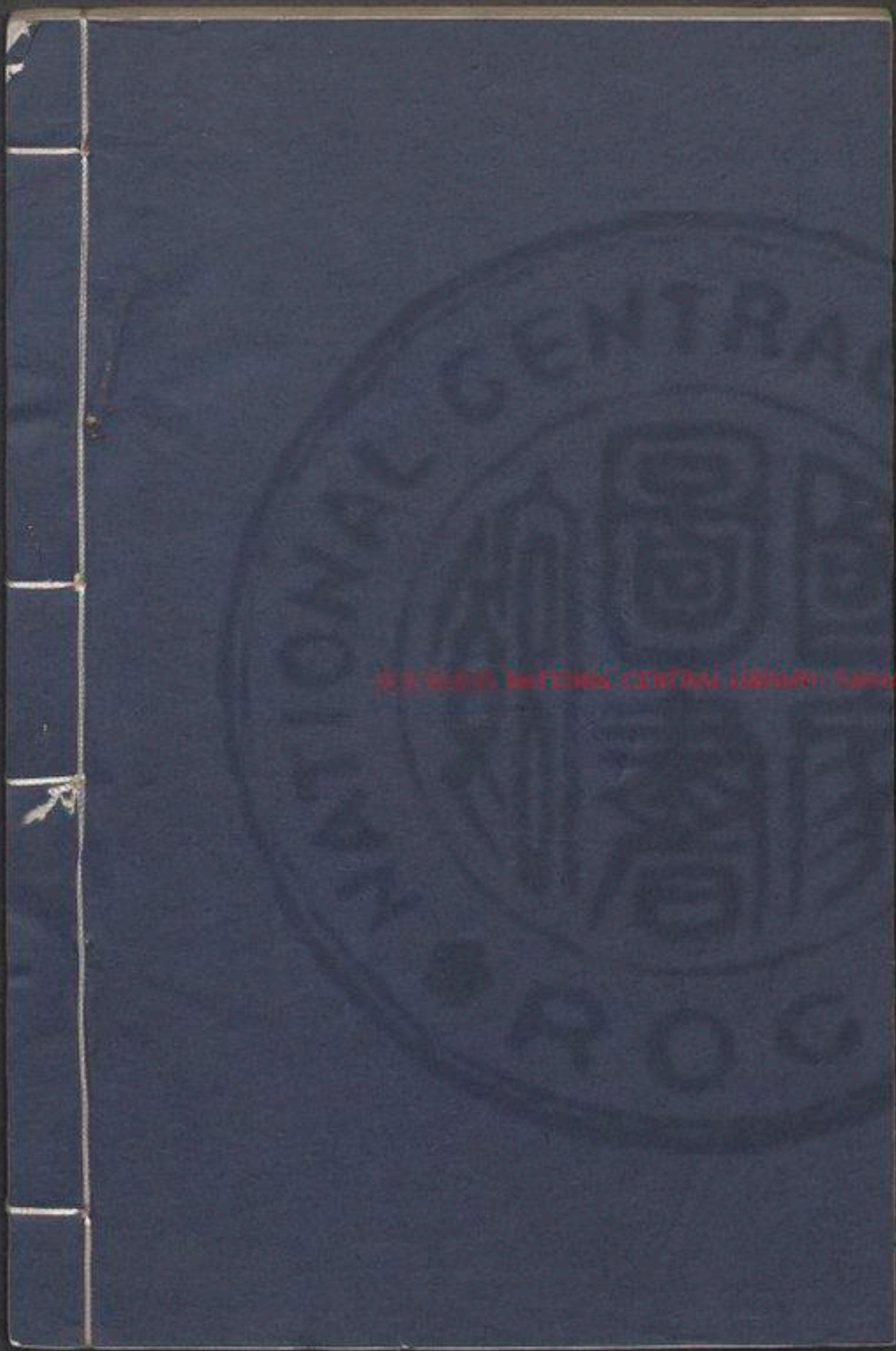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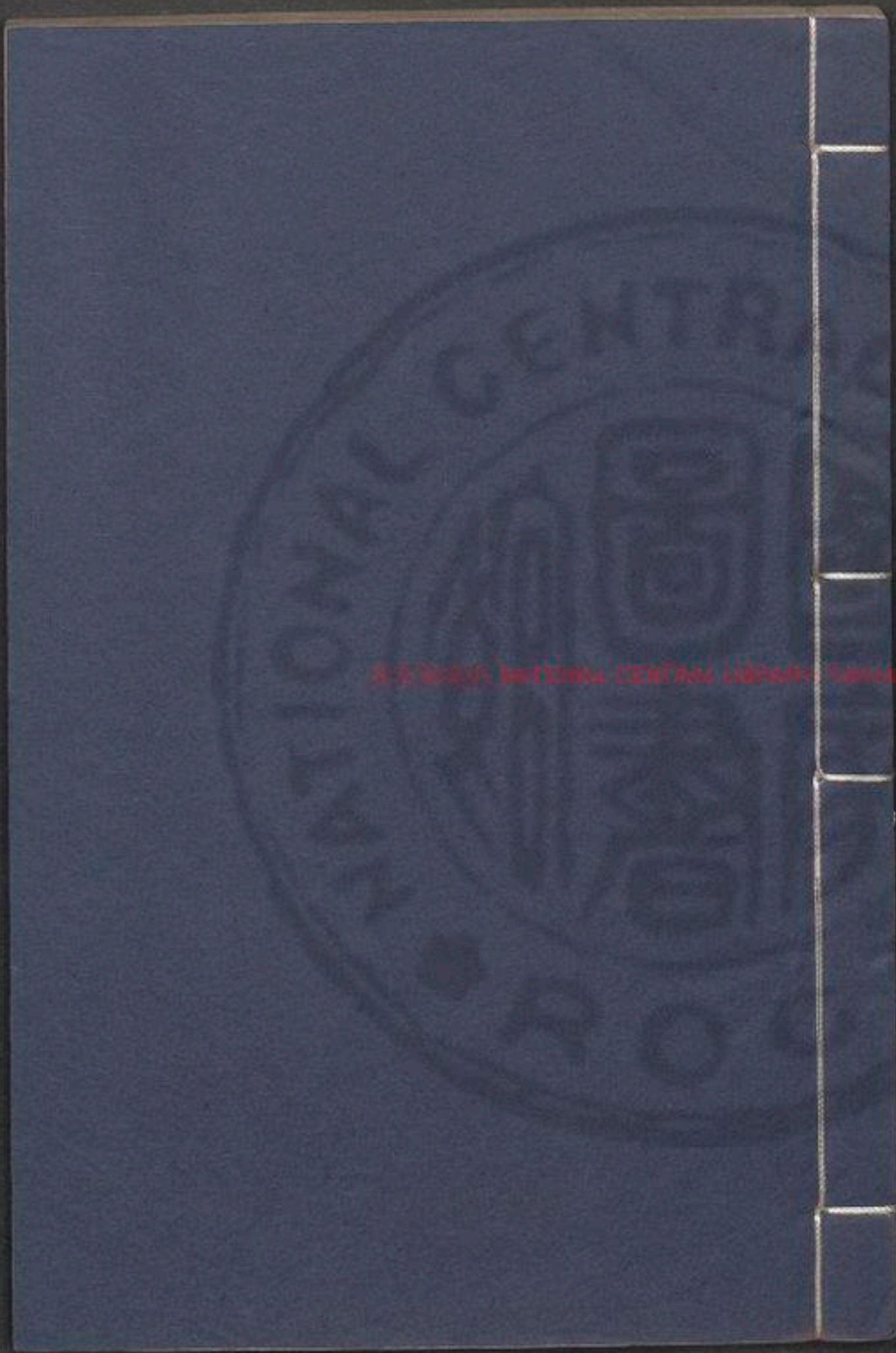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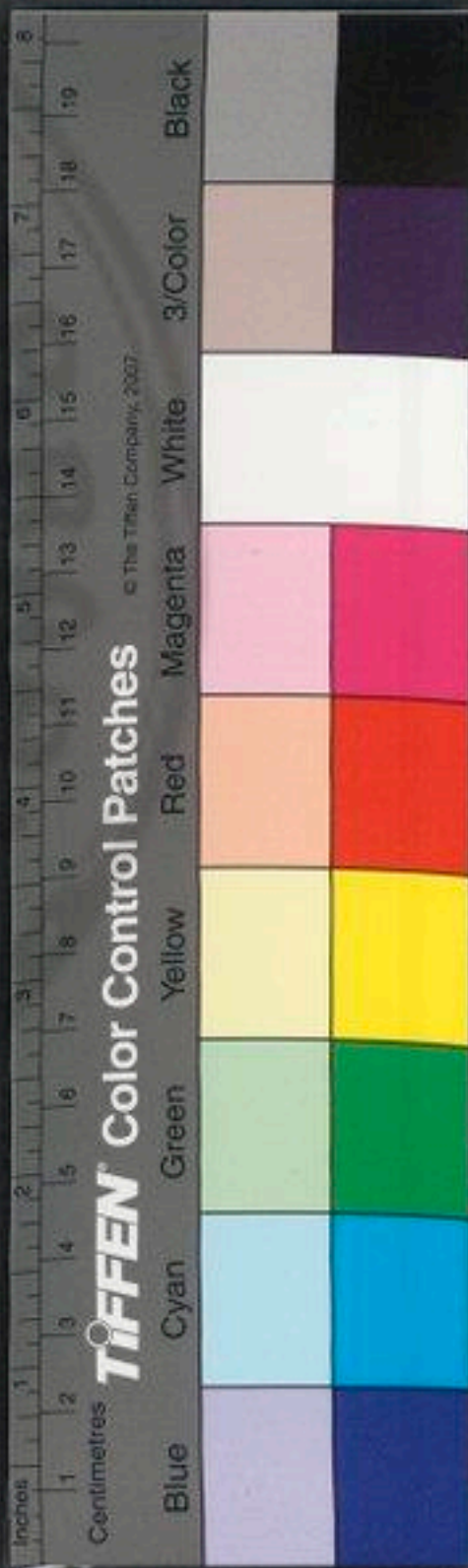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350001.1010114 CENTRAL LIBRARY, KANPUR-208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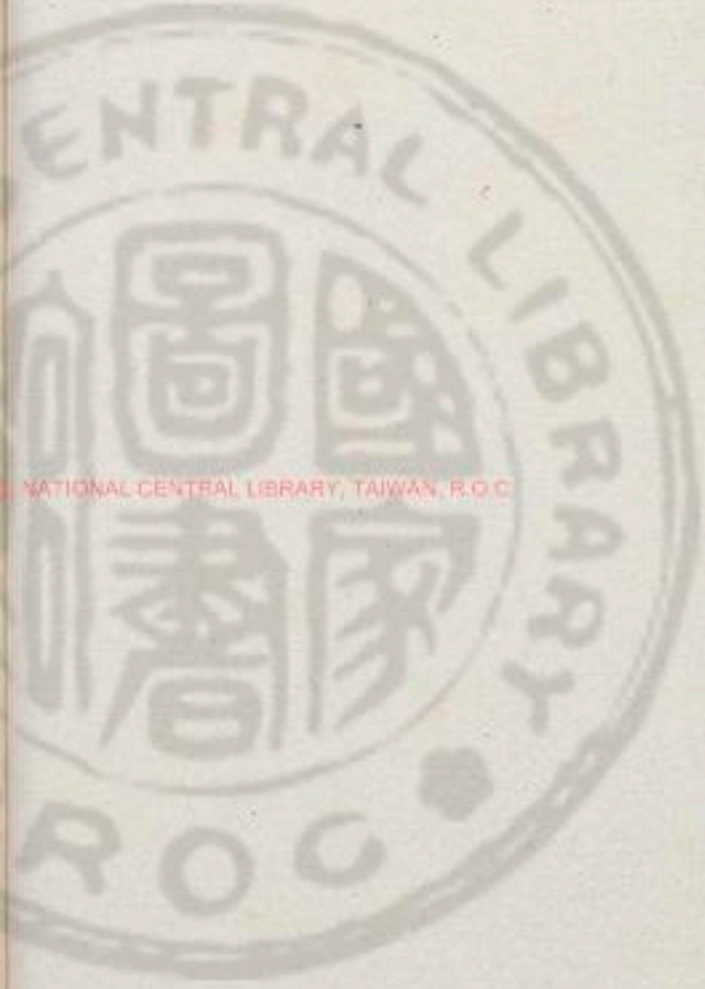
詩緝卷之三十一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韓奕音亦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箋曰梁山於韓

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於晉乎。疏曰能錫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為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此韓是武王之子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李氏曰此



詩言錫命者蓋宣王錫韓侯以命耳所謂能者蓋錫之者非妄予而得之者非妄受春秋書錫命者三蒞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公命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錫之者皆妄予而得之者皆妄受何以爲能錫命乎

韓侯來朝而歸尹吉甫作詩以送行也

奕奕梁山 傳曰奕奕大也。疏曰梁山韓國所

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而唐同州馮翊縣有韓城古韓國即步梁也。李氏曰禹貢云治梁及岐今在同州彭城縣其後屬晉春秋時梁山崩乃晉望也爾雅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注云晉國所望祭則是韓滅之維禹甸之。甸音奠鄭音盛後故以爲晉之望。傳曰甸治也。倬其道。倬音卓。箋曰倬著明也。韓侯受命。李氏

曰非韓魏趙之韓乃武王之後左氏所謂邢晉應韓也受命受命爲侯伯也邢音于見僖二十四年。疏曰謂爲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國知非東西北伯也。王親命之纘戎

祖考 箋曰戎猶汝也。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今

共爾位 共鄭音恭毛音拱。傳曰朕命不易。曹

曰韓侯能繼其祖考。韓不庭方。箋曰作楨幹而朕豈復易其命哉。不庭不來庭也。今日隱十年左傳云以王命討不庭常武徐方來庭。以佐戎辟

壁音

首章美宣王能錫命韓侯也宣王命韓侯爲州牧是宣王興衰撥亂之事詩人因地起興



以宣王之功配禹也言梁山在韓國之境内
奕奕然高大昔有水患乃大禹甸治之也今
宣王中興有倬然著明之道俾韓侯受命爲
侯伯亦在梁山之傍其功與大禹先後相輝
也有倬其道言周道粲然復興也宣王親自
命之云當繼汝先祖考之舊職無廢棄我
之命見韓侯先世嘗爲州牧矣親命之者見
宣王丁寧告戒之意若曠瘠其官是廢棄朕
命也今汝能早夜不怠虔固共敬爾之職位

故朕命不復改易言因其先世之舊也有不
來庭之方國汝當作楨榦而正之以佐助汝
君謂以王命討不庭也。毛氏以爲禹治梁
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然之道
者也其說爲長孔氏釋毛以爲美韓侯復禹
之功以韓侯配禹儼非其倫失毛意矣功莫
大於禹故詩人言人君之功多配禹言之文
王有聲言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而繼之以皇
王維辟以武王之功配禹也信南山言信彼



南山維禹甸之而繼之以曾孫田之以成王之功配禹也此詩亦以宣王之功配禹也

四牡奕奕

今日上奕奕為大此亦大也解見車攻

孔脩且張

也。驪傳曰

韓侯入覲

傳曰覲見也

以其介圭

毛氏

於崧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為瑞也。今日箋以為貢國所出之寶今不從

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

綏音綏。傳曰淑善也。交龍為旂。綏大綏也。疏曰淑旂旂之善者。綏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

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賞賤之表章故云綏章

輿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則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綏為之故云綏章。輦第錯衡。輦甜之上濁第音弗。謂有采章也。輦第錯衡。第曰第者車之蔽第者

衡之名用席為蔽。傳曰錯衡文。玄袞赤舄。昔

疏曰以玄為衣而畫。鉤膺鏤錫。音漏羊。鉤

以袞龍赤舄赤色之舄。鉤膺鏤錫。音漏羊。見采芭

○箋曰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虛也。疏曰

以鏤金加以馬面之錫風有子之清揚抑若揚

兮是揚者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上曰揚人既

如此則馬之鏤錫施鏤於揚之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為飾若今之當虛中車注亦云錫馬面當虛刻金為之所謂鏤錫當虛者當馬之領盧在眉眼之上。鞞鞞淺幘。音弘。幘音覓

所謂鏤錫指此文也。鞞鞞淺幘。音弘。幘音覓。又音蔑。傳曰鞞鞞也。鞞鞞中皮也。鞞者兩較也。鞞覆鞞也。疏曰鞞鞞去毛之皮也。鞞者兩較



之間有橫木可憑者鞞者以去毛之皮施於
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
幾字禮記作帶周禮作褱字異義
同以淺毛之皮爲鞞也鞞音角
條。條革解見蓼蕭。箋曰金厄以金爲小環
往往纏蓋之。疏曰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

次章述韓侯入覲受錫予也韓侯在道乘奕
奕然大之四牡其形甚脩長而且腹幹肥張
將以入京師而朝覲既至京師乃以其所執
之大圭入而朝見于王王於是錫賚韓侯以
交龍之旂擇其善者予之建旂之竿其上又
有大綏以爲表章又以漆箬爲車之蔽第又

錯置文采爲車之衡又以玄爲衣而畫以袞
龍又有赤色之舄馬則有婁頷之金鉤及馬
冒膺有樊纓之飾又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錫
又以去毛之皮鞞施於軾中央之鞞又以虎
皮淺毛鞞覆其軾又有條皮爲轡首之革以
金爲小環纏蓋之

韓侯出祖

箋曰祖將去而祀軾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

於國外畢乃出宿

出宿于屠

音徒。傳曰顯父屠地名也

餞之

父音甫。箋曰顯父周之公清酒百壺其卿也。疏曰送行飲酒曰餞

未

大

五



殺維何魚鼈鮮魚

魚音飽。魚鼈解見六月。箋曰鮮魚中膾者也。箋曰

新殺謂之鮮魚

其藪維何

藪則不任為膾

藪音速。傳曰藪者菜

茹之總名對肉菘故

維筍及蒲

云菜菘謂為菹也

筍字亦作筍。疏曰筍竹萌也。

蒲深蒲也。傳曰蒲蒲弱也。藪音弱。疏曰藪

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天

官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

中是也。蒲始生取

其中心入地弱大如上柄正白生

飲之甘脆齏

而以苦酒浸之如

其贈維何

送以車馬。疏曰贈者以物送人之名。齊

大夫無乘馬路車之名則非顯父贈之

路車

乘去聲。疏曰采薇彼路斯何大夫亦為

夫亦得

稱路耳

籩豆有且

且。注之平。箋

侯氏燕胥

侯氏

三章述韓侯既覲而還也

出京師之門為祖

道之祭祖畢將欲出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

使公卿餞送之其清美之酒多至於百壺其

殺饌有以火煮熟之鼈與中膾之鮮魚其藪

菜有筍與深蒲王贈送之物乃有四馬與路

車其籩豆且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諸侯

於是飲燕而皆在言俱來餞送之也

韓侯取妻

娶音。汾王之甥。分音焚。箋曰汾王

相與燕胥者也。今日頌有駟于棗樂兮

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

相與燕胥者也。今日頌有駟于棗樂兮

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



或在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荻郊公
 蔡比公也姊妹之子為甥比音毗。解頤新語
 曰猶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鄂
 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共謂之
 共叔也又楚人謂王不終者為放葬郊者曰郊
 叔葬警者曰警故其汾王之類乎說者以昔郊
 公蔡比公為比非也按左氏傳昔夷無諡於是
 有蔡比公郊公茲不公著丘公皆以號為稱與
 汾王以地為蹶父之子父音甫。傳曰蹶父卿
 稱不類矣。蹶父之子士也。蹶曰韓侯取妻
 必於貴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
 靡國不到則是為王時使之入故知卿士也
 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傳曰里邑也。百兩彭彭。兩音亮
 彭音亮。彭彭見出車。八鸞鏘鏘不顯其光。箋曰不
 諸娣從之。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

衆妾也。箋曰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
 其貴者。疏曰莊十九年公羊傳云媵者何諸
 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
 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女。祁祁
 如雲。傳曰祁祁徐靚也如靚音靜。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四章述韓侯取妻也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
 迎所娶乃是厲王之外甥是卿士蹶氏父字
 之子言尊貴也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蹶父之
 邑里其迎之時有百乘之車彭彭然壯盛每
 車皆有八鸞其聲鏘鏘然而鳴車馬之盛禮
 儀之備豈不顯其有光榮乎其妻出於蹶父



之門諸娣媵妾隨而從之其行祁祁然徐靚
如雲之衆多韓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
爛盈蒲於蹶父之門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

爲去聲姑其反相去聲

○傳曰姑蹶父姓也。箋曰攸所也。

莫如韓樂

音洛孔樂韓土川澤

訶訶

音訶。傳曰訶訶大也。

魴魴甫甫

見齊弊笥。傳曰

甫甫大也。

應鹿嘒嘒

傳曰嘒嘒衆也。

有熊有羆

○解見

有貓有虎

貓苗茅二音。傳曰

慶既令

居令去聲。箋曰令善也。

韓姑燕譽

五章述蹶父相攸也蹶父甚武健嘗爲王使
於天下無國不到爲其女姑氏相視其所居
無如韓國最樂其樂矣韓國之士也川澤訶
訶然大魴魴甫甫然大應鹿嘒嘒然衆又有
熊羆貓虎此四獸能爲人患而言之者見有
深山大澤爲大國也蹶父旣喜慶其有此善

居韓姑則安之而又有顯譽

王氏曰韓侯取妻何預於王政

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爲諸侯所卑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爲樂國賢君之所願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詩



記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要之盛王室尊安人情暇樂莫不在其中矣

溥彼韓城

溥音普。箋曰溥大也。

燕師所完

燕王肅平釐毛鄭如字完

音相。王肅曰燕北燕國。朱氏曰燕召公之國也。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詩記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綠陵城把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傳曰師衆也。
以先祖受命 傳曰韓侯之子也。
因時百蠻 箋曰先王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先祖韓侯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疏曰其有貢獻往來為之節度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王錫。秋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謂蠻也。

侯其追其貊

追如字又音堆。貊音陌。傳曰追也。為獵狝所逼稍東遷。疏曰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貊鄭志答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時貊為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幸從是於魯僖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
奄受北國 傳曰奄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

以其伯

箋曰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疏曰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

實墉實壑

傳曰言高其城深其壑。箋曰韓侯之先

是并州牧也。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故與滅國繼絕世。疏曰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墉實壑非韓之城壑自然是所部諸國之城壑也。今言脩之明是往前絕滅今韓侯既復舊職而與繼之



實畝實籍

箋曰籍稅也

獻其貔皮

貔音皮。釋獸曰貔白狐其子

也。穀穀呼木反音槁。郭璞曰一名執夷。赤豹黃

虎豹之屬。陸璣曰貔似虎或云似熊。疏曰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

之白豹有黃黑有赤黑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

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夷自以所有而獻之所謂各以貴寶也

六章述韓侯總統百蠻也溥大矣韓國之城其初封之時乃召公爲司空以燕國之衆築完之韓國之城舊矣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爲一州之伯因其國近蠻使時節

百蠻之貢獻韓侯先祖既如此故今宣王賜韓侯以追人貊人撫受北方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使復爲州牧也中間韓侯之先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絕世令築其城墉深其池壑正其田畝定其稅籍皆使之復於故常又令百蠻追貊獻其貊獸之皮及赤豹黃羆之皮於王而韓侯總領之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

疏曰於時淮水之上

有夷不服是衰亂之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亂者見宣

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耳而言興衰撥亂者見宣

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已故言興撥以廣之

命召公平淮夷陳氏曰淮夷之在北

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

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為宣王之詩而不言淮夷

召虎既平淮夷而告成于王矣常武之詩又曰

銷敦淮濟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

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

淮浦省此徐上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

徐土非聯接之地矣疏曰召公伐淮夷當在

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常淮

之南北皆

有夷矣

此詩王命召虎平淮南之夷也

江漢浮浮疏曰禹貢嶧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

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漢地理

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

之境浪音郎。渤海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

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

豐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

比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即

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

夫滔滔音叨。王氏曰滔滔以其匪安匪遊淮

夷來求疏曰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

既出我車既設我旗旗解見匪安匪舒

敵是求疏曰左傳宣十二年趙括趙同云率師

淮夷來鋪

平聲。朱氏曰鋪陳也。陳兵以伐之也。今日即常武鏞敷淮濱之鋪。

首章述進兵也興也宣王命召虎平淮南之夷由江漢進兵因以起興言江漢合流浮浮然水滿而流猶士卒滔滔然順流而下其勢不可禦也即常武如江如漢之意也持重之師不貪利疾趨疑於遲緩故言非敢安處非敢遊息當時南征北伐四方略定惟淮夷未平故召公從容臨之而有餘也此行止爲淮夷而來求討其罪耳見餘方已定也既已出

我戎車旣已張設我旗非敢安處非敢寬舒止爲淮夷而來陳兵以伐之耳匪安匪遊匪安匪舒即常武匪紹匪遊之意也

江漢湯湯

音商。釋文曰湯湯流盛也。

武夫洸洸

音光。又音注。傳曰

洸洸武貌。李氏曰經營四方。李氏曰所謂經營。有洸有漬是亦武貌。營淮夷如後世征伐夷狄。則曰有事于四方。夷狄耳。告成于王。則使傳遽告成於王。傳張懸反。躡曰傳遽。若今四方旣

平王國庶定

箋曰庶幸也。

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箋曰

言則也



次章述告成也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興武夫洸洸然武壯召公之伐淮夷所以經營四方之治也淮夷止是南方南方未寧則四方皆將騷動故經營南方而謂之四方也告功于王南方既定則四方皆已平矣外寧則內安故王國幸已安定無有叛戾垂爭者向也宣王以天下未安爲憂今則可以安寧矣江漢不言戰事首章言王師之持重二章卽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周興西

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服從化則後孚倡亂則先動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其後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平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



事而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

江漢之滸

音虎沈音許。箋曰滸水涯也。今曰江漢之滸指江北接淮南之地也。

王命召虎式辟四方

辟音關。

徹我疆土匪疚匪棘

疚音救。箋曰疚病也棘急也。

王國來極

箋曰極中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

于疆于理

疆理解見信南山

至于南海

詩記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

言之曰至于南海

三章述平賦也上章告成則淮夷平而四方無事矣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則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召

虎既成功於江漢之滸王因命召虎由此地以開闢四方而施徹法於疆土武事僅定而卽行疆理賦稅之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疚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宜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於南海之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

來毛如字鄭音賁旬音選又音荀。傳曰旬徧也。



味

今曰

其

今曰柔柔其下侯甸傳云陰均也此亦為均又

易豐卦雖旬无咎注旬均也。蘇氏曰宣布也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

似嗣也。箋曰女無滅損曰我小子耳

女之所為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

公肇音光。詩記曰肇始也。傳曰用錫爾祉

音耻。釋文曰祉福也

四章述褒功錫祉也武功已成疆理已定故

此章美召虎之功而錫命之言何者淮夷之

民獨不霑王化是不均也由淮夷之君壅遏

而不宣也王之命召虎來此南方使甸均之

而無外宣布之而無壅也昔文王武王受天

命之時汝祖康公為翰幹之臣汝召虎無自

謙曰我小子耳今汝之功乃足以繼嗣康公

我用此賜汝以福即下章所陳是也。舊說

以為述康公之功以勉虎如此則與用錫爾

祉及下章意不接續此詩武功已成當為美

其克紹康公也

釐爾圭瓚釐音離贊才贊反。傳曰釐賜也九

命賜圭瓚瓚音瓚。疏曰賜汝以圭柄

之玉瓚。解見旱麓。秬鬯一卣秬音巨鬯音酉由二音



曰鬯香草也。案煖合而鬯之曰鬯。箋曰：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疏曰：禮有鬯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煖之，使之芬香條鬯。毛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為鬯，尊以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鬯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文鬯是草名，今之鬱金煖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非草名。箋說為長。南釋器曰：鬯，南鬯也。南，中尊也。釋曰：孫炎云：尊，鬯為上，壘為下。南，中尊。璞云：不大不小者，是在壘。鬯之鬯，案禮圖：六鬯為上，受三斗六尊為中，受五斗六壘為下。受一斛，春官：鬯人掌和鬱鬯，以實鬯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酋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告于文人，傳曰：文人，文伯也。朱氏曰：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又告于文人而錫之。今日下云：于岐周告先王之廟，知

文人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

今日此周當指也。文王之廟在焉。

箋以為岐周。疏申雙義，以為岐周有別廟。錢氏以為鎬京。今皆不從。解見崧高王饒于郇。自

召祖命

曹氏曰：自從也。

虎拜稽首

稽音啓。今曰拜，典禹拜稽首，首至地也。

春官大祝辨九筮，一曰稽首。稽音拜。天子萬年。箋曰：君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五章述受賜報上之意也。今賜汝圭柄之玉

璜副以秬鬯之酒，以一酋尊盛之，乃告于文

德之人。文王而賜之，又賜之以山川，又加益

以土田，令虎往豐邑，以受命於文王之廟，蓋



自乃祖康公已受此命美其世勲也虎受君
恩祝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箋曰對答也休美也。陳氏曰王之休命也。

召公考

箋曰作為也。傳曰考成也。

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

聞音

矢其文德

傳曰矢施也。

洽此四國

洽洽也。

六章申報上之意而納君於德也對揚如傳
說對揚天子之休命對謂答其命揚謂美揚
而行之也成者毀之對康公立大勲於王室

而後嗣子孫不能繼之則康公之功業將毀
矣王稱虎能繼康公之功虎謂王命如此我
不敢不勉期為康公之成謂不毀墜其功也
於是祝君不徒得萬年之壽願君德明而益
明其善譽垂於無窮惟施其文德以浹洽四
方之國而用武之迹泯矣宣王方以武功褒
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宣王蓋不矜已之功而
納君子德意度遠矣

朱氏曰言武功之不
可恃亦所以戒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
為戒然朱氏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解頴新語曰召穆公之意謂德為可常武不可贖故先極言其用兵之盛以滿其志卒章乃陳警戒之言故其言易入也昔之為詞賦者或竊取其義而後人以曲終奏雅勸百諷一識之是不知其得古詩之意也。

此詩王親征淮北之夷及徐方也召公既平淮南之夷未幾淮北之夷復挾徐方以叛宣王於是親征之王肅述毛以為王不親行王基述鄭以為王自親行詩言有嚴天子王舒

保作王奮厥武皆以王言之今從王基述鄭為王親征宣王憤揮天戈克淮服徐無不如意召公慮其狙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戒之伐淮有進厥虎臣仍執醜虜是戰而勝也徐方畏威不戰而服也

赫赫明明

今曰赫赫威嚴也明明光顯也

王命卿士

卿士解見十月之交

南仲大祖

大音秦

大師皇父

父音甫。箋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

今大師皇父是也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疏曰十月之交皇父與此皇父得為一人或皇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

李氏曰十月之交所稱皇父疑是此詩皇父之後也。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帥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古者三公官不常有或以卿士之長者上行其事春秋之時所謂

宰周公是也。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

惠此南國

首章述命元帥也赫赫然威嚴明明然光顯者是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所命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爲大祖言其官則大師言其人則皇父俾之整齊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也南仲大祖世將也大師將尊也

六師師衆也著皇父其人賢也此王命所以威嚴光顯有以服衆望而重國勢也又命之以師嚴器備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以惠南方之國淮夷徐戎挺亂南國皆被其禍宣王之師蓋除暴以安民也

王謂尹氏

傳曰尹氏掌命卿士。箋曰天子世大夫也。疏曰即內史也其職云凡

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吉甫爲卿而兼內史

伯休父

傳曰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疏曰楚語云重黎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



為名未左右陳行音胤。箋曰率循也。戒我師旅率彼淮

浦音普。箋曰率循也。傳曰浦。浦淮也。說文曰水濱也。省此徐土此徐

當謂徐州之地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

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王之時非能背叛

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強敵者也明不

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

留不處三事就緒箋曰三農之事皆就其業。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朱氏曰上中下農

夫也。錢氏曰緒事端也。就其緒不中輟

次章述命副誓師以征淮徐也上命大師為

元帥此命卿為司馬以副之王謂內史尹吉

甫曰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名休父者

為大司馬內史掌策命諸侯孤卿大夫司馬

大師掌其戒令也即言所命之意今軍出之

時使司馬令其士眾左右陳其行列戒勅我

師旅曰往循淮之浦淮謂征淮夷也省察此

徐之國土謂征徐方也不久留不停處以患

苦其民使三農之事皆就其業不中輟也徐

戎淮夷自伯禽就封之初同惡相濟其來有

素今又相挺而起為禍不淺故王親征之也

曹氏曰詩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必不留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



緒

赫赫業業

今日赫赫威嚴也業業考見雲漢。傳曰業業動也。

有嚴天子

嚴鄭如字

王舒保作

傳曰舒徐也保安也。箋曰作行也。

匪紹匪

遊

箋曰紹緩也。

徐方繹騷

朱氏曰繹連絡也騷擾動也。

震驚徐方

箋曰震動也。

如雷如霆

解見采芑。

徐方震驚

三章述親征之先聲也言王師之行赫赫然威嚴業業然震動者是尊嚴之天子也王乃舒徐而安行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非紹緩也非遨遊也進兵不急人自畏威徐方之人

皆絡繹騷動矣奮揚威武以震動驚懼於徐方如雷之發聲如霆之迅擊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而驚懼矣必震驚之者使懼而服也宣王先征淮夷而後及徐方此兵行猶未及淮夷而徐方已震驚蓋淮夷服屬於徐舉其大者言之也

陳氏曰徐大而淮夷小淮夷即徐州之夷而服屬於徐曰徐方

者兼徐淮而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

王奮厥武

釋文曰奮揚也

如震如怒進厥虎臣

朱氏曰進鼓而

進之也闕如虓虎

闕呼減反虓火交反。今日鋪闕聲也。釋文曰虓虎怒貌鋪





敦淮瀆

鋪平聲敦如字瀆音汾。箋曰鋪陳也。王氏曰敦厚也。傳曰瀆涯也。疏

曰瀆謂崖岸

仍執醜虜

傳曰仍就也。疏曰醜衆也虜者囚繫之名爲

人虜獲是

截彼淮浦

朱氏曰截王師之所然不可犯

四章述征淮也宣王親征淮浦奮揚其威武

如雷之震如人之怒乃鼓而進其如虎之臣

其聲闐然如虢怒之虎乃陳敦厚之陣於淮

水之瀆涯師衆則陣厚也就執其衆虜之降

服者截然整齊於彼淮浦之上是王師之所

處也

王旅曄曄

音難。朱氏曰軍軍衆盛也。有考見四牡如飛如翰

疾如飛擊如翰。箋曰飛如鳥之飛翰其中豪俊也。疏曰擊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

尤疾若鷹如江如漢。箋曰江漢以喻盛大也。漢而言如江如漢者以江漢爲九州之最大天下

下所共知猶邠谷風言涇以渭濁亦非土風也。江漢常武之詩皆以江漢喻王師但江漢浮浮

則喻盛大而不可禦如江如漢則止喻盛大下言如川之流乃

如山之苞。傳曰苞本也。箋曰也。疏曰靜如川之流也。疏曰動則不可禦

則不可驚動如川之流也。疏曰動則不可禦

止。絲絲翼翼。李氏曰絲絲不可得而絕翼翼不可

可尋翼翼問整而不可亂。陳氏曰絲絲無隙之曰絲絲連屬貌。翼翼考見采薇不測不克

濯征徐國

傳曰濯大也

五章述移師征徐也上既克淮浦此又進而伐徐王之師旅嘽嘽然衆盛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犖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漢之廣大其固守而不動則如山之基本其往戰而不可禦則如川之流逝繇繇然密不可得而絕翼翼然整不可得而亂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大征徐國言必勝也

王猶允塞

蘇氏曰猶道也。箋曰允信也。朱氏曰塞充塞也。

徐方既來

箋曰已來告服徐方既同

疏曰與他國同服於王

天子之功四方

而不復

王曰還歸

箋曰振旅也

六章言徐服而天下定也方移師以臨徐方徐方畏懼不戰自服於是美宣王之道允信塞實故能致徐方之來服蓋以道勝非以力勝也前此三方已定唯徐自異今其來同是天子之功也徐方既服則四方皆已平定徐



方來在王庭其心不復回轉則天下晏安不
須用武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不黷武也
王猶允塞王曰還歸皆因以為戒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印

音仰

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箋曰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

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疏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則為卿士故板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辨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凡伯世稱之不謂與此為一人也。曹氏曰板厲王之末而幽王大壞之時凡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父也

瞻印昊天則不我惠

箋曰惠愛也

孔填不寧

填音陳傳曰

填久也。今日

桑柔倉兄填兮

降此大厲

傳曰厲惡也

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

音再。傳曰瘵病也

蠹賊蠹疾

蠹音牟。蠹賊解見大田。疏曰蠹

賊是害禾稼之蟲蠹疾是害禾稼之狀靡有夷屆

屆極也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音抽。傳曰瘳愈也

首章述遭虐政仰天而訴之言天不惠愛我

使我甚久不安矣天命幽王為君是降此大

惡使邦靡有定而為士為民者皆病也小人

為民之害如蠹賊之蟲以蠹疾禾稼無有夷

平屆極之時又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



斂無有夷平瘳愈之時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

覆音福。

雙曰覆猶反也。此宜無罪女反收之

傳曰拘收也。

彼宜有罪

女覆說之

說音稅一音脫。傳曰說舍也。

哲夫成城

傳曰哲知也。知音智。

雙曰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哲婦傾城

次章述刑罰無倫也諸侯卿大夫有土田人

民者汝反奪而有之無故黜削之也此當無

罪者汝反拘收之彼當有罪者汝反脫免之

刑罰顛倒如此皆由褒姒亂政也城喻國也

丈夫有智則能圖回積累以致興國故曰成

城婦人有智則必與政撓權以致亡國故曰

傾城

懿厥哲婦

懿如字舊平聲。李氏曰漢谷永舉

婦為美。為梟為鴟

梟音驕鴟音疑。山陰陸氏曰

鴟食父鴟音敬。曰此云鴟者怪鴟也。鴟也。今

也。鴟也。即墓門有鴟萃止也。解見墓門。今

日鴟有二。為飛戾天者。鷹類也。亦單名鴟也。惡

聲之鳥者。怪鴟也。此配梟言之。謂怪鴟也。箋

曰梟鴟惡聲之鳥。婦有長舌。維厲之

階。曹氏曰階者自下而上。以漸而升也。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



教匪誨時維婦寺

歐陽氏曰婦人與寺人

三章述婦寺致亂也哲婦信美矣然終為梟耳為鴟耳褒姒出言不善如梟鴟之惡聲婦人多言乃為禍亂之階亂非天降乃起於婦人也幽王無賢人教之誨之唯婦人與寺人之言是聽也

鞫人伎忒

鞫音菊伎音至忒他得反。箋曰鞫窮也。傳曰伎害也忒變也。諧

始竟背

諧如字竟莊陰反背音倍。箋曰竟猶終也。

豈曰不極

陳氏曰極

也伊胡為慝

他得反。箋曰慝惡也。

如賈三倍

賈音古君子

是識

箋曰識知也。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四章申婦寺之害也婦寺之輩以伎害變化而窮屈人不可究詰始則諧毀之終則棄背之其為惡豈曰不極至乎何故為慝惡而不已也商賈有三倍之利者賤丈夫之所為而君子反知之婦人不宜與外事今乃休其蠶桑織紵之事而與朝廷之事皆非其宜也

天何以刺

傳曰刺責也。

何神不富

傳曰富福也。

舍爾介狄

舍音捨。蘇氏曰介大也。

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



類善也

人之云亡

箋曰奔亡也。今日猶何聞信亡之亡。

邦國殄瘁

五章述災譴之由也。天何為出譴告以責王乎？何為神亦不福王而降災害乎？王不能反躬脩省，將有夷狄之大患，顧舍之不以為忌，而反以我為忌，惡聞忠言也。天降不祥以譴告王，而王曾不弔，愍無恐懼之心，故不敬謹其威儀，其威儀不善矣。又善人皆逃去，無以輔正之，則國之殄絕，瘁病必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

蘇氏曰：優，多也。

人之云亡，心之憂

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

幾，當音機。傳曰：幾，危也。

人之云亡

心之悲矣

六章七章憂亂也。天降禍以為羅網，多於前矣。

鬻沸檻泉

鬻，沸音必。鬻，銜之。上濁。解見采菽。

維其深矣。心之

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

藐音莫。朱氏曰：藐，藐高遠貌。

無不克鞏

傳曰：鞏，固也。

無忝皇祖，式

救爾後

檻泉從下上出，鬻沸然其來不竭，喻已之憂



未有已也不出我之前不居我之後適當其時是我之不幸也藐藐高遠之昊天仁愛人君無不克鞏固其命幽王苟能改圖而為善庶幾不辱其祖宗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所謂式救爾後也幽王大壞至此凡伯尚欲救之拳拳之忠不能自己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音邵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

無如召公之臣也朱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車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

小旻而已序云旻閔也閔天無如召公之臣蓋已衍說矣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饑饉瘖音頰。箋曰民

卒流亡箋曰卒盡也我居圉卒荒圉音語。箋曰國中至邊竟盡空虛

○疏曰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圍謂邊境

首章愬亂也呼旻天而愬之曰天之降禍甚

疾暴而威虐矣天厚降喪亡之禍病我以饑

饉民盡流亡我所居國中及邊圉盡荒虛也

天降罪罟詩記曰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蝨賊內訌音紅。訌

也昏椽靡共椽音卓共音恭。箋曰昏椽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椽椽毀陰也。



疏曰天官闕人司 潰潰回通 傳曰潰潰亂也。 疏曰回通邪僻也。

實靖夷我邦 今日靖安也。 傳曰夷平也。

次章及三章言羣小致亂也天降刑罪以羅網天下故使小人如害禾稼蠹賊之蟲訐潰於內又昏掾奄人皆為不恭潰潰然亂為邪僻之行者乃使之安靖平夷於我邦任非其人也

皐皐訛訛 皐音羔訛音紫。王氏曰皐皐緩而不供職訛訛以苟訛為能。曹氏曰

說也 說也 曾不知其玷 點店二音。 箋曰玷缺也。 兢兢業業 曰危動恐

懼也考 孔填不寧 填音陳 我位孔貶 彼檢反。傳曰貶隊也。

見雲漢 箋曰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

皐皐然頑緩而不供職訛訛然以謗毀為事乃曾不知其為玷缺也天下之人兢兢而戒謹業業而危恐甚久不安也我王之位甚賤隊矣言衰微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傳曰潰遂也。曹氏曰潰

盛故歲旱無雨 如彼棲苴 棲音西苴音茶。傳曰苴水中浮草也。

我相此邦 相去聲 無不潰止 箋曰潰亂也。



四章言凋瘵也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
 槁無潤澤不潰遂而茂盛如木上棲枯草豈
 復有生理我視此邦無不潰亂矣。今考邶
 谷風有洗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
 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召旻潰潰回遘無不
 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
 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怒遂之盛者為潰遂
 亂之盛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維昔之富句不如時維今之疚句不如茲彼疏

斯糲音敗。箋曰疏糲也謂糲米也。胡不自替。傳

也糲蘭未反。曰糲精米也。職兄斯引兄音究。箋曰職主也。傳

五章言小人宜退也昔時之富不如今時也

今時之病未有如此之甚也本不如此特小

人壞之耳苟小人退而君子進則其病去矣

故言彼小人如䟽糲之糲米此君子如精糲

彼小人何為不自廢退以避君子乃職主援

引其黨乎言小人方植黨自固豈肯退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如字。傳泉之竭矣不云



自中溥斯害矣箋曰溥猶備也職兄斯弘箋曰弘大也不裁我躬

六章申言小人之害也池水由外灌其竭也不云自頻厓之不入乎泉水從中以益其竭也不云自中之不出乎喻內外耗竭也溥徧被害而小人猶主弘大之是豈不裁我身乎亂則爾小人亦受禍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辟音臨傳曰開也今也日蹙國百里蹙音足傳曰蹙促也於乎哀哉於乎

呼音烏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七章思召康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昔文王武王受命有臣如召康公日開辟國土以百里謂歸附日衆也今也日蹙國百里嗚呼可哀也已在今之人不尚有老成舊德者乎雖有之而不肯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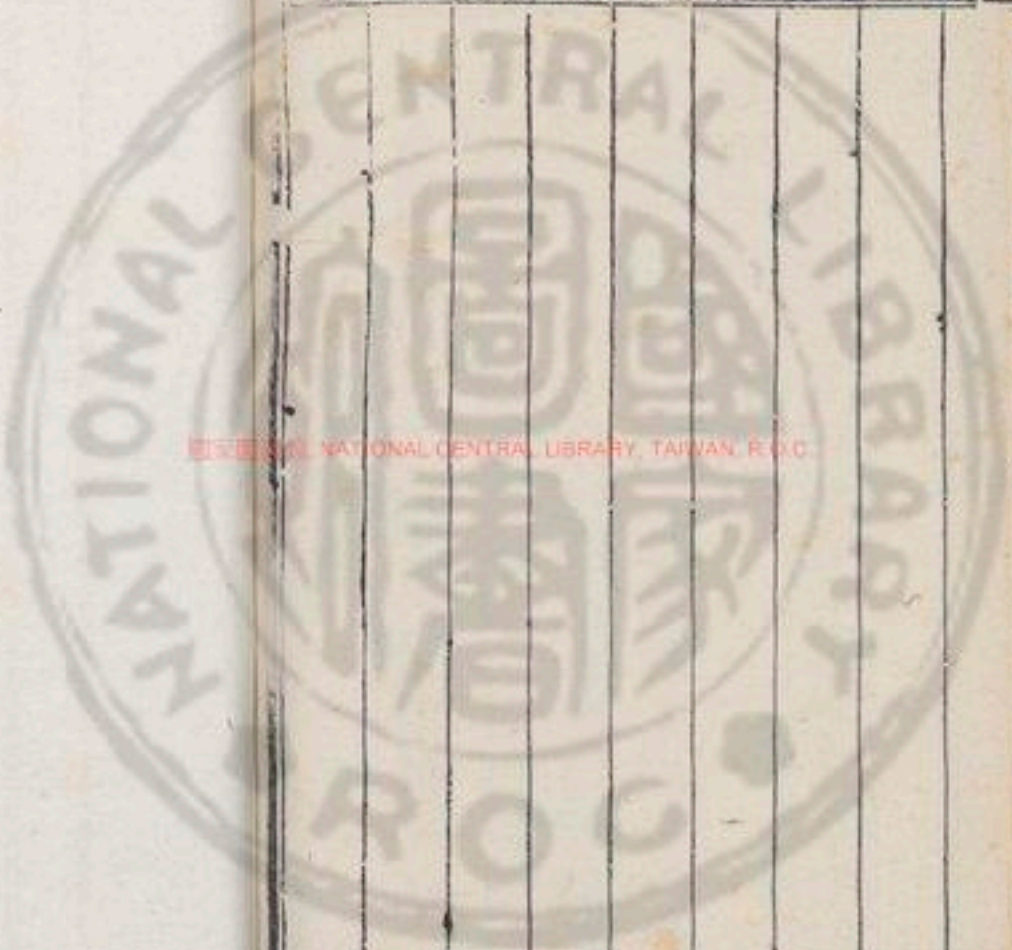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嚴氏詩緝卷之三十一



Blank pag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open bo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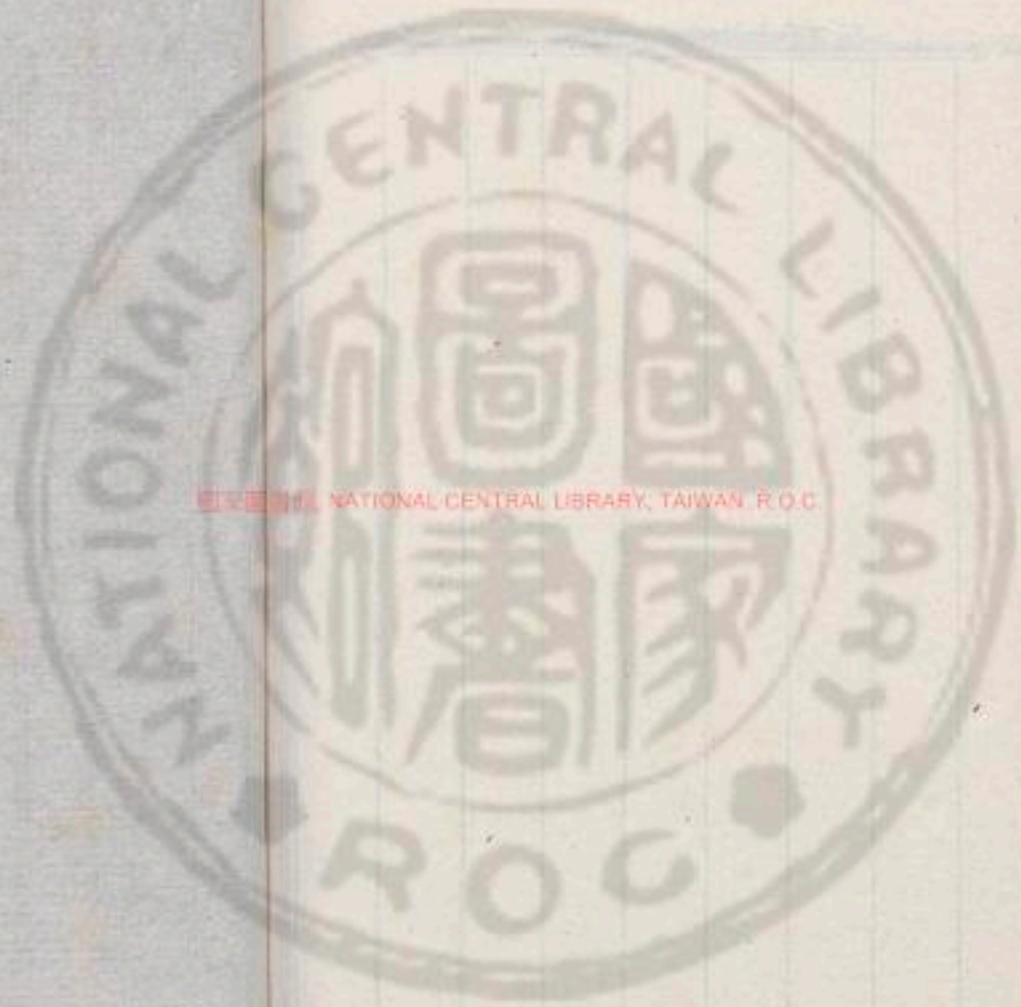
Blank pag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open book, featuring vertical ruling lines for writing.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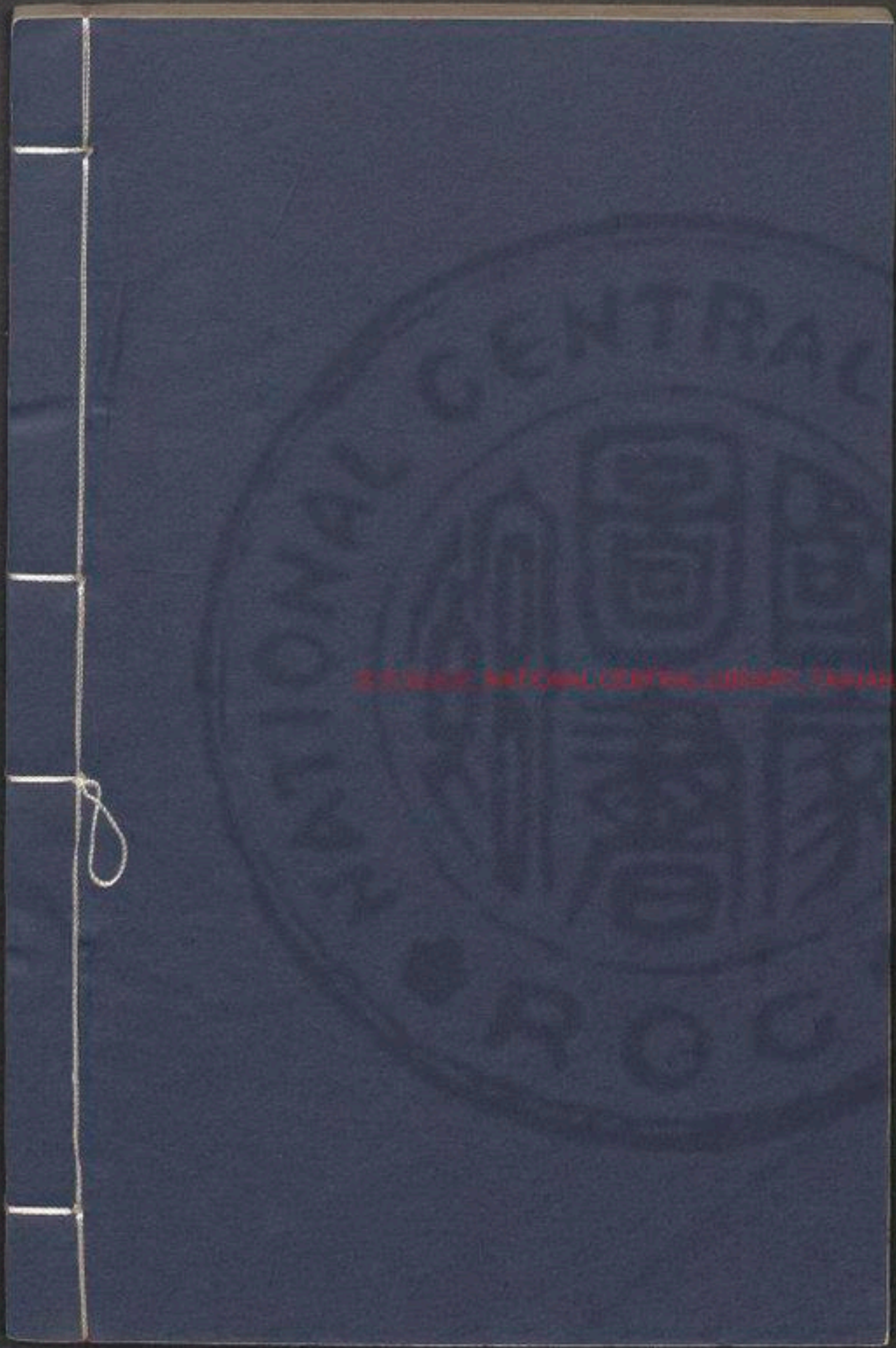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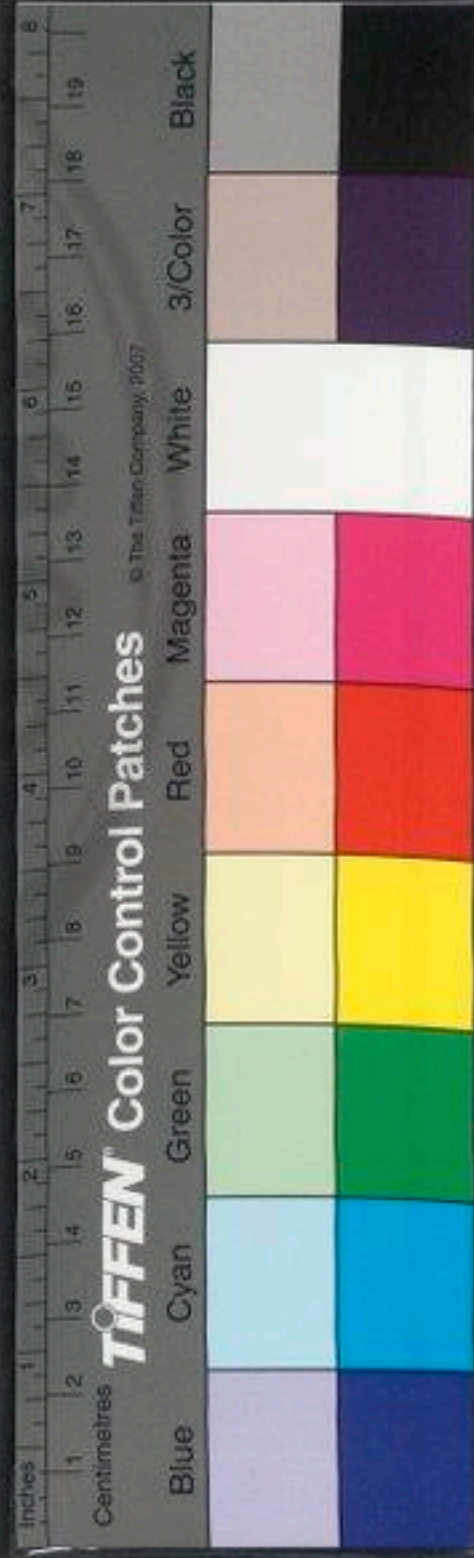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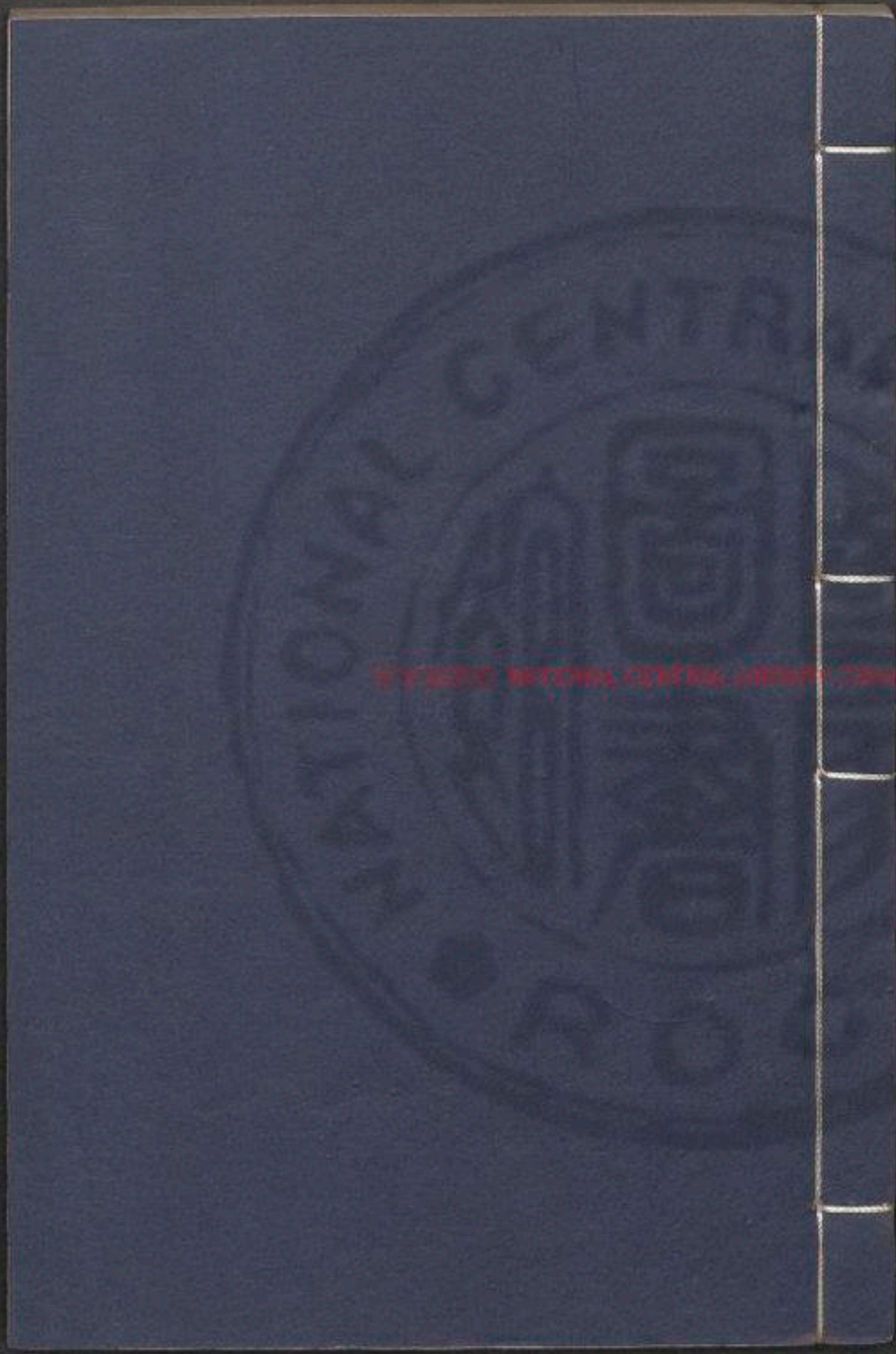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STANDARD NATIONAL CENTER, JILIBARI, TAHAJA, 2007





詩緝卷之三十二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清廟之什

周頌

譜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大平德洽之時其作
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疏曰雅不言周
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先代
之頌必是獨行爲一代之法。孔子論詩乃次魯
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
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序稱祀告及朝廟於廟
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豈不言廟祀而承謀廟
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蘇氏曰周
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
有徒作而不用者。也。周頌篇第之先後則不可
究矣。朱氏曰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周
頌多不協韻。未詳其說。補傳曰周頌皆一章



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用以為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効魯耳非商周之舊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

朱氏曰王在新邑祭歲文王

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實周公攝朝諸侯朝音潮

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朝諸侯而巳周公踐天子

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也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

之位朝諸侯也率以祀文王焉疏曰祀文王之樂於明堂非也

於穆清廟釋文曰清廟者杜預云肅然清靜之

也肅雖顯相也箋曰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

助祭。詩記曰士真禮祝辭云哀子其哀顯相

夙興夜處不寧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

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濟濟多士濟齊之上。濟齊解見文

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言秉文之德持謂不

忘也對越在天曹氏曰對答也越揚駿奔走在廟

也駢音駢。疏曰駢疾也詩記大傳不顯不承朱

亦云駿奔走疾奔走言勸事也傳曰射厥也

尊奉也無射於人斯射音亦。傳曰射厥也

嗚呼美哉此祀文王清靜之廟也有肅肅其

敬雖雖其和者顯相之人也稱助祀之人曰

顯相者謂其有顯著之德美稱之也此濟濟

然眾士皆秉持文王之德不忘於心也答揚



於在天之靈謂如見文王洋洋在上也鬼神
本無迹對答之則如與之接發揚之則在隱
若顯也疾奔走於在廟之事謂敏於趨事無
敢後先也於是贊美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
不奉承於人乎無厭射於人矣疏曰書大傳
說清廟云周
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
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詩記曰相維辟
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劉氏曰文王之
德至矣不可得而形容所可
述者特見於多士所秉而已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大音泰。蘇氏曰天
下太平以爲文王之

德之致也
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

箋曰命猶道也。程子曰天命即入

也又曰言天命之自然者曰天
道言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

於穆不已

於音

於穆解見清廟。疏曰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
暑往則寒來象曰天行健是天道不已止之事
也

於乎不顯

於乎音

文王之德之純

子思子曰
純亦不已

程子曰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
間斷先後。張子曰純則舉大本也

假以溢我

我其收之

朱氏曰收受也。今駿惠我文王
曰收謂不敢失之也



峻。箋曰駿。曾孫篤之。箋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事先祖皆稱曾孫。傳曰篤厚也。疏曰用意專而隆厚也。詩記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手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志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却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例之。

天之賦予萬物謂之命。即天理也。於乎美哉。是天之運行不已也。造化之機或息則其賦物者窮矣。於乎甚顯者是文王之德純一也。純則無二無雜矣。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

彼天與聖人猶為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天之為文王邪。文王之為天邪。蓋有不容擬議者。子思子發明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又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其旨深矣。文王之德假大而盈溢於我。我當有以收之。使不失墜。惟在大順文王之德而已。其者自期之辭。收謂保其業。惠謂體其德。大惠則無斯須毫釐之違戾也。我既以駿惠文王自勉。繼自今為文王之子孫。



者當世世篤厚之勿忘也去聖浸遠典刑易墜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蘇氏曰象文王之樂文舞也

象文舞也鄭氏以象舞爲象用兵時刺伐之舞如此則爲武舞矣且維清象舞之樂歌舞大武之樂歌大武爲武舞故武頌言勝殷遏劉之事維清不言征伐則象舞決非武舞也文王之文德至矣作樂象德乃獨象其刺伐

非其義矣。今考鄭於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皆以管象爲武王之舞謂周頌舞也孔申鄭義以文王武王之舞皆名爲象維清象舞爲文王下管象爲武王其意蓋謂清廟與管象若皆爲文王不應有上下之別故耳古樂歌者在上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匏竹在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春官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益稷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



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

也

曹氏曰季札觀樂見舞象南籥者杜預云文王樂也又見舞韶謂者杜預云舜樂

也是象有韶謂亦有韶謂者謂以竿擊人曰韶然則執韶以舞猶干舞也執籥以舞即籥舞也文王雖大業未究而本其功德之所起可得而形容也故作樂以象之謂之象舞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所謂下管象者象即象舞也鄭氏以象舞為專象刺伐然籥非刺伐之物也削音朔季札觀樂事見左傳襄二十九年註以象籥之削音朔韶籥音簫皆當音辨

維清緝熙

朱氏曰清清明也

文王之典

傳曰典法也

肇禋

音兆因。傳曰肇始也。箋曰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迄用法也

有成

迄欣之入。傳曰迄至也

惟周之禎

音貞。傳曰禎祥也

文王之舞謂之象以王業之興其兆已見也

此詩乃象舞之樂歌述所以名象之意言清

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清則純一而不雜緝則

悠久而不已熙則廣大而無外三言備舉文

王之聖德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

禋者王者祀天之禮也文王有典則以貽後

人王業雖未成而禋祀之禮已肇始於此遂

至其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為周之禎祥



也祥者吉之先見也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疏曰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

王乃祭於祖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蘇氏曰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

明矣

烈文辟公

補傳曰烈言其功文言其德諸侯有爵為公者舉其爵之尊以寵之。疏曰辟公諸侯也。今日辟君也。命云錫茲祉

福。祉音耻。宋氏曰諸侯錫此祉福也。錫茲祉

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王氏曰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朱氏

曰封專利以自封殖葬侈也。維王其崇之

補傳曰維天子之是尊。念茲

曰封專利以自封殖葬侈也。

維王其崇之

補傳曰維天子之是尊。

念茲

戎功傳曰戎大也。

繼序其皇之

朱氏曰皇大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方其訓之

李氏抑詩解曰訓效也。

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於乎前王不忘

於乎音烏呼。箋曰前王文王武王。黃氏曰北成王感發諸

侯不盡之意。

成王即政之初周興未久也其助祭諸侯往

往身佐文武以定天下者故先稱美之乃告

戒之言汝有功有德之辟公錫我以此福矣

謂其夾輔以興周祚也此豈徒目前淺近計



哉蓋惠我周家以無疆之休使我子孫世世
永保之矣然相與平定之者爾諸侯之力也
其相與扶持之者尤有望於爾諸侯也爾於
爾之國無封殖以專利無侈靡以傷財當維
王室之是尊也念屏翰之大功其繼序之序
者益思增益而皇大之世世相承無替前功
也爾歸治其國在用賢脩德而已莫彊乎維
得賢人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倣之莫光顯
者脩德也能脩德則百君皆刑法之矣嗚呼

如此則豈唯予寵嘉之實前王所念而不釋
也。說者多以辟公爲稱諸侯之祖父念茲
戎功爲勉之以念祖父之功今考本紀註徐
廣云武王克殷二年而崩皇甫謐云武王定
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正如謐之言
武王克殷纔六年又周公攝政七年共十餘
年耳烈文作於成王即政之初孟津諸侯固
多存者不應專戒其子孫也

詩記曰於乎前
上不如其自
唐叔以下實寵嘉之。王比曰先王之戒諸
侯也其欲兢兢則中國強矣欲其顯顯則中



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各以德
效則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矣而先
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力征
經營天下備備恐天下軋已
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

烈文一章十三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箋曰先王謂大王以下。天保箋曰先公謂后稷至

諸蓋音蒿又音舟。疏曰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祀禘嘗烝時祭所及惟親廟與太祖於成王之世為時祭當太王以下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雖斥后稷且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世序序言先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東王迹所起其辭不及后稷序以祭時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

天作高山

傳曰作生也。疏曰作者造立之旨故為生也。箋曰高山謂岐山也

大王荒之

大音泰。蘇氏曰荒治也。李氏曰始荒而闢之。今日治荒為荒猶治

亂為亂也今諺言開荒即始闢之意也

彼作矣

箋曰彼彼萬民也民皆築作宮室以

文王康之

箋曰康安也

彼徂矣

箋曰徂往也民之往者。曹氏

曰往歸。岐有夷之行如字王徐並去聲。程子者衆。岐有夷之行曰夷平也。曹氏曰昔者高山之險阻今為坦途矣。今日夷即皇矣。所謂串夷載路行猶行彼周行謂道路也。子孫保之

遷岐非得已而周乃以岐興詩人以為是非人之所能為故言此岐山天實為之也岐山



本險阻荒僻之地大王始開荒而闢之彼民皆不憚遷徙之勞築作而居之矣文王從而安之彼民又皆徂往而歸之矣作謂舊民之樂遷如百堵皆作庶殷丕作之作也徂謂新民之歸往如其子焉往之往也歸往者日衆故岐山昔之險阻今為平夷之路矣大王文王之業子孫當保守而不墜也成公告神之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李氏曰蘇黃門謂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

禮地於方澤據周禮以為說東坡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

昊天有成命

曹氏曰成則不可易

二后受之

傳曰二后文武也

王不敢康

箋曰成此王功

夙夜基命宥密

傳曰基始也宥寬也密寧

也。箋曰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

於緝熙

於音烏。王氏曰緝續也熙廣

也。李氏曰緝熙當為成王

單厥心

單蘇音丹舊音寘蘇氏曰單盡也

靖之

今曰書九發語肆字皆訓故。箋曰靖安也

天所以有不易之成命而文武得以受之者



由其能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夙夜憂勤以肇
基天命在於行寬靜之政而已又嗟歎而言
爲子孫者當緝績而熙廣之大盡其心庶幾
可以安靖之勿墜宥密之初意也。頌者成
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神祇祖考
之意維天之命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
之我將曰于時保之此所謂緝熙亦成王自
勉之辭舊說以緝熙爲文武味詩之意嗟歎
而更端言之所謂肆其靖之即于時保之之

意其者期之之辭也非言文武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

輓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報
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降帝也郊
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
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
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
以親文王也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
周公以義起之也

我將我享

箋曰將猶奉也傳曰享獻也

維羊維牛

疏曰禮稱郊用特牲

祭法云燔柴於棗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特牛矣而得有羊者其配之人自當用太



牢也。詩故曰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犧牛於是知明堂用牛夏官羊人曰釁犧其羊牲積柴祭天於是知祭帝用羊以父留帝則牲牢不得異食。今考釁謂邦器及軍器成則釁之

維天其右之

箋曰右助也。下同。張子儀式刑

文王之典

箋曰儀則也。式象也。傳曰刑法也。德也。今曰累言之曰靖四方。陳氏曰靖安也。者謂法之不已也。

日靖四方

詩記曰於天

維廢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曰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伊嘏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文王

韻音假。箋曰受福曰嘏。既右饗之。疏曰右助而致饗

福文王則必饗吾之祭矣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我所將奉我所獻享者維羊維牛而已禮之常也天其右助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天之所饗不在於物惟自託於文王庶幾可以格天我今儀則式象刑法文王之典日日施行之以安四方惟天惠民惟文王之典足以安民天福文王則必右助而歆饗我祭矣其右之者不敢必之辭也既右之者自必之辭也然我尤當夙興夜寐畏天之威思所以保之其敢自恃乎明堂之禮天與文王在焉成



王寫其中心之誠以對越而言之也。○典毛於維清傳云法也於此云常也鄭以為常道法者道之所寓其實一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巡守音旬狩。疏曰武王既定天下巡行其守

土諸侯至于方嶽之下作告至之祭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戰于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曹氏曰諸侯為天子守土其政之得失民之利病不得以周之故天子親自巡省焉巡狩必徧于四嶽每至其方嶽之

下則燔柴升煙以告至若其山川之遠而不可至皆則望而祭之書所謂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是也。朱氏曰國語云金奏肆夏燹過梁天子以饗元侯也即春官鍾師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燹遇統競也渠思文也

時邁其邦

傳曰邁行也。箋曰武王時邁其邦謂巡守也

昊天其子

詩記曰人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時邁其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可知矣。朱氏曰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今曰昊天其子之與維天其右之語意同有天下曰天子子實右序有周箋曰右助也序之謂使之為王也。薄言震之程子曰曰序帝王之傳序也。錢氏薄言震之曰次序者謂以周繼夏商也。程子曰薄言震之曰震動也。莫不震疊傳曰疊懷柔百神來也柔



味經堂

卷之九

安也。曹氏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云其地則不祭清天之下及河喬嶽莫非王土故巡守所至者神皆祭焉

傳曰喬高也高嶽岱宗也。疏曰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兼四嶽也

允王維后箋曰允信也。陳氏曰信乎使我為王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箋曰式用也。李氏曰序諸侯之在位者載戢干戈戢釋文曰戢止也。李氏曰戢者載櫜弓矢櫜音羔。傳曰櫜韜也。韜音滔也。李氏曰韜者我求懿德懿美也肆于時夏箋曰肆陳也

李氏曰時夏中國也

允王保之

巡守王者之禮武王初定天下時出巡行其

邦國天其子之乎設為問辭也應之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於諸國薄警動之諸侯莫不震懼又所至方嶽之下懷柔羣神望祀河嶽初得天下而人神受職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實右序之也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又應之曰天實明昭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以慶罰黜陟之典序諸侯之在位者又戢斂其干戈櫜韜其弓矢惟求懿美之德陳之於中國既定天下而治道



彰著此亦非人之所能爲也天實明昭之也
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能保天下也既右序
之又明昭之是天之子之也。右序有周與
明昭有周語意一同明昭不言實承上省文
也言天之右序有周而結之以允王維后謂
膺天命而無愧也言天之明昭有周而結之
以允王保之謂保天命於無窮也結上文右
序及明昭之意皆以允言之

特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

箋曰執持也競彊也。李氏曰無競維烈氏曰自強之心執而勿失

傳曰無競維烈業也李氏曰觀武王伐紂而得天下拱揖指揮雖彊暴之國莫不趨使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則其功烈爲莫強矣

康奄有四方

傳曰奄同也。釋文曰盡也

斤斤其明

斤音斬。傳曰斤斤明察也。李氏曰言

照臨四方無所不察也

鐘鼓喤喤

音橫徐音。傳曰將降

福穰穰

如羊反。傳曰穰穰衆也

降福簡簡

傳曰簡簡大也

威儀反



反如字。賓之初筵傳曰反反重慎也。既醉既飽錢氏曰主人受

福祿來反等曰反復也。

能執持自強不息之志者武王也故功烈之盛天下莫強焉豈不顯乎其成王業而安天下也上帝用是皇美之自武王成王業安天下奄覆四方而有之其斤斤然明察無所不至言照臨四方也今祀武王之時鍾鼓嗶嗶然和磬筦將將然集而神之降福穰穰然眾簡簡然大言樂作而神福之也祭祀之威儀

反反然重謹之祭終飲福醉飽福祿反復未

艾言禮行而神福之也

蘇氏曰凡今所以能備其禮樂脩其祭祀

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所致也。

○箋以鍾鼓磬筦為武王

祭廟作樂今不從陳氏以為祀武王其說為長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疏曰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

篇周公所自作與時邁同也。李氏曰非其餘詩乃他人所作也蓋以國語所稱者推此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其餘不可得而知之也古之祭者必以其祖配之公羊宣公三年云郊則曷為



必祭穆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易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黃氏曰生民為述事之辭思文為告神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

思文后稷

朱氏曰思語辭也文文德也。思解見思齊。克配彼天。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養人故其功足以配天

立我烝民。疏曰存立我天。莫匪爾極。傳曰極中。也。曹氏曰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節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而已。貽我來牟。箋曰貽遺也遺音位。釋文曰牟字書作麩或作麥。疏曰趙岐云麩大麥也廣雅云麩

帝命率育。蘇氏曰率育徧養也。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

夏朱氏曰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陳氏曰時夏中國也。李氏曰后稷教民稼穡但養而已未及教之也如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則教之者乃契之事也思文之詩推美后稷乃以陳

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故僻邪侈無不為

后稷人臣而周人推以配天疑於追崇之過此詩發明之言德莫大於文后稷實有文德能配於天非虛尊之也蓋民心莫不有是中而阻飢則失其常心自后稷播時百穀存立衆民之命而後各復其受中之性是民之中



皆是后稷之中也后稷遺我民以來牟二麥
之種此乃天命后稷徧養斯民無此疆界之
別遂使人倫常道得陳於中國也后稷播百
穀獨舉來牟者以其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
天能予民以中后稷能全民之中天以徧覆
為德后稷則達天之德推后稷以配天信無
慊矣。中者民心所自有特因后稷有以養
之而勿喪耳非后稷以已之中予之而曰莫
匪爾極何也后稷之心與斯民之心同此一

中非二物也斯民既全其中則斯民與后稷
同此心亦同此理更無差別民之中卽后稷
之中故曰莫匪爾極康衢所詠爾極洪範所
謂汝極天保所謂爾德君牙所謂惟爾之中
其意一也

思文一章八句



詩緝卷之三十三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臣工之什

周頌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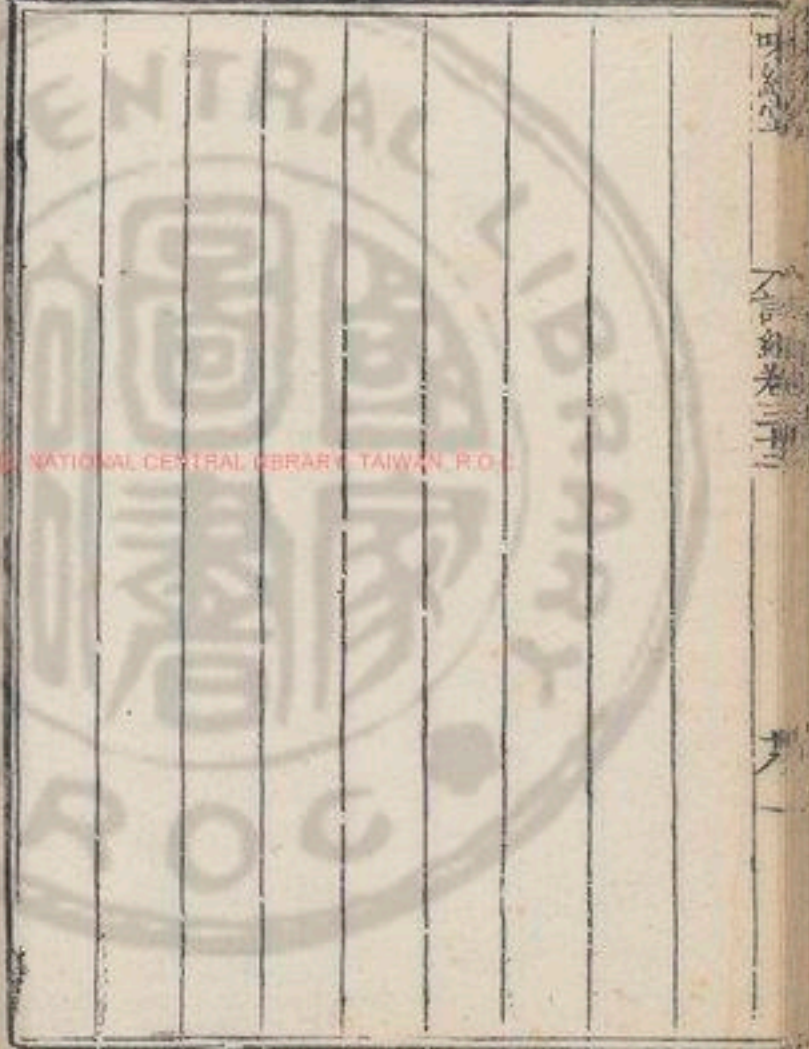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

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守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闢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

嗟嗟臣工

傳曰嗟嗟勅之也工官也。跡曰嗟

訓為勅也不直戒其身為其太斥。朱氏曰諸侯之羣臣百工也。今日諸侯之臣莫非王臣



詩緝卷之三十三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臣工之什

周頌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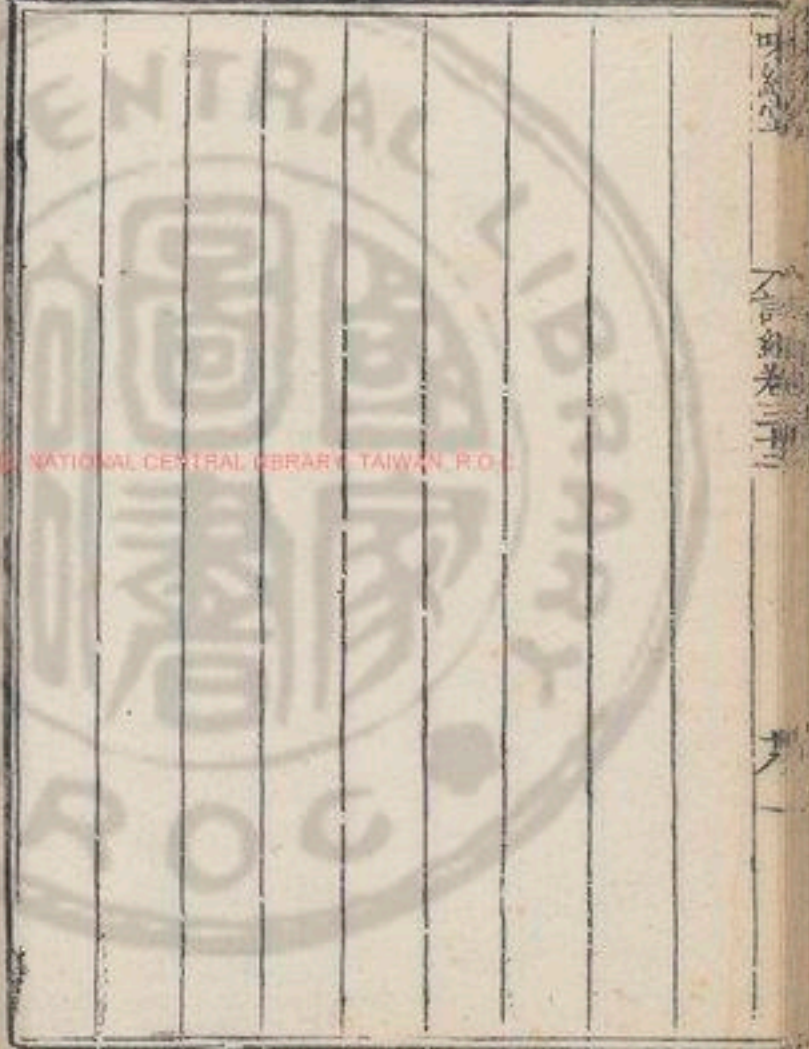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

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守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闢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

嗟嗟臣工

傳曰嗟嗟勅之也工官也。跡曰嗟

訓為勅也不直戒其身為其太斥。朱氏曰諸侯之羣臣百工也。今日諸侯之臣莫非王臣



敬爾在公

朱氏曰在公九

王釐爾成

蘇氏曰賜

來咨來茹

音孺箋曰咨

嗟嗟保介

箋曰保介車

春天子親載耒耜指之於參保介之御間。疏曰措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不勅御人偏勅車右者以御人本主御車不主勅君故專勅明其衛君車也。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因御字單言之以便文。朱氏曰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措田而言。補傳曰命臣工以王維莫之春。莫音暮。朱氏曰辰之月在周正為建寅之月。然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為歲首。至於朝聘。烝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祀宜在建卯之月。亦又何祭畢遣之時。春已向莫。農事不可緩也。

求

曹氏曰言不可捨

如何新畬

音餘。釋地曰

三歲曰畬

釋曰畬和柔之意也。朱氏曰今既莫春矣。爾之田事如何哉。

於皇來

牟

於音烏。箋曰皇美

將受厥明

朱氏曰來牟

明昭上帝

迄用康年

迄欣之入。錢

傳曰康樂也。今

命我眾人

王氏曰諸侯之眾

庶民也

庠乃錢

音耻。錢音剪。博。傳曰

韻音搗。鑄音耨。乃豆反。疏曰說文云錢銚古

田器。世本云垂作銚。朱仲子注云銚刈也。刈物

之器。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銚。一銚然

後成。農釋文云鑄。鑄類也。世本云垂作耨。李巡

云鑄也。鑄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為耨。觀銚

艾

奄如字部音淹銚艾音室又。傳曰銚獲也。說文曰銚獲禾短鎌。

諸侯朝正於王因助祭於廟祭終而遣之
直戒其身而戒其臣之共事者以警切之爾
諸侯歸其國有王事有民事臣工者諸侯之
羣臣百工所與其治其國者也故以王事戒
之保戒者車右之士載耒耜以輔君耕耨者
也故以民事戒之先嗟歎而戒臣工曰爾臣
工與聞國家之政事爾其敬哉歟王賜爾侯
國之成法皆一定不易矣其有疑焉當來咨

謀茹度於王朝勿自尊以亂章改度也此以
尊王之義告之也又嗟歎而戒保介與聞耕
籍今助春祠而還既莫春矣他又何所求乎
唯農事不可緩耳爾國之新田畬田今如何
也二者皆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問之欲
其土地闢田野治也於乎美哉來牟二麥夏
初即熟今已莫春將受天之明賜矣夏麥者
秋稼之占也天意昭明終必有年豈可不盡
人事以承天意乎爾歸其國命我衆農夫各



具鈹鋤之器以治其田奄忽之間已觀其用

短鎌以艾禾矣此以重農之意告之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音伊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箋曰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

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雩是也與音餘。疏

曰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月令仲

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為祈谷之明文但雩

以龍見為之謂在孟夏之月為月令者錯置於

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啓蟄

而郊龍見而雩郊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

而云祈穀者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襄七年左

傳云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

後耕而郊為祈穀之事也月令孟春元日祈穀

于上帝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未

耕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

噫嘻成王王氏曰噫嘻歎辭。曹氏曰所謂吁

既昭假爾假音格。朱氏曰昭格是上帝也率時農夫箋

時是播厥百穀箋曰播猶種也。李氏曰百穀

駿發爾私駿音駿。箋曰駿疾也發伐也。

云一耦之伐伐法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耦

擊伐此地使之發起也言私而不及公令民知

君於已之專則終三十里箋曰竟三十里者一

感而樂業故也

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

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

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疏曰一



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
百乘百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
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
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亦
服爾耕箋曰服事也十千維耦箋曰一川之閒萬夫故有萬耦。朱氏曰
本以二人並耕爲耦今
乃萬人畢出而耕也

農事爲王道之本故嗟嘆而言之我周家以
農事開國致王業之成既昭格于上帝矣今
我不敢廢墜前功將率是農夫以播其百穀
令疾發其私田終竟一部方三十里之地服
爾耕事萬夫同時而耕吾民盡力於田事如

此天其念之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故言率
時農夫以張本也言駿發爾私不及公田爲
民祈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箋曰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疏曰

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
投殷之後於宋史記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
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
杞之初封即爲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
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書序
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
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曹氏曰必存
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



不廢且示天下公器不主於一姓使時
君常以覆車為鑒兢兢然務脩其德耳

振鷺于飛傳曰振振羣飛貌。錢氏曰振自

彼西離傳曰西離蓋辟離也。箋曰西離之澤。王氏

故曰西離知我客戾止傳曰客二王之後。疏

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

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宋樂太云我於周為

客卑陶謨云虞賓在位此及有警皆云我客有

也。李氏曰二王之後不純用待亦有斯容

之故謂之我客。箋曰戾至也。亦有斯容曰

與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德來助祭於周之廟

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蓋威儀之善如

驚然。曹氏曰鷺之為物羽毛潔白而容止舒

閑其警則脩潔之君子也振者矜持修飾之意

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則有祭在彼無惡鳥路反

白之德而能文之以禮者也在彼無惡鳥路反

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無斁音亦。

○曹氏曰國人安其豈弟也在此無斁音亦。

此謂其來朝人皆受敬之無厭之者。曹氏曰

周人惜其將去也。黃氏曰周公居東東方之

人欲其留西方之人欲其歸是庶幾夙夜以永

亦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之意終譽箋曰永

興也振振然羣飛之鷺集於西郊辟離之澤

其羽毛潔白容止舒閑可觀也杞宋之君於

周為客皆來助祭於周廟其至此亦有此容

也此杞宋之君在此國無怨惡之者來朝在



此人皆無厭之者然猶庶幾其能夙夜敬戒

以長終此美譽愛之以德也朱氏曰陳氏云

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

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曹氏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與以永終譽其戒之之意一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李氏曰鄭氏謂報者嘗也烝也

王氏則以謂祭上帝三說不同鄭氏謂烝嘗者以詩言烝畀祖妣也然載於祈禱亦曰烝畀

祖妣豈亦祭宗廟乎至於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固是報成百穀之祭不知王氏以為祭上帝

陳氏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體之詩也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

曹氏曰秋季大享於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

耳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傳曰豐大有年也。稌稻也。

見唐雋羽。李氏曰天官食醫云牛宜稌。鄭司農注云稌也。王氏以為豐年之時或高燥而寒

或下濕而暑無所不熟故所以謂豐職方氏謂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

宜稌是黍利高燥稌利亦有不熟。疏曰禹貢百里賦

傳曰稌所以藏齊盛之。疏曰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經即德也。此言藏德即

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註云藏米曰廩。萬億者對則藏米曰廩。藏粟曰倉。其散即通也。

朱經農

朱經農



及秭

音姊。傳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多。

為酒為

醴

音禮。曹氏曰酒正辨三酒之物惟清酒以供祭祀。鄭氏以謂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又辨五齊之物惟醴酒最濁。鄭謂成而

汁

泮相將如今之甜酒也。齊音劑。而

稷

音七。箋曰烝進也。界予也。詩記曰周以后稷為祖。以姜嫄為妣。然祭祀則無所不在也。故

總

以祖。以洽百禮。解見賓。降福孔皆。傳曰皆

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大有之年黍

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有高大之倉廩

其中穀數之多有萬與億及秭也有此黍稷

以之為酒又以之為五齊之醴齊進於先祖

先妣而祭祀所以會合其事神之衆禮百物

皆所以為禮而行禮以酒為主也豐年故有

此是上帝之降福無所不徧也敢忘報乎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

音古。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箋曰合者大合諸

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合諸樂器於太祖之

廟奏之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告於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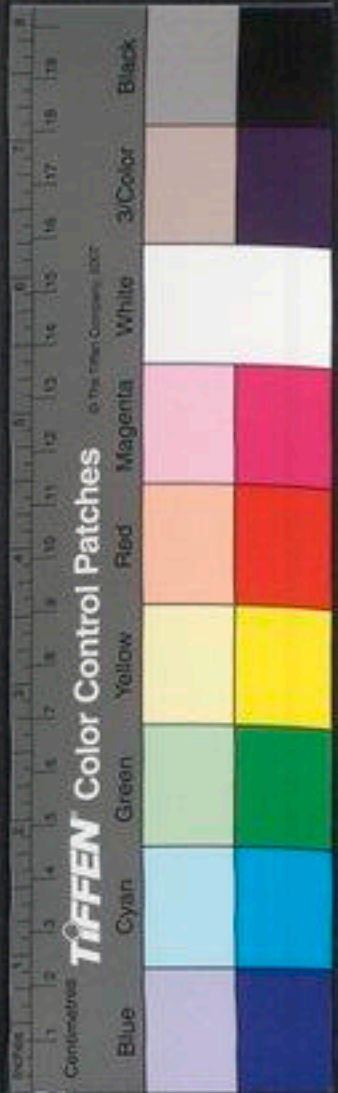
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

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此太祖謂文王也。毛

以為始作大武之樂。曹氏曰周人祖

有瞽有瞽

傳曰瞽樂官也。箋曰瞽矇也以為





上替四十人中替百人下替百

六十人有抵賒者相之賒音了

在周之庭

廟設業設虞音巨。疏曰皆賤賤崇牙樹羽

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卷音權

拘虞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頷口銜

之壁翼註云周人畫綴為翼載以壁

垂五采羽其下樹翼於簞之角上

縣胡涓反。傳曰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周鼓

也鞞音皮疏曰什樂云大鼓謂之鞞小鼓謂之

應大射禮應鞞在東鼓東則為應和建鼓也應

鞞共文是為一器其鼓懸之虞業明堂位云夏

后氏之足鼓殷人極鼓周鞞磬祝圉

樂傳曰鞞鞞鼓也祝木控也圉榻也

若瞻反。疏曰春官小師注鞞如鼓而小持其

既備其乃使替

人擊而奏之

如籥併而吹之

疏曰管謂並吹兩管也。王氏曰籥也管也尤

其器之小者言其

小所以為備也

也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

疏曰助祭之人多矣以永觀厥成

重言有此替人者非一人也其替人皆在周

之廟庭矣乃使眡瞭爲之設其垂鍾鼓之具
其以板加於柎上者業也其植者虞也其業
之上齒刻爲崇牙也其柎虞之上角有置羽
之飾也又有應之小鼓田之大鼓其鼓皆縣
之虞業也又有持其柄而搖之者鞀鼓也又
有石磬也有起樂之祝也有止樂之圉也設
之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也又有編竹之
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也樂聲喤喤然和
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

降而聽之於時我客至止永觀我樂闋之成
以先代之後來觀樂爲盛事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箋曰冬魚之性定春鮪
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

廟。疏曰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
鮪于寢廟大官漁人春獻王鮪冬言薦春云獻
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冬則家魚
皆可薦故總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
寒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月令季冬乃命漁師
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言春鮪新來
者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
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比入河西上
龍門入
漆沮

猗與漆沮

音醫余七趨。那傳曰猗嘆辭。余曰與辭也。箋云猗與嘆美之辭。猶言美哉也。傳曰漆沮岐周之二水也。疏曰漆沮自幽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幽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漆沮有考見縣正解。

有多魚

王氏曰潛言取之深也。李氏曰王氏以為潛藏之潛故言取之深也。解頤新語曰魚喜潛。今考傳云潛揆也。什文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揆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今不從揆素感反措疏。揆反。

有鯉有鮪

鮪音旗。鮪音委。鮪鮪解。

並見。鯉鮪鯉鯉。音條。管鮪里。箋曰鯉白鯉也。頃人。鯉鮪鯉鯉。音條。管鮪里。箋曰鯉白鯉也。條然魚性浮似鯉而白。除陸氏曰鯉形狹而長若。鯉鮪鯉並解見魚麗。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歎美此漆沮岐周之二水於其深潛之處有

此多魚有鱣有鮪有似鮪之鯨有鱣揚
有似鮪之鯉有三十六鱗之鯉我取之以獻
享以祭祀而神明饗之助以大福也言魚以
見萬物衆多猶魚麗也魚麗當文武之時頌
聲未作故云可以告神而已潛則告神之樂
歌也

潛一章六句

離禘大祖也

禘音第。大音泰。箋曰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李氏曰鄭

氏以為大於四時其說因是以為小於禘則非矣。禘之祭則大於禘天子之祭有禘有禘有四時



之祭諸侯之祭則有禘有四時之祭至於郊禘則非所當講也按春秋書大事於太廟大事者必四時之祭也禘於太廟不言禘而謂之大事四時之祭不斥其名而曰有事言諸侯之事也郊禘非諸侯之祭故斥其名以見其僭也觀此則禘大於禘可知矣。劉氏曰先王重宗廟之享為踈數之制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四時之祭厚矣以為禘也於是有三年之禘祭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祭之所及可謂衆也又以其祖之所自出祭之所及可謂遠矣。陳氏曰周之太祖則后稷也禘其祖之所自出者若稷之所自出者譽於周無廟故禘於太祖之廟又遷群廟之主以配之若稷則既遷之主皆得合食於太祖之廟焉禘之禘之義如斯而已。朱氏曰祭法周人禘於太祖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莫祖配之是也

有來雝雝

箋曰雝雝和也

至止肅肅

箋曰肅肅敬也

相維辟公

相去聲辟音璧。傳曰相助也。薛公駢見烈文。

天子穆穆

穆穆解見文王。王

氏曰穆穆敬和也。

於薦黃牡

於鄭如字王音烏。箋曰薦進也。傳曰黃大也。

王氏曰黃牡碩大肥碩之謂也。

相予肆祀

肆陳也。假哉皇考如

字毛音暇。蘇氏曰假大也。箋曰皇考斤文王也。

綏予孝子

宣哲維人

朱氏曰宣通也。哲知也。

文武維后

蘇氏曰大哉皇考之安我也。其臣宣哲其君文

燕及皇天

傳曰燕安也。朱氏曰安人以及於天。

克昌厥後

箋

昌大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李氏曰周人所謂以諱事神者如稱



文王則不斥曰文王昌如此而已書之所稱惟
有道曾孫周王發但曰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
名故也如穆王名滿而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
名鄭而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
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言克昌厥後噫
嘻之詩言駿發爾私昌文王之名也發武王之
名也皆未嘗諱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春
秋亦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春秋亦書晉侯夷
吾皆未嘗諱
考傳曰烈考武王也。疏曰亦右文母傳曰文
母大妣也

有從彼國而來雖雖然和既至於此肅肅然
敬者是助祭之君公諸侯也是時天子之容

穆穆然敬而和於我薦進大牡牲之時其辟
公助我肆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以
奉其先王也此由先王之德使然於是贊美
大哉皇考文王綏安於孝子以已成之業其
臣宣通明哲其君有文武之德故能安人以
及於天昌大其子孫而安祐於我使得秀眉
之壽助以繁多之福也此又見右助於光烈
之考武王及見右助於有文德之母大妣故
也。古註以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朱氏



從之王氏以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詩記
從之李氏則以皇考烈考皆稱其祖三說不
同今考祭法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
高祖曰顯考此說天子諸侯大夫廟制其實
考者祖父之通稱也康誥云丕顯考文王酒
誥云穆考文王顯考穆考皆明稱文王也洛
誥旣明稱烈考武王載見始見乎武王廟而
言率見昭考則烈考昭考皆稱武王也武王
無競維烈故稱烈考猶商稱湯爲烈祖文王

當穆故武王當昭也唯皇考通稱文王武王
此詩後稱烈考爲武王則皇考稱文王矣閔
予小子言皇考能念皇祖訪落言皇考能紹
文王之直道則皇考又皆稱武王矣

雖一章十六句

載見賢之去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傳曰載始也。補傳曰諸侯始見謂成王初即政也。箋曰君王謂成王也。

曰求厥章宋氏曰章法度也。補傳曰諸侯始見則欲求其法度而謹守之。

龍旂陽陽龍旂解見出車。曹氏曰陽陽和鈴色之鮮明也。今日我朱孔陽。



央央

於良反徐音英。傳曰和在軾前鈴在旒上。疏曰和亦鈴也釋文云有鈴曰旂郭璞云懸鈴於竿頭央央然有音聲。曹氏曰軾哀伯云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杜預云鸞在鑾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聲然此乃田車耳若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錫音揚馬而當盧

有鶴

條音條鶴音條。條華解。休有烈光。朱氏曰烈大也。李氏率見昭考。昭如字。訪蒸箋曰昭

美也

曰烈大也。李氏率見昭考。昭如字。訪蒸箋曰昭

祖居中

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簡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也。今考小宗伯辨廟祫之昭穆古註昭音韶朱氏中庸章句如字

傳曰享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李氏曰獻也。皇美也。烈文辟公。解見烈。綏以多福。俾緝

多士

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烈文辟公。解見烈。綏以多福。俾緝

熙乎

純嘏。箋曰純大也。

諸侯始見成王以其初即政欲求法度以歸而遵守之也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鮮明其軾前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有音聲其轡首鶴然以金為飾其來朝之車服如此見成王得萬國之驩心為國之光華故休美而有大有大光也成王於是率之以見昭考武王以致其孝敬以行其獻享以助我受福而得秀眉之壽長保享之美哉多福如此皆爾有功



有德之諸侯以時助祭而致之是安我以多福使之緝績熙廣于大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見賢之去。曹氏曰微子啓紂之諸兄封於微

而爵爲子微蓋商畿內國名。蹠曰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有客有客

蹠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左傳云宋先代

之後於周爲客

亦白其馬

李氏曰商人尚白故微子來朝而乘白馬

檀弓云殷人戎事乘輪駟白色馬也以戎事乘之則微子亦乘白馬也文王之詩云殷士膚敏

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則服是殷人助祭所服之冠也微子助祭故亦乘其白馬蓋其一

代之所尚雖已易代矣而其臣尤有妻有且

服其冠乘其馬也。翰平去二音。曹氏曰旅微

子之卿。授之紮。音執。傳曰欲挽其馬而留以紮其馬

大夫也。有客宿宿。傳曰宿一有客信信。宿曰信言

薄言追之。蹠曰追送也。左右綏之。蹠曰左右

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疏。既有淫威。傳曰

善福淫王者體天而行賞。降福孔夷。傳曰夷易

之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

威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

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微子殷代之後於周爲客重言有客者喜之也仍殷之舊乘其所尚白色之馬見不純臣之也又威儀萋萋且且然敬謹者乃其隨行之衆如敦琢之金玉然稱其衆臣之有文則其主之賢可見猶杜詩云侍立小童清也微子宿而又宿信而又信樂其留之久也授之繫絆以繫其馬懼其去之速也蓋至於行有日矣又餞送之左右之臣相與飲酒以安樂之殷勤無已也昔紂武庚爲亂我周既有罰淫之威今錫福於微子則又甚易而不吝此以見微子之賢而且示吾之威福一出於公也。今考棫樸傳云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箋引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與毛異義追敦同音則此敦琢毛亦分金玉矣以敦琢併爲治玉自是箋義非傳意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疏曰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以武王用武除



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朱氏曰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

於皇武王

於音烏。蘇氏曰皇大也。

無競維烈

傳曰烈業也。

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錢氏曰嗣武繼之以武。

勝殷遏

劉箋曰遏止也。

者定爾功

者毛音指鄭音其傳曰者致也。

箋曰耆老也年老乃定女之初功。

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故樂名大武此武頌大武之樂章發明武王之功言於乎大哉武王有莫彊之功烈也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其後人之基緒矣然殷虐未除則文王之文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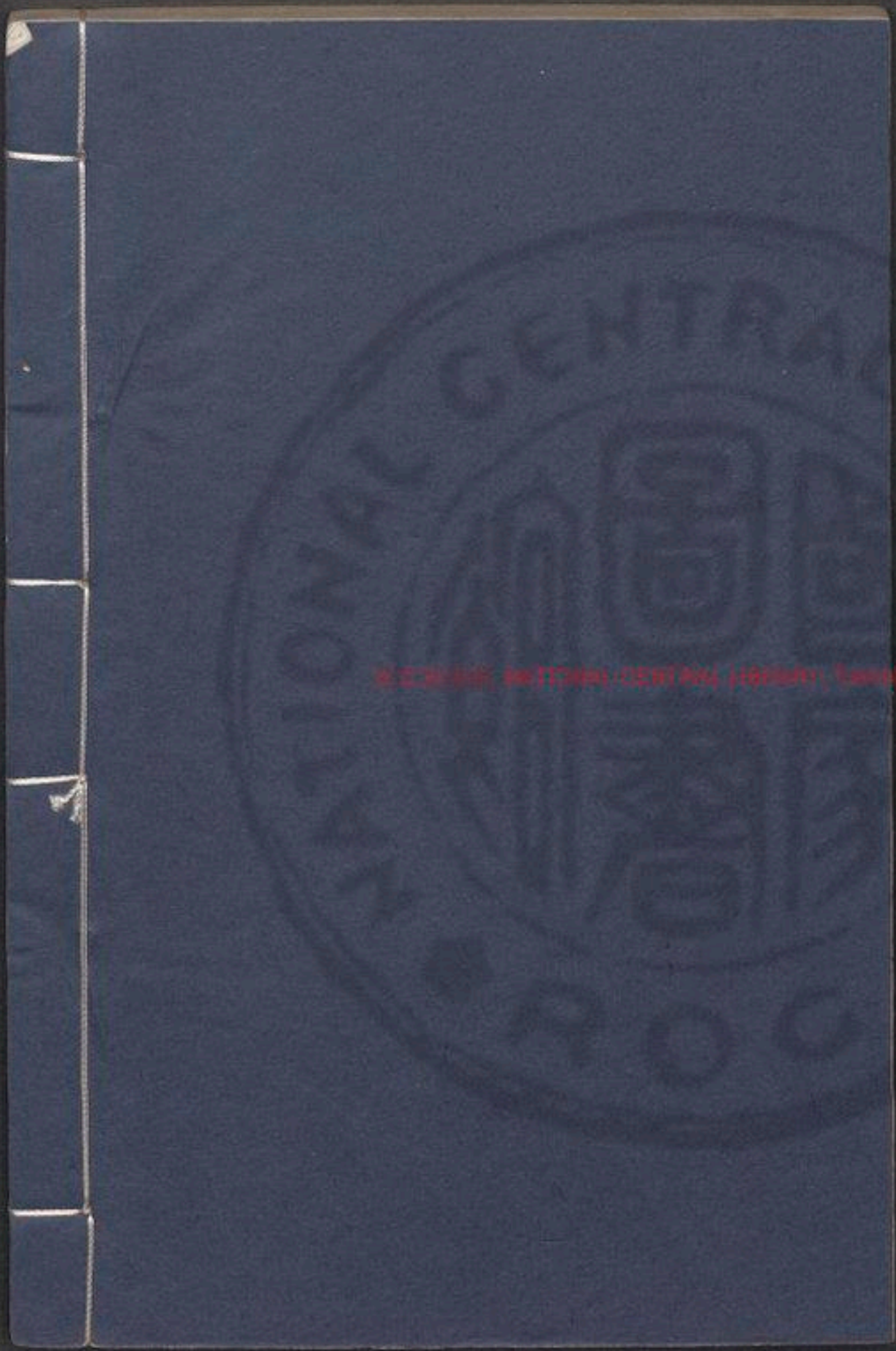
未能盡達於天下故必得武王繼之以武而受之伐紂以止殺然後致定其功所以歸重武王之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武頌言文王之德不可無武王之功為奏大武而言之維清言周之成功皆本於文王之德為奏象舞而言之各有攸當也

武一章七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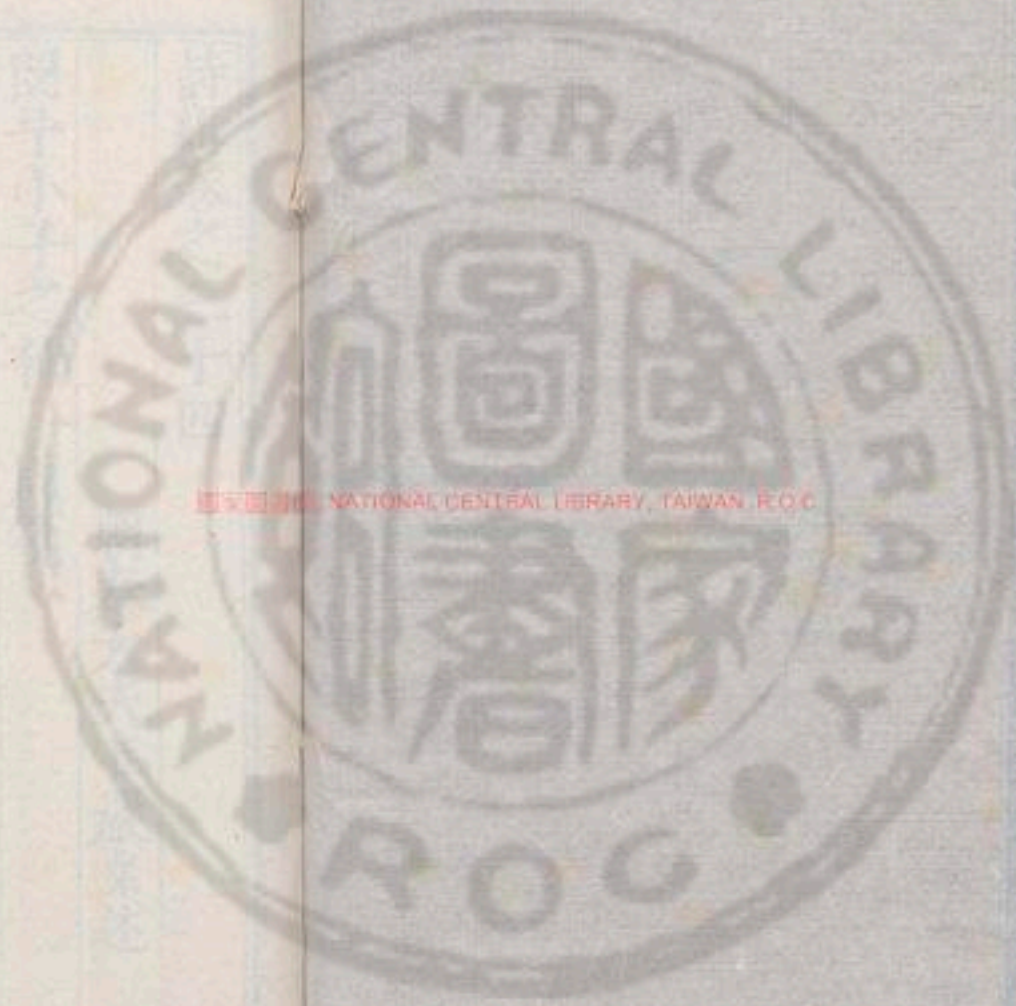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Digitized by Googl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027
027690 x.20



詩緝卷之三十四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閔予小子之什 周頌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朝音潮。箋曰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

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 箋曰閔悼傷之言也。李氏曰左傳云寡君少遭閔凶予不能文是閔者

居喪之稱。曹氏曰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然洛誥云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蓋成王

常以冲幼自處故每稱之耳 遭家不造 箋曰造猶成也。李氏曰王氏以為武王

天下未集而終 嬛嬛在疚 嬛音瓊。李氏曰此嬛與哀此筑獨之義同。嬛音孤獨



也左氏亦有在疚之文亦是居喪之稱也王雖朝於廟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之辭為言

疾病也傳曰於乎皇考於乎音烏呼永世克孝

蘇氏曰終念茲皇祖箋曰皇祖陟降庭止箋曰

身能孝上下也傳曰庭直也張子曰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聖人之心至平至直不難行人自多邪

曲耳李氏曰文王俯仰之間皆盡其直道文

王之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之心俯仰

無間無有愧怍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而武王之所以繼志述事者亦本於此易曰敬

以直內能敬則莫不直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

矣補傳曰止語辭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

乎皇王錢氏曰皇王武王也今日文王繼序

思不忘傳曰序緒也疏曰以世世

相繼如絲之端緒故轉為緒

成王除喪朝廟感傷而言曰可悼閔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孀孀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未知攸濟也於是述武王繼文王之事於乎可嘆美者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能念我皇祖文王一陟一降直而無私此武王之所以為孝也直者純乎天理之公也今我小子當早起夜卧敬謹而行之於乎可歎美者我皇王武王也我繼其序思其所行不敢忘也以武王能念文王則我當不忘武王也



○說者以陟降庭止為若見文王陟降於庭然下篇紹庭上下其義難通大田既庭且碩韓奕榦不庭方周官四征弗庭庭古注皆訓為直庭之為直見於經多矣不必易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箋曰謀者謀政事也

訪予落止

傳曰訪謀也落始也。朱氏曰訪問也。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

以落為始君子以作事謀始始之不謀其終能無遠者鮮矣

也。箋曰昭明也。疏曰昭考武王也。朱解見載見

於平悠哉於平音鳥呼。

傳曰悠遠也

朕未有艾

音礙徐音刈。什詰曰艾歷也

將予就之曹氏

曰將扶將也。今曰無將人車箋云將猶扶進也

繼猶判渙

音喚。傳曰猶道也

判分也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如字協韻去聲紹庭上

箋曰紹繼也。疏曰武王能下繼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

陟降厥家

朱氏曰家

猶言休矣皇考。箋曰休美也。皇考武王也

以保明其身

朱氏曰保

安也明顯也。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

成王始即王位恐不能繼聖父之業故於廟

中與群臣謀之言我謀訪始初之法在率循

我明德之考武王固也然所歎者昭考之道



悠遠而不可及予幼稚未有所歷爾群臣幸
扶將我以就之尚恐繼其道而判渙不合也
又自言予幼稚小子未堪王室之多難其能
紹文王之直道施於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
離者唯美哉皇考武王能以此保明其身也
李氏曰仰先王之盛德歎眇躬之涼薄苦前
哲之高遠也。曾氏曰雖不言繼序思不忘
然歎美皇考則
此意在其中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陳氏曰嗣王於祭之明
日繹賓尸而羣臣與焉

既作謀政之詩以發群臣之志而作頌者又設
群臣進戒之詩以答之又形容嗣王虛已求言
之意為群臣
者當何如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李氏曰天之道甚顯善則
福之淫則禍之裁者培之

傾者覆之未有善而不獲福也未有惡而
不獲禍也天之道顯。朱子曰思語辭也命不

易哉

易毛音異鄭音亦。李氏曰惟天有顯
道故其命靡常此命所以為不易也無

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傳曰士
日監在茲日監在茲

也維予小子不聰敬止

解頤新語曰不
聞敬天之道也日就月

將朱氏曰將進。箋曰日就
月將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學有緝熙于光明

王氏曰緝績
也熙廣也佛時仔肩佛毛如字鄭音弼仔音
茲。箋曰佛輔也時是



也仔肩去聲示我顯德行去聲

作頌者設為群臣進戒之辭曰敬之哉敬之哉敬而又敬勉之以誠之不已也天道甚明禍福不爽故予奪靡常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高在上遠人而不吾察也王一陟一降之事天無日而不監視于此無微不顯所以不可不敬也於是又設為成王答之之辭曰維我小子未聞敬之之道謂群臣所言當敬之事乃天人精微之理今聞所未聞也所願

學焉庶幾日有所成月有所進習之以漸續續熙廣以至於其道光明我負荷天下其任甚重爾群臣當輔佛我此任有以正救之無為面從容悅必示我以顯然之德行使我有所則效也。輔謂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佛士也仔肩為負荷之意故為任生民是任羣負黍苗我任我釐皆謂肩任之也或以士為人材然勿士行教只得訓

事古訓不可廢也

敬之二章十二句

小絃音秘嗣王求助也

箋曰天下之事當謹其小時不謹誠為禍大故成

王求忠臣早輔助已為政以救患難

予其懲

箋曰懲艾也艾音刈

而忠後患

傳曰甚

莫予荈蜂

荈今音烹舊音傳。王氏曰荈使也蜂善辛螫。曹氏曰成王之遇辛螫也豈有使蜂螫之哉。實自求之而已。今曰抑莫予云觀莫無也。柔荈云不逮毛云荈使也音耕反音烹徐補耕反音絛也。洛諸佻來以圖及棘上音義同。令毛以荈蜂之荈為摩艾孫炎云謂相擊曳之於惡故音傳今從王氏荈蜂為使蜂當音烹說文自傳使也則荈讀作傳亦可也。摩音翅尺制反。

求辛螫

音釋。辛苦毒螫也。踰曰肇。

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音拚

肇。箋曰肇始也。允信也。傳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鷦音焦。釋鳥曰桃蟲鷦其雌鷦音艾。郭璞曰鷦鷦也。俗名為巧婦鷦鷦小鳥而生鷦鷦者也。鷦音苗。陸璣疏曰今鷦鷦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鷦故俗語鷦鷦生鷦。山陰陸氏曰說苑云鷦鷦巢於葦菴繫之以髮鷦性拙鷦性巧故鷦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為巢巢至精密以麻紮之如刺轆然故一名箴雀其化輒為鷦鷦音秩。紮也。錢氏曰拚與翻同。張氏曰猶言初為鼠後為虎不必謂機蟲化為鳥也。今日此與舊說異姑兼存之。

未堪家多難傳曰堪任也予又集于蓼音了。箋曰集會謂逢遇之也。傳曰集于蓼言辛苦也。朱氏曰蓼辛苦之物也。錢氏曰蓼味辛而



苦

成王即政而求助於賢臣曰予其懲創於往時而畏謹後患矣指管蔡之事也人近蜂則被其螫信小人則受其惑蜂不可使前日之事無人使蜂螫我乃我自取其辛螫也我今始信桃蟲之微能翻飛為鳥言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誌也予未堪王室多難又會遇于辛苦之地爾群臣可不助我乎。莫予莽蜂猶云莫予毒也已古文莫予莫我之類皆倒

提予我字以便文耳莫我肯德言無肯德於我莫予莽蜂言無莽蜂於我其他如莫我知莫予云觀之類皆倒辭也

小苾一章八句

載苾音衫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箋曰藉田甸師所

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藉田。疏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藉天子祈社稷以仲春與耕藉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揔之祭法云王為群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社之但此為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泰社其禩與社共祭亦當為太社社稷焉



載芟載柞音窄。芟曰載始也。傳曰除草曰芟。柞曰除木曰柞。疏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蕪之是除草曰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曹氏曰秋官雜氏掌殺草。秋官繩而芟之。除草木是初壅闢而為田者也。澁音替。繩音孕。注舍實曰繩。芟其繩而為田者也。澁音替。繩音孕。注舍實曰繩。芟其繩而為田者也。

其耕澤澤音釋。釋文曰耕犁也。則實不成。其耕澤澤。音釋。釋文曰耕犁也。則實不成。其耕澤澤。音釋。釋文曰耕犁也。則實不成。

千耦其芸耦音偶。芸之土則澤澤然解散矣。後耕千耦其芸。耦音偶。芸作耘。今日長沮桀溺耦而耕。謂二人為耦。而並耕此千耦。其耘亦謂千人為耦。而並耘與十千維耦同。釋文曰芸除草也。曹氏曰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所不盡者。則復耘之。其多至于千耦也。徂隰徂畛。音軫。今日下濕曰隰。疏千耦也。徂隰徂畛。音軫。今日下濕曰隰。疏

侯主侯伯疏曰侯維也。伯長子也。侯主侯伯。疏曰侯維也。伯長子也。侯主侯伯。疏曰侯維也。伯長子也。

侯疆侯以笈曰疆有餘力者地也。侯疆侯以。笈曰疆有餘力者地也。侯疆侯以。笈曰疆有餘力者地也。

旅傳曰亞仲叔。旅也。旅子弟也。侯疆侯以。笈曰疆有餘力者地也。侯疆侯以。笈曰疆有餘力者地也。

有依其士今日依就也。有依其士。今日依就也。有依其士。今日依就也。

有賚其餼有賚其餼。有賚其餼。有賚其餼。

有略其有略其。有略其。有略其。

有依其士今日依就也。有依其士。今日依就也。有依其士。今日依就也。

有賚其餼有賚其餼。有賚其餼。有賚其餼。

有略其有略其。有略其。有略其。

有依其士今日依就也。有依其士。今日依就也。有依其士。今日依就也。

有賚其餼有賚其餼。有賚其餼。有賚其餼。

有略其有略其。有略其。有略其。

有依其士今日依就也。有依其士。今日依就也。有依其士。今日依就也。

有賚其餼有賚其餼。有賚其餼。有賚其餼。

有略其有略其。有略其。有略其。



味經堂

乙卯卷三

下早晚各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實函斯活

可豫料故悉種之所以為備也驛驛其達驛音亦

含。箋曰實種子也函含也驛驛其達驛音亦

活生也其種子皆含生氣驛驛其達驛音亦

曰驛驛苗生貌。有厭其傑厭去聲下同。王

箋曰達出地也。有厭其傑厭去聲下同。王

足也。箋曰傑先長者長厭厭其苗其苗衆齊

音掌。疏曰苗之傑也。厭厭其苗其苗衆齊

等也。錢氏曰積疊之貌苗。縣縣其庶。音標表

齊等動播厥厭然若積疊之。縣縣其庶。音標表

傳曰庶芸也。疏曰孫炎云縣縣言詳密也。

王氏曰前曰千耦其芸則既耕而芸。今曰縣

絲其庶則既苗而芸。既苗而載獲濟濟。獲音獲

芸則以絲絲為善恐傷苗也。載獲濟濟。獲音獲

曰濟濟人衆也。有實其積。音悉又如字。箋

曹氏曰衆而整也。有實其積。音悉又如字。箋

曰上言實函斯活此言有萬億及秭為酒為

實其積皆以實為教實。萬億及秭為酒為

言自古有年也。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傳曰

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四句並解

有飮其香

音

醴別之別。傳曰飮芬香也。邦家之光有椒

其馨。曹氏曰飮椒皆酒醴芬芳之氣。疏曰椒

言香。詩故曰椒之氣烈故古者謂椒酒取其

香且烈也。補傳曰楚辭云真桂酒芳椒漿

胡考之寧。傳曰胡壽也考成也。李氏曰胡考

者周書謚法保民者艾曰胡胡考老而有成德

也解頤新語曰說文云胡生領垂也又老匪且

有且。如字又咀之平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傳曰

言自古有年也。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傳曰



此祈社稷之詩言人事已盡神其念之芟柞
草木是新墾闢之田專言新墾闢之田者其
用力尤難故也始芟以除其草始作以除其
木草木之根既去然後耕犁之其土氣丞達
釋釋然解散矣既耕犁以反其土猶有草木
根株芟柞所不盡者又千火爲耦而芸以去
之耦以言並作千以言其多或往下濕之隰
或往溝上之畛言耕夫遍于原野無曠土也
其往者何人乎維主則家長也維伯則長子

也維亞則仲叔也維旅則衆子弟也維強則
借助之彊壯也維以則傭雇之間民也言衆
力競勸無游民也當饁餉之時有嗷然衆人
飲食之聲其耕夫則愛其婦其饁婦則就其
夫夫耕婦饁驩然相愛見治世和樂之氣象
焉有略然剡利之耜始有事於南畝而耕之
前言其耕澤澤謂轉新墾之土此言俶載而
耕之謂始耕而將種也前所耕猶荒地今所
耕乃成田故稱南畝也百穀皆播種之其種



子曰實皆含生氣驛驛然而生出土而條達
乃有厭然受氣澤厭足者是先長傑特之苗
也厭厭然齊等者是其衆苗也既苗則又緜
緜然詳密而芸之不詳密則傷苗也芟芸庶
皆除草也芟與祚並言是新闢爲田先除其
地上之草木也既耕而言芸是反土之後除
其土中之草木根株也既苗而言庶是除其
苗間之草也至於成熟則穫刈之濟濟然其
人之衆其穀實皆積聚之其數之多有萬與

億而及秭也及以爲酒以爲五齊之醴齊進
予先祖先妣而祭祀所以會合其事神之衆
禮衆物皆所以爲禮而行禮以酒爲主也此
酒醴有飶然之香氣以饗賓客則時和禮備
而爲邦家之光有如椒之馨以養耆老則老
人之安寧以上皆秋冬豐熟之事而春祭言
之蓋以此祈於神也又言非特此方有此豐
年也非特今方有今豐年也自古以來皆此
如言神之降康久矣繼此以往願其勿替也



李氏曰噫嘻豐年其說為略載芟良耜其說為詳蓋祈上帝所以尊之也故其辭略祭社稷所以親之也故其辭詳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音似秋報社稷也疏曰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專言秋報也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

芟芟良耜芟音測。芟音測。曰芟芟猶測測也。疏曰入地之貌。芟曰良。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善也。報解見七月。

斯活三句並解。見載芟。或來瞻女音汝。箋曰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

載筐及筥筐音匡。筥音匡。舉。箋曰

其饗伊黍饗音餉。箋曰豐年之時雖賤者猶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為忌日既而用稷者為賤也。賤曰當食稷耳

其笠伊糾糾音九。傳曰糾糾也。所以禦暑雨也。補氏曰其糾糾結。其縛斯趙。縛音博。趙迺之上。濁又如字

以薺茶蓼音蒿。徒了。說文曰薺按田草也。疏曰蓼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草也。釋草云茶葉葉王肅云茶陸穢蓼水穢然則所由田有原有濕故並舉水陸穢草。三茶

考見邨谷風。箋曰鑑者見載糾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薺去茶蓼之事言閱其勤苦刺七亦反

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揜揜音室。傳曰積

之粟粟積音志。今日聘義言玉云積室以其粟注云粟堅貌是粟粟為堅實之貌



崇如墉

箋曰崇高大也。傳曰墉城也。其比如櫛。比音備。櫛側

迫如櫛齒

之相次。朱氏曰理髮器言密也。以

開百室

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

室為一族

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鄉。遂人

曹氏曰

百室在六鄉為族而族師掌以歲時校

與其戒令

政事莫不同之。故使之同時。百室盈

納穀所以

示親睦。均有無也。趨音促。傳曰黃牛

止婦子寧

止殺時。特牲。黑唇曰特。疏曰地官

牧人云

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

郊反社稷

也。然則社稷用黝牛。今用黃者。蓋正

禮用黝

至於報功。以社是上神。故用黃色。仍用

黑唇也

。曹氏曰古之人。字其成。必思其所自

以為百室

盈而婦子寧者。社稷之功。故於是而

報焉地之色

以黑為正。以黃為美。故陰祀用黝

牲正其義也

社稷用特美其功也。黃氏曰載

芟言以洽

百禮者。顯其豐年之慶。而百神之祀

皆無所闕也

良。邦言殺時。特

有抹其角

抹音求。大東

傳曰抹

長貌。傳曰社稷之牛角尺。以以續。蘇氏曰。明來續古

之人

先曹氏曰。續古之人。則先農

此詩為報

社稷必陳農功之本末。故當秋時

而追述

春耕。預言冬穫也。言農人以粿粿然

刃利之善

耜始有事於南畝。而耕之以播種

其百穀

其種子曰實。皆函生氣。而生農人在



南畝之時有來省視汝者乃其婦也載其方箱及其圓筥所盛之饌維是黍也黍貴者之食農人食黍見豐年也饌者見農夫所載之筥糾結其緣以縛鋤之器趙刺其地媯去陸草之茶水草之蓼茶蓼皆穢草既朽敗矣黍稷乃茂盛矣及其成熟乃穫刈之其穫聲挫挫然及積聚之粟栗然堅實所積聚者其崇高如城雉其比迫如櫛齒於是開一族之百室一時而納之百室既盈矣婦與子則安寧

矣年熟民安乃殺是黃牛黑唇之犝牡其角掾然而長用之以報祭社稷求嗣歲之豐續古人先農先嗇之功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

箋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

祭同日周繹商謂之彤。疏曰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祀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爲繹以賓事

所祭之尸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疏曰子

夏作序唯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必是子夏之後毛公



之前有人著之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言高子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今天下立靈星祠張晏云龍星左角田天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否

絲衣其絲

乎浮反。傳曰絲衣祭服也。紕絮鮮貌。踧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

絲爲之。故云絲衣也。曹氏曰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其衣用。載弁俵俵。音載弁音下俵音求。箋曰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也。爵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注云。疏曰若正祭則小宗伯省牲。祗澣濯逆盥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彼正祭禮重使小宗伯

此釋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載弁者俵俵則俵俵人貌。則爲恭順言。早者恭順則尊者可知。查音咨。曹氏曰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注云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注云黑如爵頭。然其制與冕同。而其前不俛。傳曰俵俵恭。自堂徂基。箋曰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順貌。傳曰基門塾之基。塾音孰。疏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云夾門堂也。直言自堂徂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釋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云。釋之於庫門內。於東方失之矣。釋於門內爲失。明其當在門外。於以東方爲失。明其當在西方。是務之與釋。一時之事。禮器云爲禘乎外。注云禘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禘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西夾。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箋

未詳也。六寺禮祭三篇



曰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踰曰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鬯鼎及嘉。鬯音耐。嘉音茲。傳之處互相足也。鬯曰已乃舉鼎。嘉告絜禮之次。兕觥也。鬯國。弁土謂之嘉。嘉亡歷反。弁古掩字。兕觥音求。兕觥變於祭也。曹氏曰。旋醜之後恐有失禮者。以此罰之。觥解見桑扈。旨酒思踰。曰兕觥罰爵。觥然徒設無所用之。柔。朱氏曰。思語。不吳不敖。吳如字。又音話。敖去聲。辭也。柔和也。曹氏曰。言語則謹。然而不諱。李氏曰。大聲也。曹氏曰。言語則謹。然而不諱。威儀則恭敬而無敖。踰祭未舉。其不慢則當祭。敬。胡考之休。胡考解。見戴芟。

此述繹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

禮之末。方繹祭之初。使士行禮在身之服以

絲爲衣。其衣紵然而鮮。絜在首。戴爵弁。其人

球然恭順。此士從門堂之上。既視壺。濯及

籩豆。又降往於門塾之基。告君以濯具也。又

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以告充也。充肥也。有

大鼎曰鬯。小鼎曰嘉。又發舉其審。所以告絜

也。反覆展視。所以致勤敬也。祭初卑者恭順

則尊者可知矣。至於祭末。旅酬之節。兕觥罰

爵。觥然上曲。徒設而不用。由此助祭飲美酒



者皆柔和不吳而謹誨不敖而倨慢故事如禮無所用罰祭末不慢則當祭敬明矣恭敬獲福宜其得壽考之休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說者多以酌卽是勺然勺是成王之樂而此詩言告成大武其說難通今考象者文王之舞也故維清象舞之樂章其詩言文王之典武者武王之舞也故武頌武舞之樂章其詩

言武王之烈勺是成王之舞樂莫盛於韶勺者謂皆繼治世之事故爲樂之盛也若酌頌果爲勺舞之樂章必當述成王繼承之事今其詩止述武王用兵創業首序又云告成大武則此酌亦是武舞之樂章非勺舞之樂章矣禮記言十三學舞勺漢禮樂志言周公作勺其字皆單作勺此酌其字從酉傍雖皆爲斟酌之義然所斟酌之事則不同勺舞言成王能酌文武之道以保太平之治也此酌頌



言武王初則遵養繼則躡躡酌其時措之宜也左氏傳以武頌爲武之卒章以賚爲武之三以相爲武之六朱氏謂相賚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其言信而有證朱氏又以酌及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耳然則酌與賚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章明矣但古人制樂皆沿襲前王之樂而爲之張子謂勺是周公制禮樂時於大武有所增添其說是也如漢武德舞高祖所作象其除亂蓋武舞也其後孝景采武德舞爲昭德舞以尊太宗孝文之廟則爲文舞矣周公增損大武以爲勺亦猶是也勺舞必自有樂章今不得而考耳講師見此頌名酌遂以酌祖道養天下之說攙入之此正說成王之勺非武王之酌也兼此詩所言遵養亦非謂養天下也

於鑠王師

於音烏鑠舒灼反。朱氏曰鑠盛也。疏曰毛以爲武王鄭以爲文王。今曰王師王之遵養時晦。傳曰遵卒也。朱氏造皆武王也。

遵養時晦

傳曰遵卒也。朱氏



錄之師而不用。蘇氏時純熙矣。箋曰純大也。蘇氏曰熙

曰退自循養與時偕晦。我龍受之。箋曰介助也。蘇氏曰

光。是用大介。箋曰介助也。蘇氏曰

龍寵也。李氏曰。蹻蹻王之造。蹻音矯造毛音

武王寵而受之。蹻蹻王之造。早鄭音慥。傳

曰蹻蹻武。載用有嗣。李氏曰是用後

貌造為也。世嗣續而不絕。實維爾公

句允師。李氏曰其所以傳嗣而不絕者

於乎盛哉武王之師也其初有衆而不用退

自循養與時偕晦非有心於得天下也既而

時大熙明天下之人無不助之武王乃不得

已而寵受之於是蹻蹻然威武以興事造業

是用嗣續以傳之後世實由爾武王之至公

足以信於衆也順天人心者公也信者公

之洽允者信之固也

酌一章九句

相講武類禡也。禡音罵。箋曰類也禡也皆師

晉武事又為類祭於上帝為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春官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為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禱蓋蚩尤或曰黃帝禡周禮作貉又或為貉字古



今之異也。甸音田。相武志也。王氏曰：相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婁豐年。語曰：講武而類于上帝，禱于所征之地，皆師祭也。此為武王伐商之事，明矣。然是時有其事而無其詩，以頌聲未作故也。至成王制禮作樂，於是作此頌以歌其事，以告於武王。序詩者謂之武志。蓋發明武王將出征而講武焉。其志已欲保厥土而用四方定厥家，而昭于天，後果能如其志，可謂善得詩人之旨也。朱氏曰：左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

綏萬邦。雙曰綏。婁豐年。婁音屢。雙曰婁。婁也。言武王之用兵，所以安萬邦，故能享豐年之報。

所以凶年也。武王之用兵，志在於容民畜衆，非決一己之私欲，蓋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天地至和之氣，所以獲豐年之報也。孔氏舉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孔氏徒見左氏之言，與詩合，然不知周豈有饑哉？如其有饑，則不足為婁豐年矣。天

命匪解。音懈。蘇氏曰：天命相相武王。錢氏曰：武保。有厥士。李氏曰：士與熊羆。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皇君也。傳曰：周代也。今日多。

武王克商以安天下，數有豐年，是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倦也。天命所以不倦者，由相相然。

武王克商以安天下，數有豐年，是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倦也。天命所以不倦者，由相相然。



有威武之武王能保有其衆以用之於四方而安定其國家故歎美其德昭明于天遂君天下而代商也

相一章九句

賚

音賴

大封於廟也

箋曰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疏曰大封則所封者

廣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日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昭二十八左傳云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也祭統云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李氏曰宣王之時命孝公爲侯伯命之於夷官亦是不敢自專也爲天子者封功臣必告於廟爲諸侯者班爵祿亦在於廟衛之周治

既服特命則知亦在於廟然不知所任者非人也

賚予也

予上聲

言所以

錫予善人也

疏曰武王大封功臣以爲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李氏曰語云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朱氏曰左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

文王既勤止

錢氏曰止語辭

我應受之

傳曰應當也

敷時繹

思

朱氏曰敷布繹習也。錢氏曰繹紬也

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

箋曰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

於繹思

於音烏

武王既封諸臣於廟因戒勅之言文王勤勞

天下至矣我當而受之敷布其事而紬繹思

念之不敢忘也敷言所思之廣也我自今以



往維求天下之安定而已此周之受天命也
又歎使諸臣受封賞者繹思之亦不可忘也
念文王創業之難及念上天安民之意則所
用皆善人可知矣

賚一章六句

般音繁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巡守音旬狩。蘇氏曰遊般也。四

曰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嶽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祚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中嶽無事故序不言漢書溝洫志云四瀆河為宗然則河為四瀆之長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為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

曹氏曰時邁為武王巡守之頌則般頌成王矣

於皇時周

於音烏。箋曰皇君也。

陟其高山

箋曰陟登也。

喬嶽

傳曰山之隨小者也。箋曰喬高也。

猶翕河

箋曰允信也。蘇氏曰翕河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也。今曰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

也敷天之下

箋曰敷大也。衰時之對衰聚也。傳曰

對配也。疏曰配祭之

時周之命

箋曰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

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錢氏曰周之所以為百神立也。

於乎君哉是周家也其巡守所至則登其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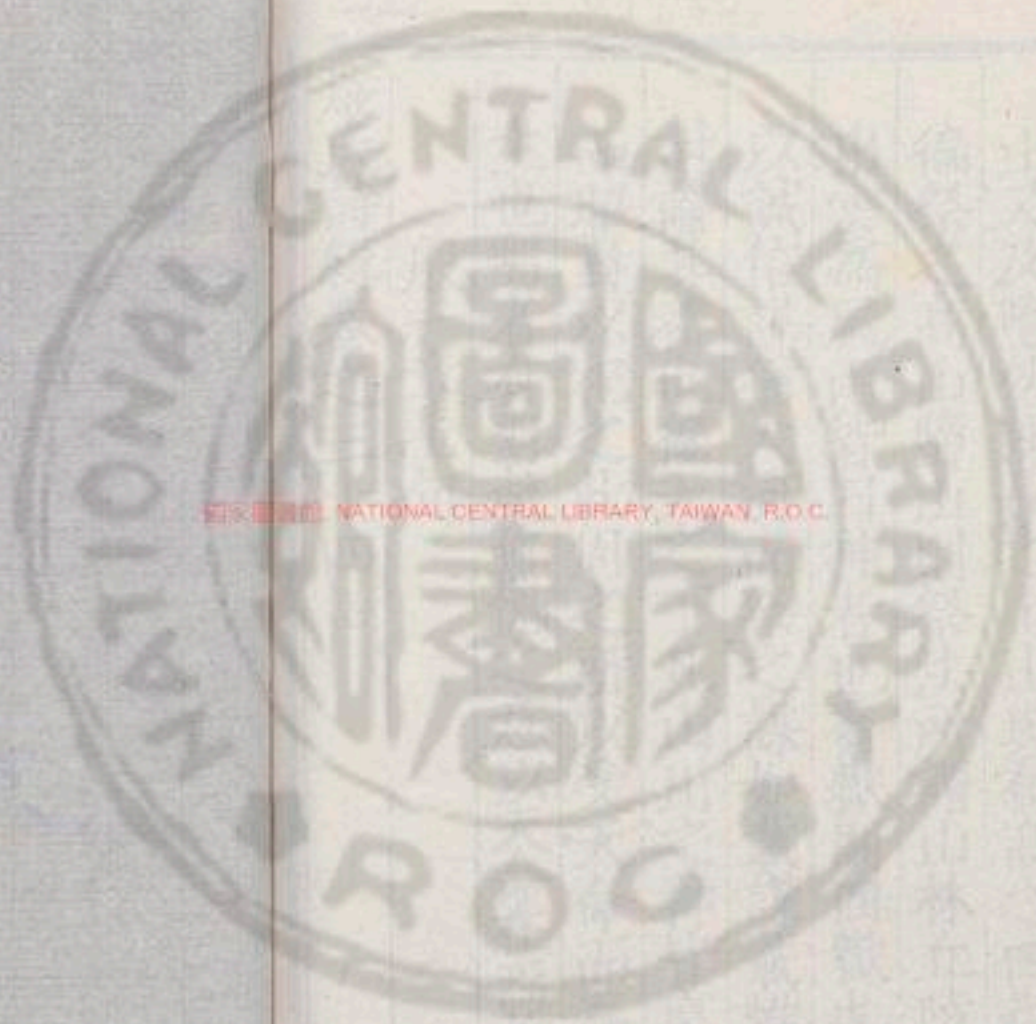


山又及墮然狹長之小山與喬高之四嶽皆
徧祭之高山墮山則祭法所謂山林丘陵能
出雲爲風雨皆曰神者也喬嶽則四嶽也又
以誠信謀猶大河而祭之謀如載謀載惟謂
討論其禮也徧天之下凡山川之神皆哀聚
而昭對以祀之此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爲神
主也對者有對越無愧之意以天命在焉故也

般一章七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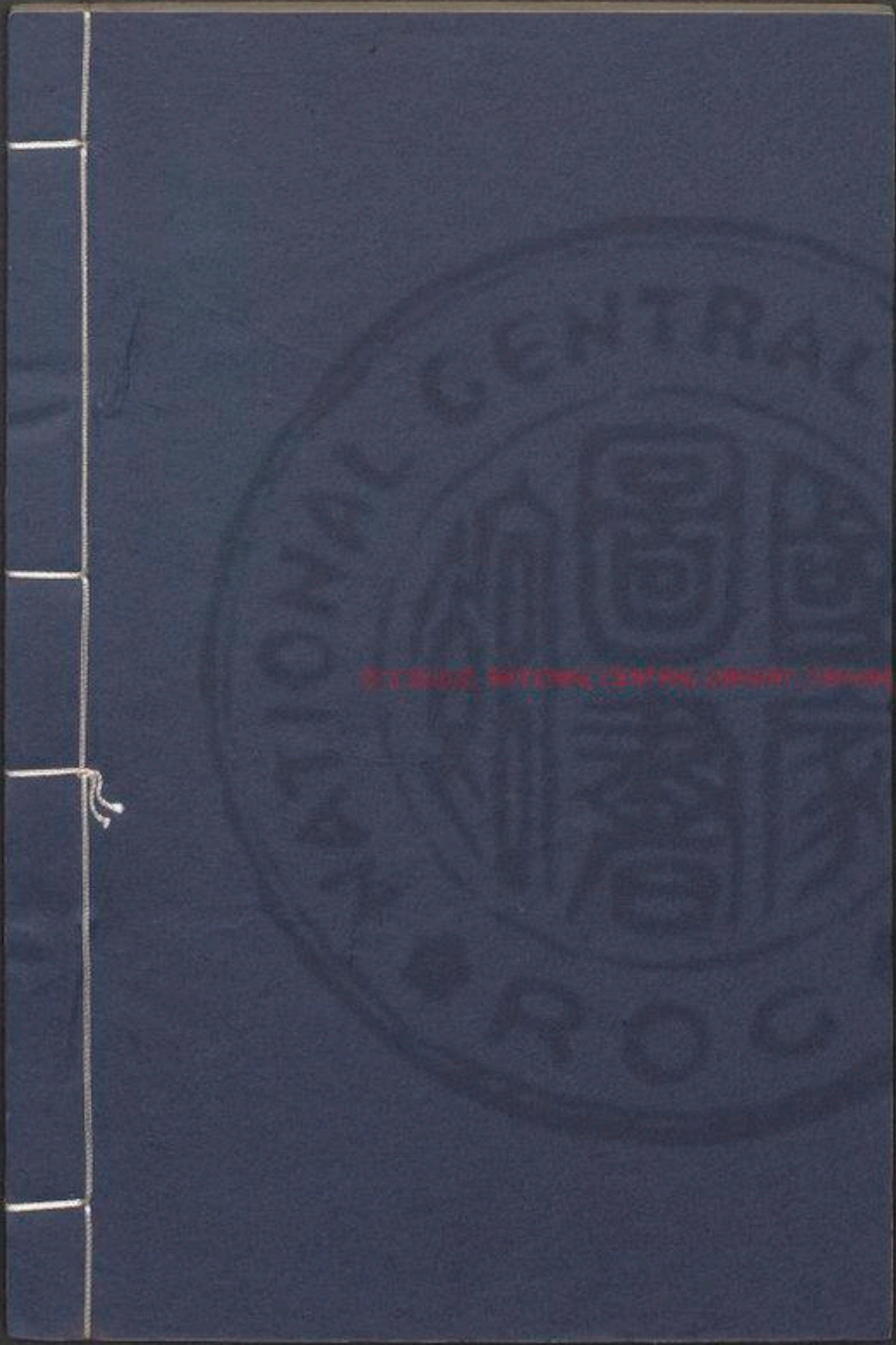
嚴氏詩緝卷之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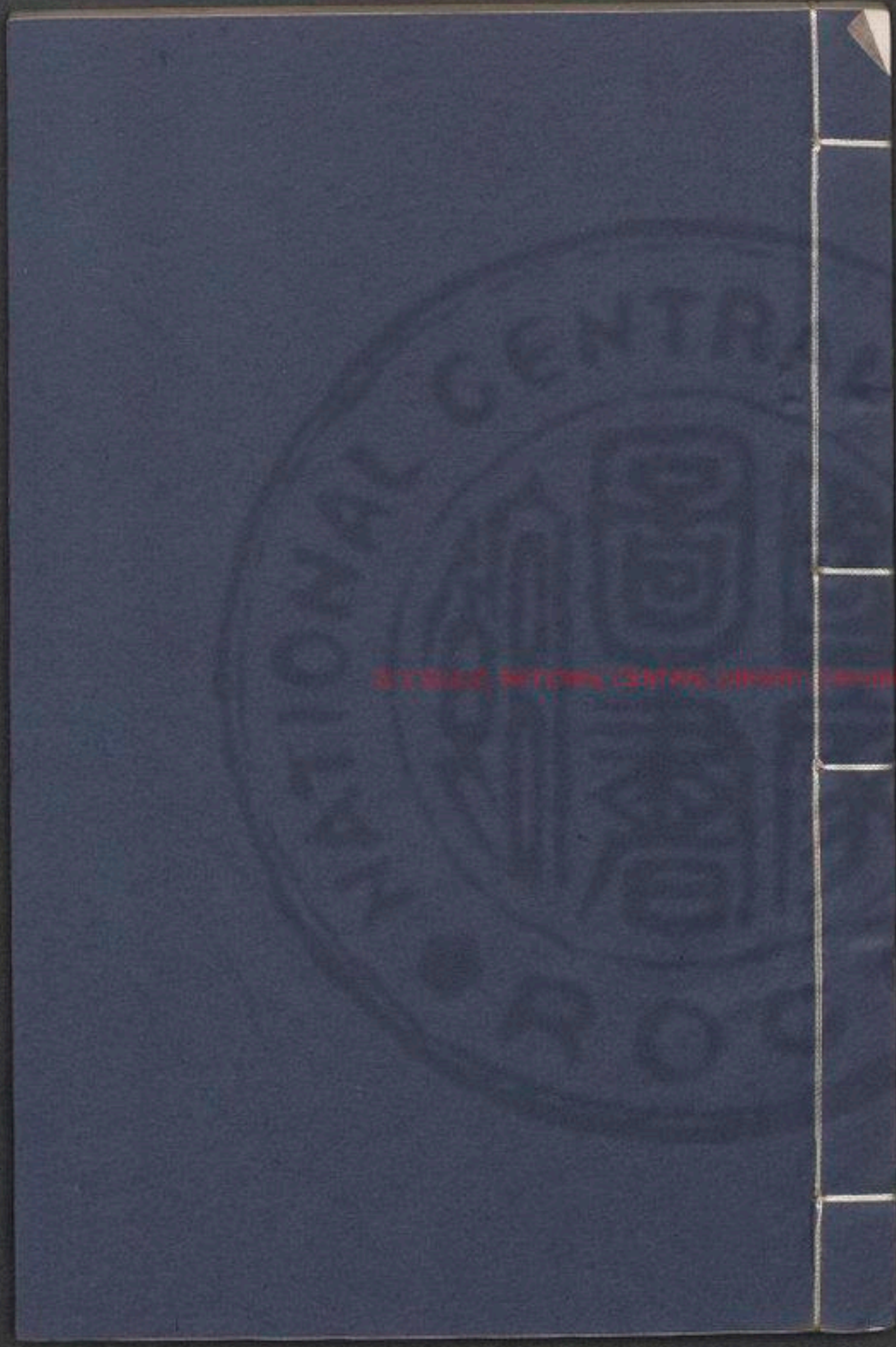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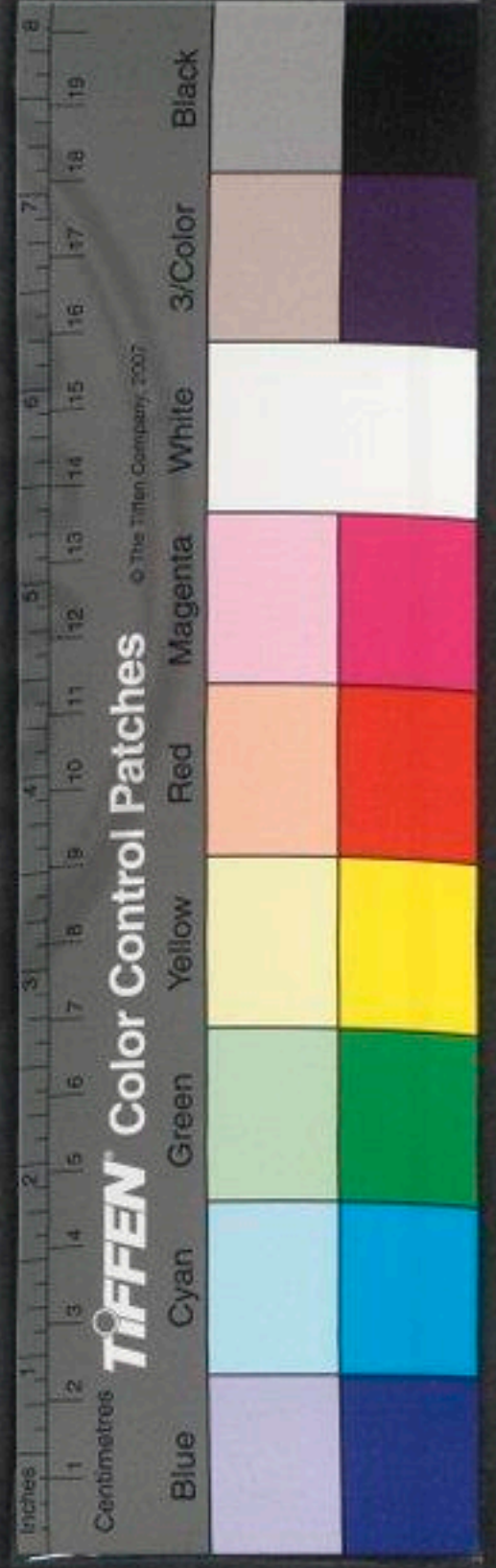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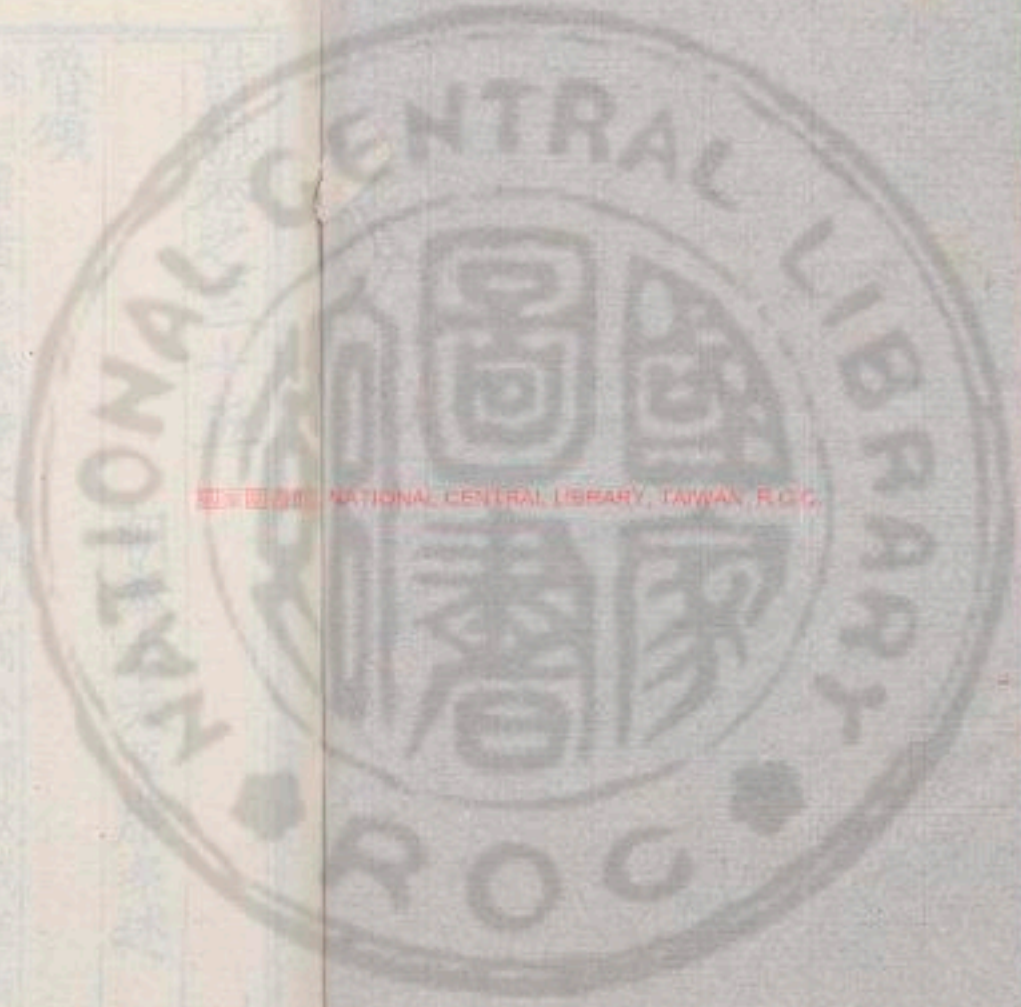
©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Inc.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詩緝卷之三十五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魯頌

譜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周公歸政成王封其
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
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
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
坰野尊賢祿士脩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
諸侯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
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備而
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是頌
。疏曰脩泮宮春秋不書者脩謂舊有其宮脩
行其教學之法功費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
書也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案左傳僖
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項公



爲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職漏簡姜姬之朝春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脩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朱氏曰魯今萊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夫子云魯之郊祀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而程子亦云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蓋不與其僭也然則刪詩之際何取乎此而著于篇乎曰著之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雒門兩觀猶是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抑魯於天子禮樂有得用之文而是頌之作又嘗諸命于天子而爲之其辭持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廣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詠歌先祖之功烈也聖人於此以爲其文若可以無嫌者故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

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當時列國子賦詩相屬及吳季子觀周樂於魯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通矣○曹氏曰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若魯公果受成王之命則當自伯禽以後踵而行之矣由伯禽至僖公凡十有八世考諸春秋史記皆未嘗行郊禮而惟僖公行之豈成王之命獨豫加於僖公歟故知其僭自僖公始也夫以諸侯而僭天子之禮天子雖不能討而天亦吐之是以僖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七年春禘鼠食郊牛角乃不郊襄元年春禘鼠食郊牛角定十五年禘鼠食郊牛角牛死皆效卜牛然則天之不故其祀亦可見矣夫祭天天子之大禮也而猶敢僭焉則其僭而作頌抑其次也

魯頌頌之變也周之王也積累深久由風而



雅雅而頌及其衰也至懿風始變至厲雅始
變至平雅遂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
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雅頌天子之
詩也頌非所施於魯况頌其郊乎考其時則
非揆其禮則誅汰哉克也不如林放矣聖筆
不刪其以著魯之僭而傷周之衰歟是故雅
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甚
於亡也駟實風耳存其頌名而謂之變頌可
也

駟古榮反

頌僖公也

疏曰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明生於不足也僖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卒季友立之當惠王襄王時

僖公能遵伯禽之法

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

為首引於經無所當也

務農重穀牧于坰野

坰野同音魯人尊

之於是李孫行父請命于周

父音甫。箋曰李孫行父季文子也

朱氏曰請命之事不見於春秋豈行父使人請之歟

而史克作是頌

史克魯史也。疏曰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維則羣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若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明是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為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



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駟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駟篇則四篇皆史克作闕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而史克魯史也此雖借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

孔氏考魯頌作於僖公身後非也今觀闕宮等篇多未有事實而願其如此如曰俾爾耆艾黃髮兒齒晬然為生前祝頌之辭蓋生前作之後乃聞之天子以文過耳未必得請而後作也牧馬一事耳頌於何有

駟駟牡馬

傳曰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

在坰之野

傳曰坰遠野也色外

曰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曰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云以官田牛田實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李氏曰坰之野其水草其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詩言務農重穀但觀牧馬於遠方之地則可見矣。

氏曰薄言者有駟有皇

駟音韋。釋畜曰駟馬白跨駟黃白皇跨苦化聊言之而已。有駟有皇。皇解見東山。騶音間。反。騶曰孫炎云騶黑色郭璞云跨音間。所跨據之處。皇解見東山。騶音間。

有黃

傳曰純黑曰驪黃驪曰黃。騶曰其驪與橫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騶音如赤色也。黃驪謂黃而雜赤色者。以車彭彭。音桐考見出車。蘇氏思無疆。言其思之廣也。出車解曰彭彭壯盛也。



思馬斯臧

雙曰臧善也

有駟駟然腹幹肥張之牡馬其牧養之乃在遠野之垆不以妨農也略言其駟駟者是何馬乎乃有驕皇驪黃之四色用之以駕車則彭彭然壯盛此由僖公思慮廣大無疆所思乃至於馬牧之得所而馬思善然僖公未能思無疆也

駟駟牡馬在垆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駟

騅音駟

音丕。釋畜曰蒼白雜色騅黃白雜毛騅。郭璞曰騅即今騅馬也。駟今之桃華馬也。疏曰

二者皆云雜毛是騅有二色之毛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騅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騅為純赤色上云黃騅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騅謂赤而微黃騅者黑色之名蒼騅曰騅謂青而微黑今之騅馬也以車伕伕

音丕。傳曰伕伕有力也

思無期

曹氏曰思無期言其思之久也

思馬斯才

傳曰多材也。朱氏曰材力也

駟駟牡馬在垆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駟

駟音駟

音洛。釋畜曰青騅騅騅白馬黑鬣騅騅音鄰郭良忍反。疏曰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云色有淺深班駁隱鄰今有騅有騅

騅音騅

留音

作騅騅音洛。傳曰赤身黑鬣曰騅黑身白鬣曰騅。疏曰騅騅兩雅無文騅為赤色若身鬣





俱赤則駢馬故赤身黑
鬣曰駢即今之駢馬也
以車繹繹音亦。傳曰繹繹善走也

思無斃音亦。箋曰斃厭也無厭倦也思馬斯作蘇氏曰作奮起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音駟因駟音

也音遐。釋畜曰陰白雜毛駟形白雜毛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駟今之泥駟也形赤也

有驥有魚驥音驥。傳曰驥今之泥驥也形赤也

車祛祛祛起居反。傳曰祛祛強健也思無邪朱氏曰詩三百

思無邪蓋取諸此。蘇氏曰昔之為此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思馬斯徂箋曰徂斷章云爾。循行也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駟音弼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箋曰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

有駟止述燕飲序辭衍矣

有駟有駟傳曰駟馬肥強貌。詩記駟彼乘黃

乘去聲。疏曰四風夜在公箋曰早起夜寐在馬曰乘黃黃馬也

曰在公。在公明明李氏曰職振振鷺

鷺于下歐陽氏曰振鷺取其能自脩潔翔集有家也

鼓咽咽音淵。傳曰鼓咽咽鼓節也醉言舞錢氏曰言

語助。蘇氏曰：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鶩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
于胥樂兮。樂音洛。箋曰：于於也。胥皆也。

有駮然而肥強者，維何乎？其駮然肥強者是彼一乘之黃馬也。連言有駮，非一馬也。馬肥強則致遠，喻臣壯盛則勝任也。其臣自早逮夜在於公家，其在公家相與脩明其職言忠勤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羣臣之來燕者皆脩潔而有威儀，如振振然羣飛之白鷺，翔集而來下也。燕樂之時，鼓聲咽咽然深長其

醉者或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之間皆喜樂也。

有駮有駮，彼乘牡。王氏曰：牡剛強之材也。夙夜在公在

公飲酒。箋曰：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惠。振振鷺鷺于飛。箋曰：飛喻羣臣。

醉欲還也。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駮有駮，彼乘駒。音駒。釋畜曰：青驪駒。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

璞曰：駒，今之鐵駿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箋曰：載之言則也。自今

以始，句歲其有。君子有穀，句。箋曰：穀善也。詒孫子于

胥樂兮。



羣臣既燕而祝頌其君以爲自今以始歲事
其當豐稔君子僖公有善道可以遺孫子於
是君臣皆喜樂也

有駟三章章九句

泮水

泮音判

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曹氏曰泮宮闕宮皆魯所舊有

僖公因而脩之非大
功業故春秋不書

思樂泮水

樂音洛。王氏曰思語辭也。傳曰
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雍諸侯泮

宮。箋曰辟雍者築土壅水之外圓如壁四方
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
南通水北無也。疏曰辟雍者築土爲堰以壅
水之外使圓如璧釋語云肉倍好讓之璧孫炎

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壁體圓而
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璧也言
四方來觀者均則辟雍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
院也泮宮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
者宜北面蓄水本以節觀者宜其先節南方故
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好去上二聲冬官玉人注
云璧薄采其芹音勤。箋曰芹水魯侯戾止臣

傳曰戾言觀其旂其旂棧棧音赫。李氏曰棧
衣飛揚也。錢氏

至也。曰棧棧草葉多貌。旂音海呼會反。

下垂如葉之多也。鸞聲噦噦王氏曰噦噦有

節也。朱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箋曰于往也邁

漢明帝開辟雍冠帶摺紳之人
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魯人以僖公能脩泮宮而喜之言樂哉此泮



水我往觀之而采其水中之芹也非以采芹
爲樂樂其脩泮宮而託采芹以言之也僖公
來至此泮宮我則觀其所建之旂其旂棧棧
然飛揚其鸞鈴之聲噦噦然有節稱其儀物
之美者喜其來至之辭如所謂聞車馬之音
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也國人無勿
無長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宮以觀行禮言人
心翕然樂從之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

音早。藻解見召南采蘋

魯侯戾止其

馬躑躅

音矯。傳曰躑躅言強盛也

其馬躑躅其音昭昭

音沼

○李氏曰見其聲音之好音者聲也
○今日孟子云何其聲之似我君也
傳曰色溫潤也。王氏曰載色載笑洪範
所謂而康而色也。黃氏曰即之也溫
匪怒

伊教

曹氏曰猶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

僖公在泮宮笑語其聲音昭昭然明亮載色

而和載笑而樂未嘗有怒唯教之而已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

音卯。曰芣芣也。傳曰

殘疏云芣與苜蓿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
齊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
可蠶滑莖江南人謂之芣菜或謂之水葵諸說
泮水中皆有。曹氏曰醢人有芣苢糜醬以爲

木

六

七



朝事
之豆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難曰天長與之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王氏曰屈服也醜象

僖公既來至泮宮則與羣臣飲酒既飲美酒
皆祝頌僖公願天長錫之以難老之福順從
長遠之道以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

穆穆魯侯穆曰穆穆美也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

則法也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假音格。朱氏曰假感格也烈

祖周公也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戶

穆穆然美者僖公也能敬明其德又敬謹其
威儀內外皆善為下民之所法則也信有文
矣信有武矣昭格於功烈之祖周公伯禽也
僖公所行無不盡其孝道以此得福乃自求
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

虎臣矯居表反。箋曰矯矯武貌。在泮獻馘

音國。解見皇矣。淑問如皐陶音逯。箋曰淑善也在

泮獻囚傳曰囚拘也。疏曰善問獄者是不服之

人須武臣之力殺其人而取其耳故使



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
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如皋陶者獻之
有明明之德者僖公也能益明其德既作泮
宮之後將伐淮夷而服之有矯矯然威武如
虎之臣於此泮宮獻其所已殺而截其左耳
以爲馘者又有善問獄之臣如臯陶者於此
泮宮獻其所生執而囚之者古者受成于學
故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詩人
因其脩泮宮可以爲獻功之地而頌禱之耳
自此以下皆然非有實事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

李氏曰夫人心可謂廣矣以其無所不至無所不有

也惟其爲血氣所使一有毫釐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惟其寬厚未嘗褊躁此其心所以廣
相相于征 相武貌 狄彼東南 狄音剔。釋文曰狄遠也。

。王氏曰攘而逐之。蘇氏曰古狄通。曹氏曰敵人畏而遠之。箋曰東南斥淮夷。
烝皇皇 箋曰烝烝猶進進也。李氏曰皇皇大也。曹氏曰其並進而嚮敵也。烝烝然

其合衆而爲大也皇皇然
不吳不揚 吳如字又音語。吳解見絲衣。李氏曰揚輕也。
不告于訥 音凶。箋曰訥訥也。李氏曰左

也。揚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因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因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若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鬬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



此子為穿封成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因曰：「頡遇王子弱焉，蓋爭其功者，戰士之常也。僥倖一勝萬死一生之間，惟國厚實而已。則其爭功無所不至。」

濟濟然衆盛之多士，能廣大其德心，並無褊躁忿爭之失，相相然有威武之容，而往行征伐，攘遠彼東南之淮夷，使之不得侵近邊境。此多士勇於嚮敵，烝烝然而進其勢之合，皇皇然而大不吳，而誼譁不揚，而輕浮無有告於治訟之官者，無爭訟也。唯在泮宮之內，獻其戰功而已。

角弓其觶

音求。觶，日解然言持觶也。蘇氏曰：弓健貌。

束矢其搜

音蒐。傳曰：五十矢為束。疏曰：孫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孫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束也。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箇與則鄭意以百矢為束。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形弓一形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為兩束，故不易傳也。其發則搜然而勁。戎車孔箋曰：搜，然言勁疾也。蘇氏曰：矢疾聲。戎車孔博，朱氏曰：博，廣大也。徒御無斃，箋曰：無厭倦也。旣克淮夷，孔淑不逆，箋曰：淑，善也。式固爾猶，箋曰：猶，謀也。淮夷卒獲。

言角弓觶然而健，一束五十之矢皆發之其

聲搜然言勁疾也其戎車甚博大徒行者御
車者皆競勸而無厭倦故能克勝淮夷甚善
而不逆者兵凶戰危疑於逆而不善今僖公
伐所當伐以順而動也自今益審固其謀猶
則淮夷可以盡獲也皆頌禱之辭

翩彼飛鷁

翩音緜鷁音遙。傳曰翩飛鷁貌。鷁音鴟也。解見陳墓門。

集于

泮林

泮水之林。

食我桑黓

音甚字亦作甚。傳曰黓桑實也。

懷

我好音

箋曰懷歸也。

憬彼淮夷

憬河之上。李氏曰說文云憬覺悟也。

來獻其琛

勅金反。傳曰琛寶也。

元龜象齒

傳曰元龜尺二寸。蘇曰

漢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為寶。

大賂南金

賂音路。傳曰賂遺也。南謂荆揚也。遺音

位。箋曰大猶廣也。賂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荆揚貢金三品。蘇曰左傳襄二十五年晉師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言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金三品。彼注云銅三色。王肅以為金銀銅。

有翩然而飛者惡聲之鷁鳥今來集止於泮

水之林食其桑實乃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

喻淮夷慕泮宮之化改惡從善也淮夷世為

魯患未必慕泮宮之化詩人張言泮宮之美

以為淮夷亦將來慕也能悟覺而從化者彼



淮夷也今就魯國獻其琛寶有尺二寸之大龜有象齒又大遺以南方之金亦頌禱之辭

泮水八章章八句

闕宮

闕音

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箋曰宇居也。疏曰

謂土地居處也。蘇氏曰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李氏曰魯以諸侯之國而祀姜嫄后稷周之先王不可也郊天之祭亦不可也此詩示誇耀不亦遇乎。黃氏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伐邾者四歲莒滅項者一此魯之自用兵也其明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威公方稱伯而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爾二十八年圍許是時晉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爾春秋所記元魯之自主兵者皆邾莒項之小

國至於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則齊戎狄懲荆舒奄龜蒙荒大東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在億公果有是乎

闕宮止為億公能脩寢廟張大其事而為頌

禱之辭猶斯干之意耳序摘詩中復周公之

宇一語以題之非事實也

闕宮有恤

音恤。傳曰闕闕也。恤。清靜也。朱氏曰闕深閉也。呂氏曰闕宮魯廟

非姜嫄廟也

實實枚枚

蘇氏曰實實鞏固也。傳曰枚枚樂密也。馨音馨

赫姜嫄

音元。箋曰赫赫顯著也

其德不回上

帝是依無災

無害彌月不遲

箋曰彌終也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

是生后稷降



之百福

曹氏曰后稷以此開國以至

黍稷重穆

重平聲穆音大。今考重

植穉菽麥

植音植穉音維。傳

曰先種曰種後種曰種。疏曰重穆植穉生熟

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種後種曰種當

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畧而不言其熟耳

十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穆天官內宰鄭司

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

稷是傳亦畧而不言其傳與此互相明也

奄有下土

劉氏曰奄有下國書言

如黑黍也。附之而無此語爾畧矣故能奄有下

土也語言稷躬稼而有天下是也。奄有下國所

以原其始奄有下

續禹之緒

傳曰續業也。錢

氏曰至武王遂能

奄有天下

繼禹之業

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

於大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

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也魯之羣廟其宮

深闕佃然清淨又實實然鞏固枚枚然細密

既言其廟遂推本周家所由興言赫赫乎顯

著者姜姓之女名嫄也其德不回而有常天

用是憑依其身使之有子無災殃無患害彌

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其所生者乃是后稷



天降與之以百種之福使之有黍有稷有先
種後熟之重後種先熟之穆先種先熟之種
後種後熟之稗又有菽與麥以此覆有下國
而受封於郃使民知稼穡之道也復申說其
事有稷黍稻秬後世脩后稷之業遂有天下
繼禹之業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

大音泰

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突曰翦斷也大王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斷音短

至于文武續大王之

緒致天之届

音戒。王氏曰届至也。今日小弁不知所届。

于牧之野

無貳無虞

箋曰虞度也

上帝臨女

音

敦商之旅

我鄭音堆

徐如

克咸厥功

箋曰敦治也旅衆也咸同也。今日敦商謂治而正之言伐商也。伐商之衆謂我之士衆旅猶敦琢其旅之旅也。亂一心三千同德是也。同其功謂共成其功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自幽而來居於岐山之

南民往歸之初有王迹實始有斷商之萌兆

也至于文王武王續繼大王之緒業前乎此

天雖眷周而大命未至及牧野之戰天命至

矣實文武之德有以致之故曰致天之届于



牧之野也唯天命已至故武王無有疑貳無

有虞度上帝實臨之上順天心也與伐商之

群衆同其功下順人心也豈武王之私欲哉

王曰叔父傳曰王成王也。箋曰叔父周公也。建爾元子傳曰元

凡李氏曰元子封於魯其餘則俾侯于魯大啓爾

字傳曰字居也。今曰箋謂封以七百里今不

室輔乃命魯公箋曰魯公俾侯于東箋曰東

錫之山川謂江鮮于氏曰山川土田附庸謂江

氏曰孟子云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

侯曰附庸。疏曰論語云夫顯史昔者先王以

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顯史魯之附庸謂之社

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李

氏曰春秋之時有郊國亦魯之附庸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傳曰

也龍旂承祀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爲常王建之

也龍旂承祀交龍爲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

天之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建太常猶不敢全

僭天子禮也而明堂位乃曰日月之章則又過

矣六轡耳耳六轡解見駟鐵。春秋匪解音解

曰春秋猶言四時也。疏享祀不忒箋曰忒變

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李氏曰皇皇天之至也

曰差皇皇后帝李氏曰皇皇天之至也。皇祖后

也稷享以騂犧傳曰騂赤也。儀純也。箋曰魯郊

祭天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

也



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李氏曰祭統亦云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明堂位祭統皆漢儒所作故其所言皆未可信也禮運又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禮記之書如禮運以為魯不當郊禘如明堂祭統以為魯當郊禘其異同如此當從禮運之說伊川嘗謂說者以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夫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哉使功業過於周公亦人臣所當為之天下之事非人臣為之而誰為之以此觀之則知賜魯之禮樂者非成王為之春秋嘗郊多矣大抵議其也左氏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先帝而後稷也夫先天而後稷固足以為禮然不知諸侯而用郊禘果可以為禮乎魯公三十二年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夫以四月之時

而卜郊足以見非禮也卜至於四尤以見其非禮安在其為春秋匪解也哉安在其為享祀不忒也哉詩人之言大抵失之誇也。詩故曰魯之郊是魯公之僭禮也春秋自隱桓以下不書郊亦不譏其廢禮知魯之郊自僭桓公以始其是得謂成王以錫周公乎公羊云魯郊非禮也**饗是宜**劉氏曰言其安而適之**降福既多周公**皇祖箋曰此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箋曰載疏曰毛伯禽也**夏而福衡**福音福。釋文曰福暹也。以爲則福音暹。箋曰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以牛角爲其觸觝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疏曰地官封**白牡駢剛**傳曰人注云福設於角衡設於鼻**白牡駢剛**傳曰周公牲也駢剛魯公牲也。疏曰文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





毛包

不毛

犧

尊

將

將

用駢剛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牲也周公死
 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
 故從周制說文云剛特也白犧尊將將犧王如
 牡謂白特駢剛謂赤特也
 河反將音鑄。朱氏曰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
 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疏曰將將盛美
 也
毛包藏羹 魚音包藏音恣羹音庚。傳曰毛
 疏曰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燭去其毛而
 魚之也曲禮注云蘇切肉也大美者羹肉汁不
 和銅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美謂太古之羹
 銅羹謂盛之銅器其大美則盛之於登鬲徐廉
 反字亦作燭 **籩豆大房** 傳曰大房半體之俎也
 禔湯中滄肉 **籩豆大房** 箋曰玉飾俎也。疏
 曰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巖殷以
 俎周以房俎注云椀斷木為四足而已巖謂中
 足為橫距之象俎謂曲撻之也房謂足下跗也
 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俎稱房也周語云

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
 燕享則有殺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殺

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禘郊乃有
 全烝宗廟之祭在房烝耳明堂位稱祀周公於

太廟俎用椀巖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
 房也椀音欬巖音巖俱音矩撻音擾跗音孚 **萬**

舞洋洋 今曰詩詁以萬舞為二舞之總名解見
 邶簡兮箋以為干舞今不從。傳曰洋

多也 **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 熾音熾尺志反。
 疏曰熾盛也昌大

也 **俾爾壽而臧** 箋曰臧善也。曹
 氏曰壽而好德也 **保彼東方** 箋

也 **魯邦是常** 箋曰常 **不虧不崩** 疏曰虧損也
 也 **不震不騰** 疏曰虧損也。箋

曰虧崩皆謂毀壞也。曹氏曰不虧
 則如月之常盈不崩則如山之常固 **不震不騰**
 傳曰震動也騰乘也。朱氏曰震騰驚動也皆
 不安之意。曹氏曰不震則如地之常靜不騰

則如木三壽作朋箋曰三壽之常平三卿也如岡如陵

此說封魯之事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今立汝首子使之爲侯於魯國大開女之土宇言封以百里爲周家之藩輔也旣告周公乃策命魯公伯禽使爲侯於東方之魯國賜之以境內之山川又賜之以境內之土田又賜之以小國之附庸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至於今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

耳然至盛春秋四時非有解怠獻享祭祀無有差忒皇皇至大之天帝及君祖后稷獻享以騂赤純色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歆而饗之安而宜之其降與之以福旣甚多矣非特天與后稷降之多福而周公與君祖伯禽亦福於女僖公矣復說祭祀得禮之事將於秋而始嘗祭先於夏而豫養牲其所養之牛設橫木於角以逼之謂之福衡令其不得舐觸人也所養者是祭周公白色之牡牲與魯公赤



色之剛特其祭之時有盛酒之尊其尊腹之上飾畫犧牛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則有爛去其毛而魚之之豚又有切肉之載又有大羹鋼羹其食器則有籩豆又有載半體之大俎如堂房然謂之大房鼎俎已陳籩豆已列於是奏樂舞執干戚而為萬舞者洋洋然衆多由此祭祀得禮故祖考祐之令孝孫僖公有福慶也使爾熾盛而昌大使爾壽考而臧善保安彼東方魯國是守不虧損不傾頽不

震動不乘騰國有壽考之三卿與作朋友皆如岡陵之固祝其君臣同慶也

公車千乘

去聲。傳曰大國之賦千乘。疏曰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大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地官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車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李氏曰按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則千乘其地方二百一十六里有奇若以





孟子所言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則無綠有于

乘也若以明堂位所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
百里則又不合於禮記不足信也。今日魯頃多
孟子又不得不合於禮記不足信也。今日魯頃多
其數之盡合也。朱英綠滕。傳曰朱英
疏曰絲經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也。滕繩也。
繩小戎竹閉緹滕謂約之以繩非訓滕為繩。

二矛重弓

傳曰重弓重於臂中也。公徒三萬

箋曰大國三軍合三萬者舉成數也。疏曰今
以春秋驗之則倍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
三軍明以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作中軍鄭
以周公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於時唯二
軍耳。李氏曰天子之國不啻有六軍所用者惟
准六軍而已使舉國之人而盡用之則但可以一
三萬而已。

役苟不幸而敗則安得人人而復用之哉此天

子之國所以止用六軍大國所以止用三軍也
自伯禽以來已有三軍僖公與其國所以有公
徒三萬觀詩曰大啓爾宇既謂之大啓爾宇豈
得無三軍即伯禽以來已有三軍襄公所以作
三軍者則以魯國三鄉專魯國之權分三軍以
為已之賦故作三軍非是。貝曹朱綬。音緜又音
自襄公以來方有三軍也。貝曹朱綬。音緜又音
侵。傳曰貝曹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疏
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曹謂免瑩貝非為曹
之物故知以貝為飾。朱綬直謂。朱徒增增。傳曰
赤空耳。謂以朱綬連綴甲也。

戎狄是膺

傳曰膺當也。荆舒是懲。疏曰楚一名荆

也。箋曰懲艾。則莫我敢承。傳曰承止也。李氏
也。艾音刈。則莫我敢承。傳曰承止也。李氏
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而懲荆
舒未必不如其服淮夷也。辭如是之重複者蓋

宋學堂

祝頌之辭其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

背

解見

壽胥與試

箋曰胥相也。曹氏曰老人髮白而更黃背皺如鮐魚皮

如是者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其所用皆老成之人也鮐音臺俾爾昌而

大俾爾耆而艾

五蓋反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公之兵車有大國千乘之賦矣每一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持矛其矛有朱色之英飾左人持弓其弓有綠色之繩滕約之此朱英綠滕者是二矛重弓也必二必重者備折壞也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矣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舉成數也此徒衆其胄以貝飾之其甲又以朱綫連綴之進行之徒增增然衆多西戎北狄有來侵者以此膺當之荆楚羣舒叛逆者以此懲創之無有於我敢禦止之者此皆頌祝之辭也又祝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壽考而富足又髮有黃色背有鮐魚文之壽者相與試其才以爲之用欲其所用皆老成人也又重慶之使汝昌而且大使汝耆壽而且老艾萬



有千歲得秀眉之壽而無有患害也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

泰山巖巖疏曰泰山在齊魯之間二國皆以為望也魯邦所詹傳曰詹至

也奄有龜蒙奄曰奄覆也。傳曰龜山也蒙山也。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

東傳曰荒有也。奄曰荒奄也大東極東也至于海邦箋曰近海之國也淮

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言泰山之高巖巖然魯之邦境所至也又奄

有龜山蒙山遂荒奄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

國淮夷舊不服者亦內向而不為異凡此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順從是魯侯僖公之功也願之之辭也

保有鳧繹鳧音符繹音亦字又作嶧。傳曰鳧山也繹山也。疏曰禹貢徐州嶧陽

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遂荒徐宅傳曰宅居也。曹氏曰禹貢徐州之地而

魯宅之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音陌及彼南夷疏曰

南夷謂荆楚莫不率從莫敢不諾箋曰諾應辭也魯侯是若

傳曰若順也

僖公又安有鳧山繹山遂荒奄徐州之居至



于近海之國若淮夷也南夷之蠻也東夷之
貊也又及彼南方之夷荆楚也莫敢不相率
而順從莫敢不應諾其命令唯魯侯僖公之
是順此亦願之之辭也

天錫公純嘏

音傲。箋曰純大也。受福曰嘏。

眉壽保魯居常與

許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箋曰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嘗邑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疏曰常爲南鄙許爲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桓元年鄭伯以壁假許田公羊傳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春秋於僖公之世

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朱氏曰常許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朱氏

曰僖公娶於齊曰

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

受祉黃髮兒齒

兒音倪字書作覲。箋曰兒齒亦壽證。釋文曰兒齒齒落更生細

者

言天賜僖公以大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守

魯國又能居常邑與許邑以復周公之故居

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僖公燕飲而喜

樂內有令善之妻壽考之母又外有大夫衆



士與之相宜魯之邦國僖公常保有之既多
受其福又有黃色之髮落而更生之齒皆壽
證也此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
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徂來之松

傳曰徂來山也

新甫之柏

傳曰新甫山也

是斷是度

斷音短度音鐸

是尋是尺

傳曰八尺曰尋

松桷有

曰斬斷之量度之

路寢孔碩

傳曰路寢正寢也

碩大也

新廟奕奕

音亦

朱氏曰僖公所脩之廟也

曰脩舊曰新所新者姜嫄也

奚斯所作

疏曰奚斯公子魚也

傳曰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 孔曼且

箋曰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 碩

曼音萬 萬民是若

僖公於是乃脩造寢廟取徂來山之松新甫

山之柏於是斬斷之於是用八尺之尋十寸

之尺以量之既量其材乃用松為椽桷有梲

然而大為君之正寢甚寬大而碩又作新廟

奕奕然廣大此寢廟乃是公子魚所作謂監

護工役之事也此寢廟甚長曼而碩大萬民

以為順無咨怨不憚勞也。新廟或以為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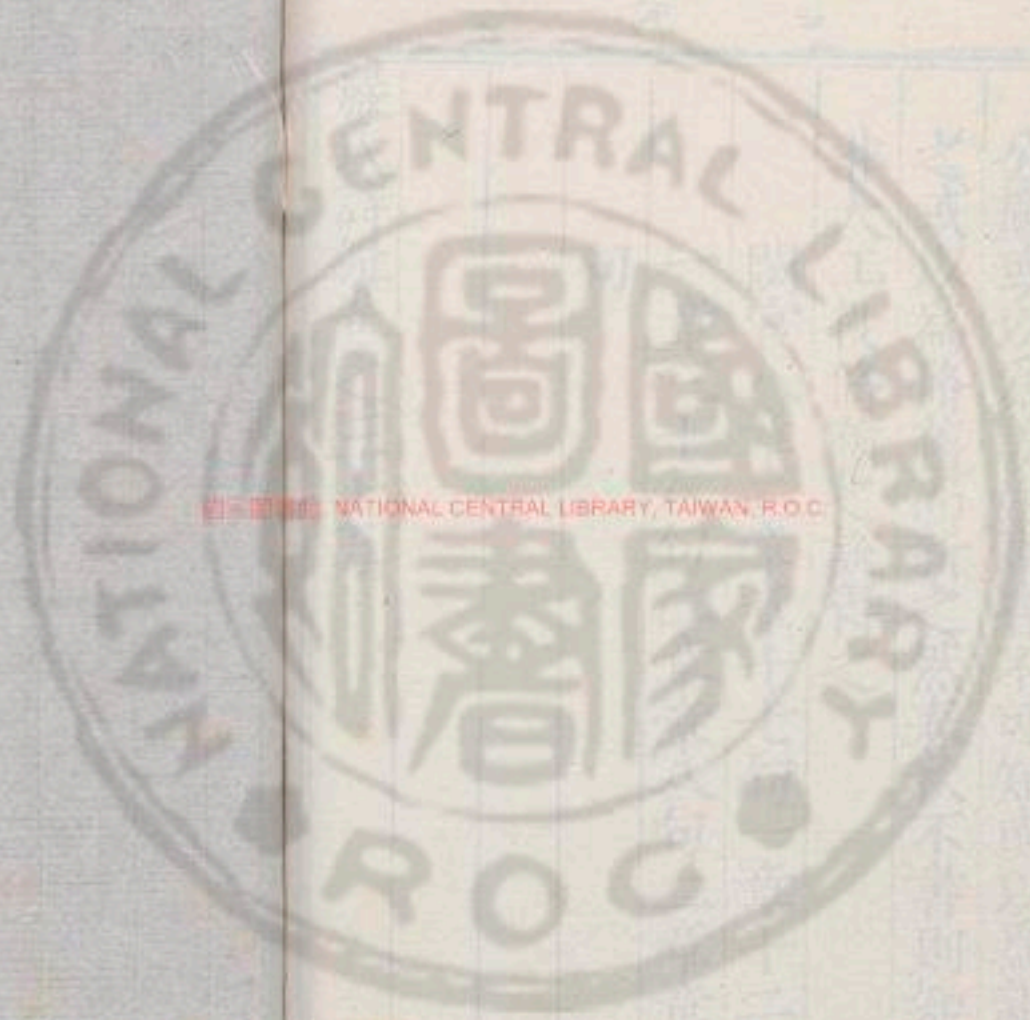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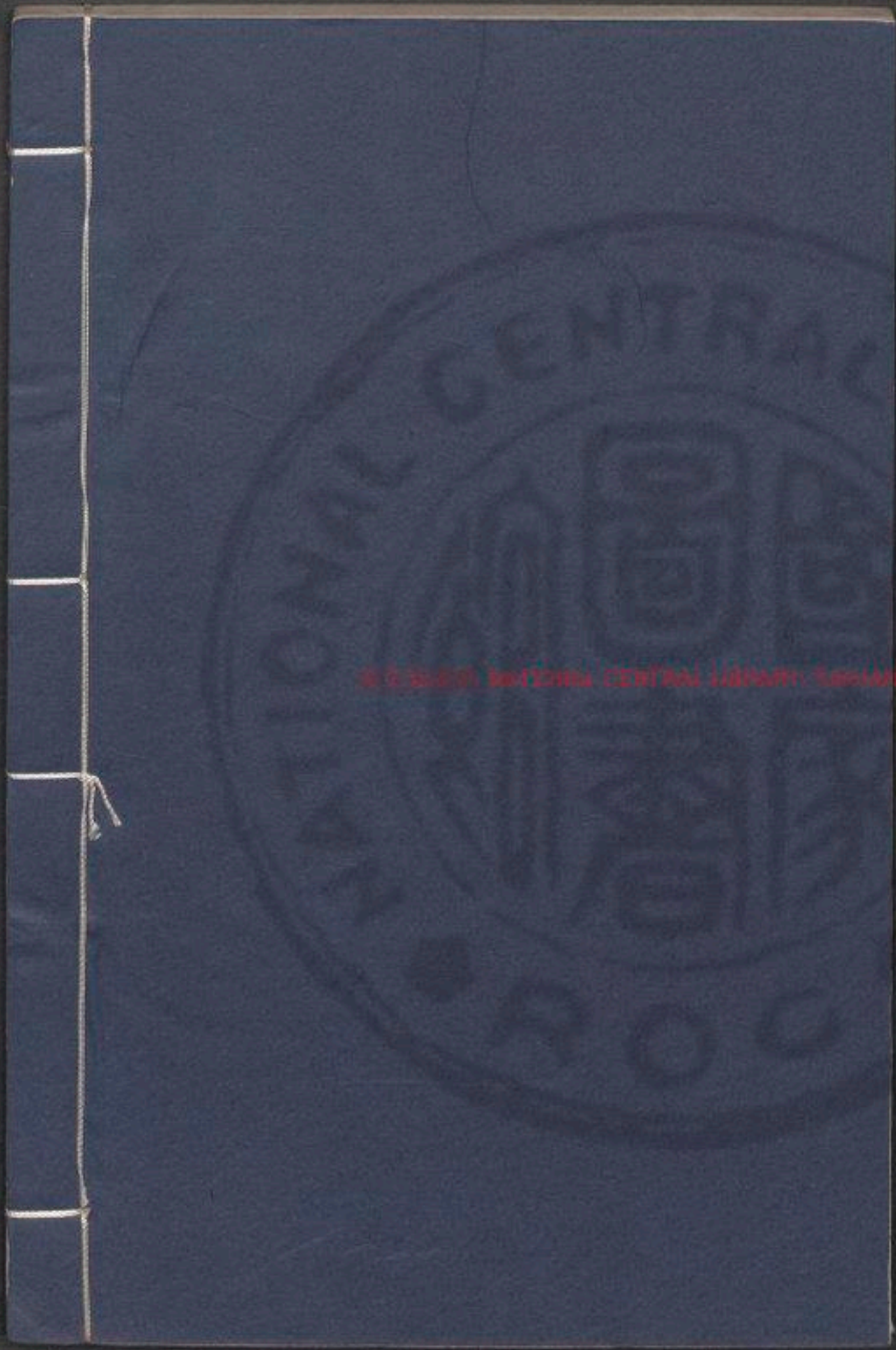
公廟或以爲姜嫄廟皆不可知或以爲新作
之或以爲脩舊而新之然春秋不書則知其
非大工役脩舊之說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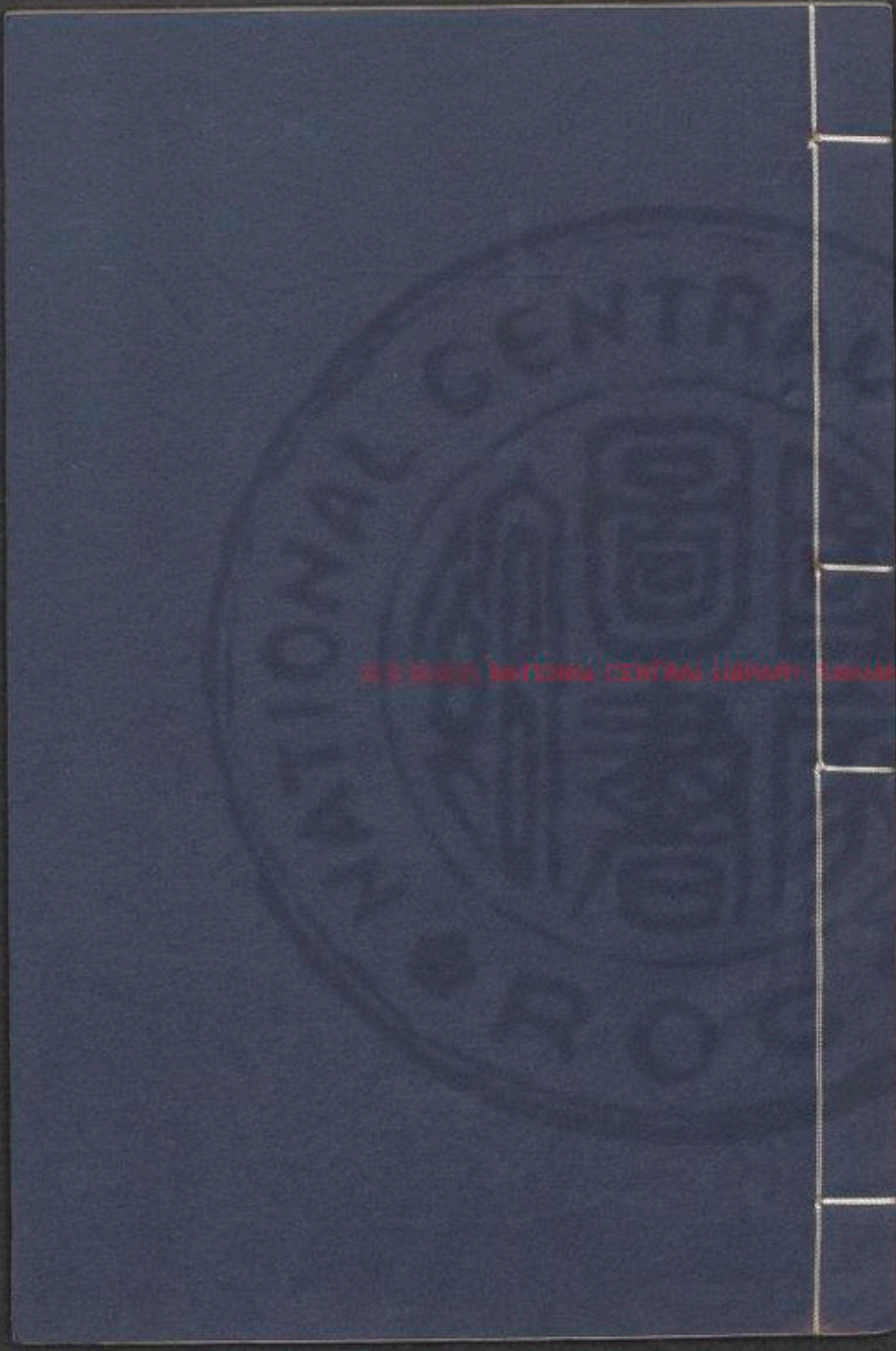
闕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
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
句

嚴氏詩緝卷之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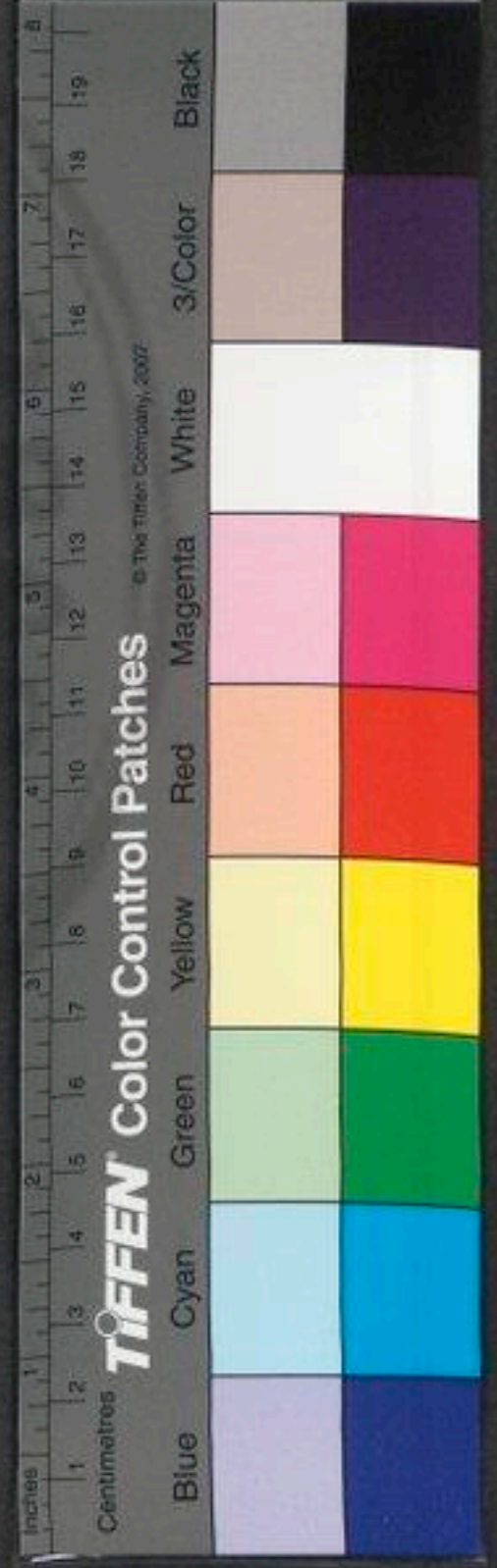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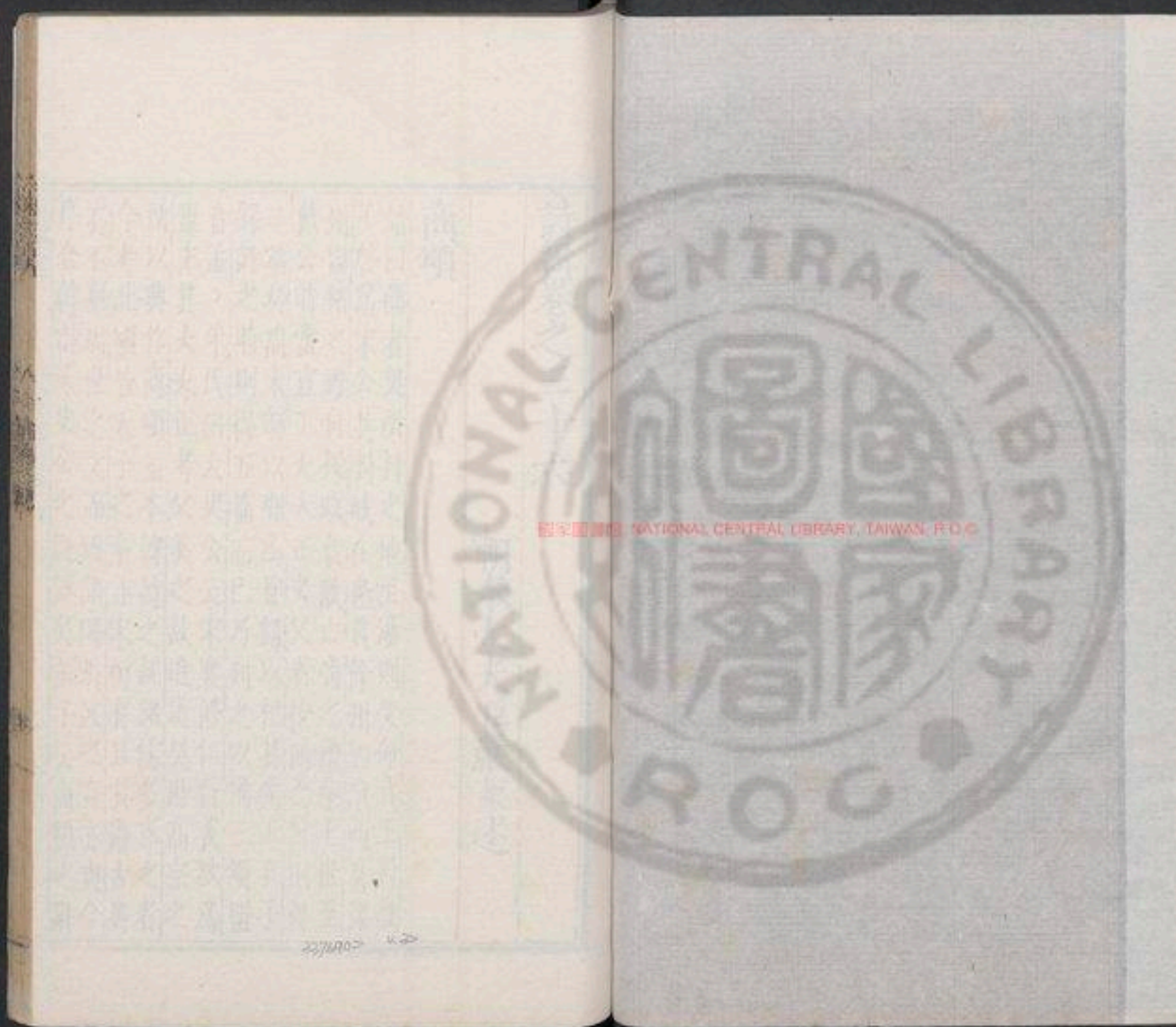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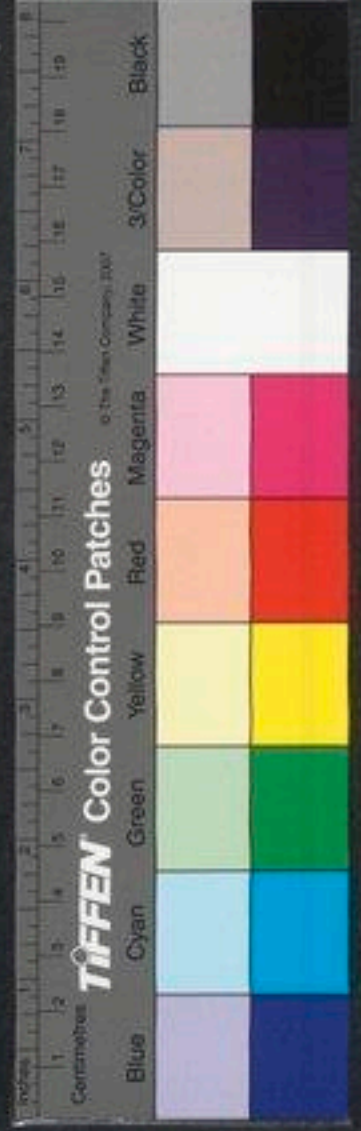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4 O 458-000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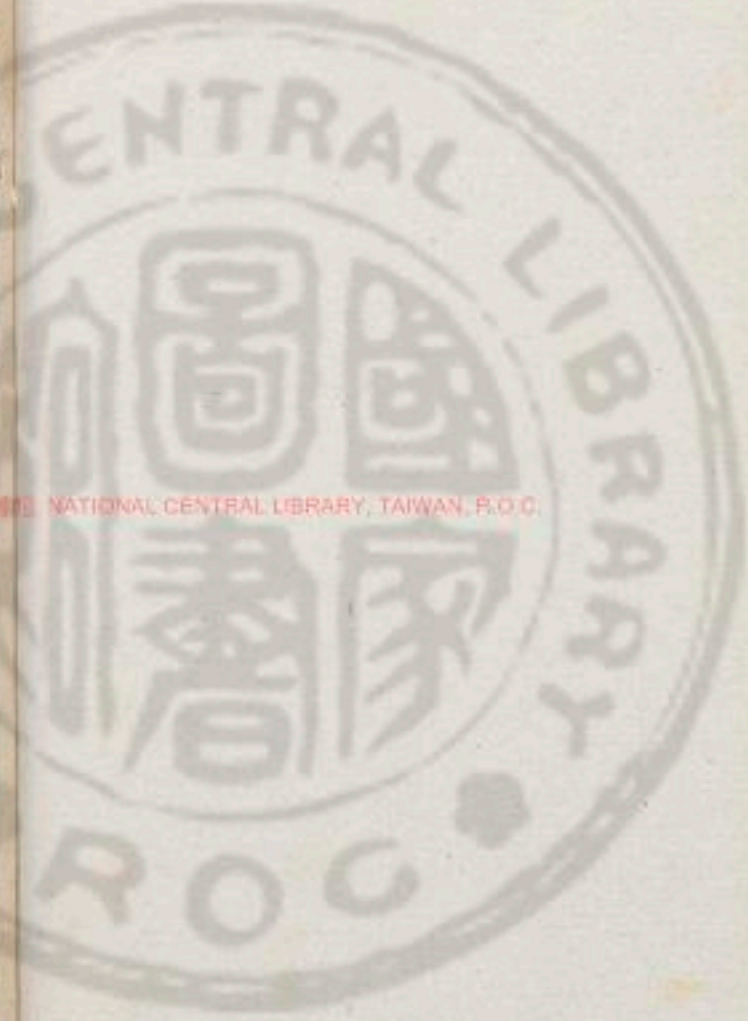


詩緝卷之三十六

朝奉大夫臣嚴象述

商頌

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至湯則受命武王封微
子啓爲宋公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
州盟豬之野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
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詩則得
二篇於周太師以邪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
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盟
音孟，朱氏曰太史公云宋襄修仁行義欲爲
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之
所以興作商頌蓋本韓詩之說諸儒多惑之者
今考此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且其辭古奧
亦不類周世之文而國語閔馬父之言亦與今
序合韓詩太史公之說認矣張子云商頌之辭



粹。曹氏曰契為堯司徒敷五教賜姓子氏封之於商今上雒商是也。在漢屬弘農郡十四世而至湯凡八遷都湯始居商丘後徙居亳從先王居蓋帝嘗嘗都之也。自湯十九世而至盤庚其間又復五遷盤庚始居河北其後遷河南復居亳之殷地即湯之故都也。後世或稱商或稱殷或兼稱殷商先儒謂商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故穀熟為南亳湯所都也。蒙為北亳亦曰景亳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所謂河洛之間盤庚所遷也。按九域志云今南京有亳城古景亳也。本帝舜之墟湯從都之有高辛城有帝嚳高辛氏廟有湯廟有伊尹冢南京去亳三十里則比亳其是歟。其後武王伐紂成王黜殷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主殷祀宋即商在唐火正鬲伯之墟契孫相土因之湯亦嘗居焉。後雖遷都於亳而商丘寔為湯後且合於契初受封之說故稱商云。解頤新語曰或者謂周成王始封熊繹於荆至周惠王之時魯僖公元年

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氏宋襄公之說殊不知荆自帝嚳九州已有荆州之名至禹貢分別山川則荆反衡陽為荆州乃在南即荆楚也。荆岐既旅至于荆山乃在西蓋雍州之荆非荆州之荆也。詩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別荆岐耳。既自古有荆孰謂周封熊繹始有荆哉。

那乃河

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

疏曰凡十君除二及餘八

君是微子之後

其間禮樂廢壞

箋曰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為

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有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有

正考甫者

疏曰孔子

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

師

大音泰。諸曰周用六代之樂故得有商頌

以那為首

疏曰祀成湯之樂歌



也大師先以
那為首矣
美哉也。傳曰那多也
。今日桑扈受福不那
朱氏曰置陳也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
樂三闋然後迎牲即此是也。傳曰鞀鼓樂之
所成也。疏曰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
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執將之注云鞀鼓皆所
以節樂是樂成亦由執也。曹氏曰置則方設
之而已既設而奏之奏官小師掌以鞀祝歌填
蕭管弦歌又賦兼凡樂事播鞀擊須磬笙磬皆
以鞀為先郎康成注大射禮云賓王則播鞀以
奏樂故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鞀
簡簡和大也。今
日執鼓降福簡簡
烈祖湯也。疏曰湯
是殷家有功烈之祖
湯孫奏假
音格毛如字。
歐陽氏曰湯孫

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湯孫
不知所斥者何王爾。今日傳謂湯為人子孫
今不從。朱氏
曰假感格也。朱氏
來格也禮記云齊之日思其所居處思其笑語思
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著齊三日乃見其所
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
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
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
謂思成齊音齋儼音愛
以言其遠
且平依我磬聲
相依玉磬尊故異言之。疏曰磬非樂之主而
云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書云憂擊
鳴球謂玉磬也。朱氏曰玉磬堂上升歌之樂
也張子云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也其



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蓋鞀鼓管於赫湯

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玉磬之聲

孫於音烏。歌陽氏曰於赫湯孫者謂於赫湯

之孫也。不應自稱盛美之孫以誇其先祖。

穆穆厥聲箋曰穆穆美也。疏曰穆庸鼓有敦

庸如字依作鐘敦音亦。傳曰大鐘曰庸敦敦

然盛也。解見靈臺。箋曰敦敦然有次序

萬舞有奕音亦。萬舞解見邶簡兮。今日毛亦

今從王。奕解見車攻。箋曰嘉客謂二王後我嘉客

不夷懌今曰夷平也。懌悅也。自古在昔錢氏曰自古謂古顧

予烝嘗疏曰秋嘗冬烝湯孫之將蘇氏曰將奉也。曹

有作者先王有作於前也。顧予湯孫也。

商人尚聲故猗與那與歎而多之美其設此

鞀鼓也鞀雖小鼓所以節樂故首言之既設

此鼓而後奏之簡簡然其聲和大以衍樂有

功烈之祖成湯也時王湯孫奏樂以感格于

祖考祭祀則思其祖考若神不來格則所思

不遂今神明來格是安我所思而成之也其

鞀鼓之聲淵淵然深其管聲嘒嘒然清亮皆

和平不相奪倫又依此玉磬之聲也歎美此

朱瑟聲
六季聲



赫赫成湯之孫其作樂祭祀之時其聲穆穆
然美鏞與鼓斲斲然盛爲萬舞者奕奕衆大
二王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亦不平夷悅懌
乎先民猶言前人也作承上文謂作樂也言
聲樂之盛非今日始作之乃古昔之時前人
所作也謂湯之功大人聞其樂而悅懌其來
久矣今溫恭於朝夕之間執事必敬以省眠
烝嘗之祭者乃湯孫之所將奉也謂湯之澤
無窮故子孫世世奉祀焉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箋曰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

復興故表顯之

號爲中宗。躋曰祀中宗之樂歌也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

嗟嗟烈祖

補傳曰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乃近於文

矣。箋曰功烈之祖成湯。

有秩斯祜

音戶。傳曰秩

常也。蘇氏曰秩秩無

申錫無疆

傳曰申及爾

斯所

箋曰及女之此所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朱氏曰斯所猶言此處也。

今日及猶與也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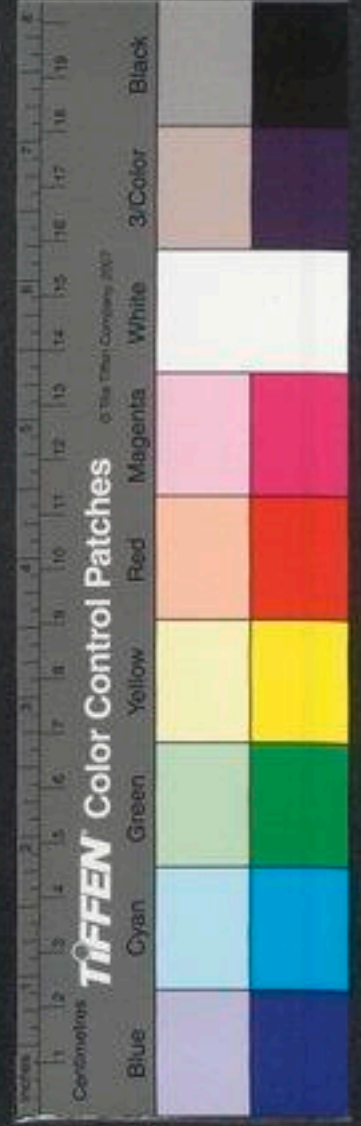
既載清酏

音戶。傳曰酏酒也。賚我思

成

亦有和羹

箋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疏





陽明堂 入詩經卷二

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和如羹焉水火醴醢
 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
 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
 亦然故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燂闡展二音齊
 音劑又如字。曹氏曰銅羹也。詩故曰祭之
 物備矣其曰和羹則合眾味而成者惟羹為然
 既戒既平朱氏曰戒宿戒也平平和也。詩記
 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醴
 此所謂既載清醑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也醴
 假無言醴音稷假音格毛如字。傳曰醴總
 也。箋曰假至也。今日玄鳥四海來
 假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約軹錯衡音
 祁。解八鸞鶴鶴音緝。箋曰鸞在鑣四馬則
 見采芑。疏曰齊於泰風駟鐵之箋云置鸞於
 鑣異於乘車禮記云鸞在銜則鄭以乘車之鸞

必在銜而此云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
 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為在鑣以示不敢
 也。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蘇氏曰溥且大也。
 天命自天降康箋曰下平豐年穰穰如羊反。
 溥將穰穰衆也。疏曰穰穰每物豐多也。朱來假
 氏曰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來假
 來饗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者來助致
 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散饗
 也。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疏曰中宗之
 之功故本言之雖中宗之子孫
 亦是湯逮孫故亦得言湯孫也

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之常福以申錫後
 人之無窮也時祀中宗故以此所指中宗故

未定卷二

及爾中宗者謂湯創之中宗興之商祚久長
皆湯及爾中宗爲之也以中宗配創造所以
大中宗之功也今我祀中宗之時旣載清酒
於樽以酌獻故神明賜我所思而成之謂其
來格也亦有和羹其事旣戒謹而不苟其味
旣和平而適宜執事之臣總至而無譁又不
交侵其職位以有紛爭所以神明安我以眉
壽黃耆之福也諸侯來助祭者其車以皮纏
約其軹又有文錯之衡其八鸞之聲鶴鶴然

和以此格神以此獻神我時王受天命廣大
天降以康安之福使豐年黍稷之多穰穰然
也年豐則民安故以年豐爲降康亦謂之康
年也以格神而神來格以享神而神來饗降
以無窮之福也今省顧烝嘗之祭無所不致
其謹者乃湯孫之所將奉辭與那頌同而意
各有所主那美湯此詩美中宗謂湯之子孫
世世奉烝嘗之祭者以中宗中興之功也

列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箋曰高宗後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鳴雉之異又懼而脩

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此詩祀高宗而先述祖德謂其能中興不墜

先烈也

天命玄鳥

傳曰玄鳥鵲也。鵲音乙。李氏曰燕也。其色黑故謂之玄鳥。降而

生商

傳曰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

玄鳥至而生焉。箋曰契有功封商。疏曰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使

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天至宅殷土芒芒。箋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古帝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益以廣大。古帝

疏曰殷是亳地之小別。傳曰芒芒大貌。

命武湯

箋曰有威武之德者成湯。正域彼四方。今日以四方

命厥后

鮮于氏曰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朱氏曰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

命奄有九有

傳曰九有九州也。箋曰覆有九州為之主也。商之先后

成湯也

疏曰先受命不殆。疏曰殆在武丁孫子。傳曰

高宗也。疏曰毛以為湯受天命所以武丁孫不至危殆者在武丁善為人之孫子也。武丁孫

子武王靡不勝

毛音升。鄭音去聲。疏曰毛以為武丁善為人之孫子行其武

德之王道無所不勝任之也。

龍旂十乘

去聲。龍旂解見出車。箋曰十乘者二

王後八州之大國。疏曰八州大國謂州牧也。

大糝是承

糝音穢。箋曰糝黍稷也。

侯莫不助祭于京師。邦畿千里。傳曰畿疆也。

維民

維民



所止

曾氏曰人於其所歸赴則止焉商肇域彼

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之也

四海

疏曰肇當訓為始王肅云殷道肇四夷來

朱氏曰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四海來假

音格。箋來假祁祁箋曰祁祁衆多也景員維河員毛

鄭音云。傳曰景大也員均也。朱氏曰河商

所都如盤庚民不肯涉河以遷即此河也景圓

維河則以諸侯輻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河之

溱而至于河也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之日祈于高禖而

日謂擔負天之多福生契故推本言之謂殷之興非人所能為也

乃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國契封於商

其後因之以為一代有天下之號言生商謂

生契也契封於商而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

生商也其後子孫遂居亳之殷地國土芒芒

然廣大謂湯也始居亳殷也古者上帝命其

威武之湯令其正域於四方謂以四方為界

域天下一統也湯承帝之命乃隨其方以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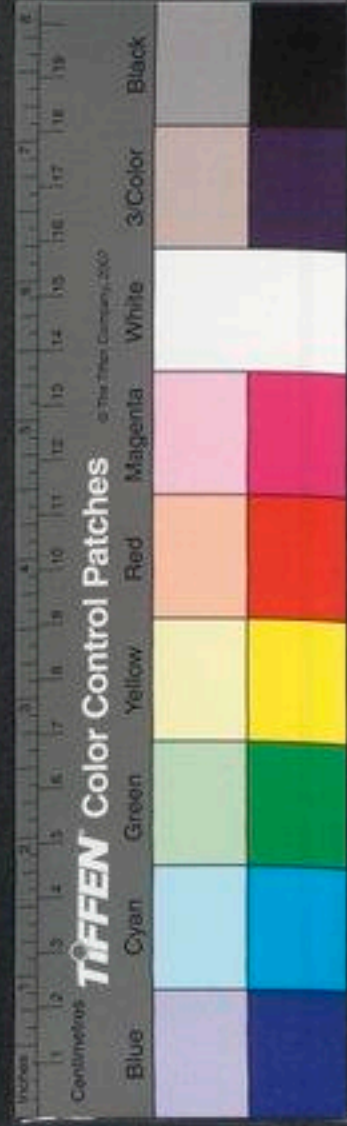
命令於諸侯遂覆有九州即所謂域彼四方

也以四方為界域則九州在其中矣天命湯



以四方爲域湯能命其諸侯而奄有九有成
天意也先后卽成湯成湯之興天實命之其
後中微天命幾危矣武丁能振起之故言成
湯所受天命不至於危殆者在武丁能爲人
之孫子盡繼述之義也又言武丁所以能爲
人之孫子者以有威武之王德無所不勝任
故當時諸侯服從皆來助祭有建龍旂者十
乘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諸侯奉承而進
之也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言之謂二王後及

八州之牧也邦畿之內地方千里維是民之
所安止也言民志定也湯本以四方爲域今
言始以四海爲域者殷道中微侯國有畔者
故疆土非先王之舊至高宗中興始復之也
京師諸夏之根本王畿之內人心安定則四
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故四海皆來朝覲其
至也祁祁然而多河都有廣大均平之象諸
侯輻湊則京師氣象盛大於是總美殷家前
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何天之百



福謂成湯至高宗也。或以武丁孫子爲武
丁之孫子然子孫祀其先王而夸言已之武
德義未爲安况武丁之後無顯王乎。今考
自湯至盤庚五遷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
居相祖乙遷耿盤庚又遷亳亳囂皆在河南
相耿皆在河北自盤庚之後傳三世至武丁
又傳四世至庚丁凡八世皆居亳庚丁之子
武乙始去亳徙河北此詩所言河正指亳也
亳有三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

湯自南亳遷西亳盤庚所遷即西亳偃師是
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

禘音第。疏曰大禘之樂歌也。王氏曰雖序以爲禘大祖周無四

時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橫渠張氏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則禘魯。呂氏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時有慶集之權死應備合食之禮故時祭之外復爲禘禘也。虞夏商皆以間歲爲之。周則五年而再盛祭。濬哲維商。濬音峻。傳曰濬深也。明也。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福淺惟其德之長明故不至於昏塞商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

發其祥

箋曰長猶久也久發見其祥矣

洪水茫茫

傳曰洪禹大也

敷下土

呂氏書說曰禹先分九州之地規畫既定然後用工

方外大國

是疆

謂疆成五服之時也詩言商與所由止須

言契而巳乃迷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

既長

幅音福隕音圓徐音雲傳曰幅廣也隕

土中國既廣

有娥方將

娥音菘傳曰有娥契

平且長也

娥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為字。箋曰禹

生商

今曰子女也大明大邦有子。疏曰天為

賢而生有

商國也

有深濬明哲之德者維我商家也久發見其

興王之祥矣時未興王其祥先見也蓋自洪

水茫茫禹分布下土而治之其方外諸夏之

大國皆畫其疆界各正其守使中國廣大均

平而且長遠當此之時契母有娥氏之國方

大而天為之立其子簡狄使之生商商者一

代有天下之號生商謂生契也契封於商而

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此非祥之久

發見乎



玄王相撥

傳曰玄王契也撥治也。疏曰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與玄王為契

明矣國語又云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

是其為王之祖非追遠為王也。歐陽氏曰書

稱撥王寧王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

深微之謂也老氏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為黑

也。蘇氏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小國是達

曰相武也。達者隨所受大小能率履不越

受大國是達者隨所受大小能率履不越

達其道也。達與在邦必達同意。相去聲

行無所踰也。錢遂視既發相土烈烈。相去聲

氏曰不越於道。遂視既發相土烈烈。相去聲

相土契孫也。海外有截。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

烈烈威也。海外有截。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

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業入

疏曰相土止為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

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

也。僖四年左傳管仲說太公為王官之伯云五

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王官之伯分

主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分主東西則或加一

面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總舉四

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內侵外畔

也王肅云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掌征伐也

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為司馬之官與鄭異

玄王尊契之稱玄者稱其德之深微也契相

武而能撥治受小國大國皆能達其道無往

不宜循行於道無所踰越從容中道也斯民

遂視倣之而發發矣契之孫相土入為王官

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海外率

服截然整齊

服截然整齊

服截然整齊

服截然整齊



帝命不違

蘇氏曰

至于湯齊

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焉

湯降不遲

傳曰不遲言疾也。蘇氏曰湯之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不遲。聖敬

日躋

傳曰躋升也。李氏曰湯能降已不遲故德日進

昭假遲遲

假毛音格

鄭音

上帝是祗

箋曰祗敬也

帝命式于九圍

傳曰九圍九州

也。李氏曰帝命之爲法於天下也

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嚮未嘗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湯之謙抑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也敬爲

聖人之敬言至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德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其昭格於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於得天付之悠悠也湯無所覲倖故唯上帝是敬其誠專一然天自命之以爲法於天下使爲王也

受小球大球

音求。傳曰球玉也。王氏曰小國大國所贊之瑞也

爲下

國綴旒

綴徐張衛反不音輟。箋曰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結定其心如旌旗之

旒綴著焉。參音杉著直略反。疏曰綴著於參也。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





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秋官大行人

及考工記說旒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

旒旗云練旒九是旒旗垂者名為旒也何天之

休何上聲不競不綈音求也箋曰競爭不剛不柔

敷政優優傳曰優優和也百祿是道慈秋反也傳

湯受小國大國所贄之瑞諸侯心繫天子如

旌旗之旒綴著於終諸侯皆服屬於我此所

以負荷上天之福也湯又不爭競不急躁不

太剛猛不大柔弱陳政教則優優而和故百

祿聚而歸之

受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王氏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今日無逸萬邦

惟正之供為下國駿厖駿音峻一音俊厖莫邦反。傳曰駿人也厖厚也。曹氏

曰小國大國共貢賦所以享上也然皆出於民力惟薄取之而不使其傷財害民則厚下之道

也何天之龍鄭作龍如字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

不竦難奴版反。傳曰百祿是總難恐也竦懼也

湯受小國大國之共貢惟薄取之所以大厚

天下非謂既受而復散之也故能何天之榮

寵又陳進其勇不震驚不搖動不難恐不竦

懼毅然以天下自任此百祿所以總而歸之

也

武王載旆

蒲員反。傳曰武王湯也。旆旗也。疏曰載其旌旗。曹氏曰載旆則指

其所伐之國也。

有虔秉鉞

音越。補傳曰虔敬也。今日鉞揚也。解見公劉。如

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王氏曰曷者誰何之謂也。苞有三蘖

反。傳曰苞本也。蘖餘也。朱氏曰蘖旁生萌也。言一本生三蘖。本則夏桀。藥則韋也。顧也。

也。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

雙曰齊。查其然。韋顧既伐昆

吾夏桀

雙曰韋不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已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昆吾夏桀

則同時誅也。

有威武之王成湯載其旗旆虔敬以秉持其

鉞恭行天討也。其威勢如猛火烈烈之盛。莫

敢誰何者。一本生三蘖。桀為亂首。韋也。顧也。

昆吾也。以惡相濟。然莫能遂。達其惡。於是九

州截然。齊一以歸于湯。湯則先伐韋。顧次伐

昆吾。夏桀也。

昔在中葉

傳曰葉世也。

有震且業

疏曰震懼也。傳曰業危也。業業

有考見常武。錢氏曰書云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

辜。所謂震且業也。

允也。天子降予卿士

雙曰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

也。疏曰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又解見上月之交。

實維阿衡



伊尹也。雙曰阿衡也。衡平也。伊實左右商王。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實左右商王。左右音佐又。雙曰商王湯也。劉氏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昔在中世湯未興之前國弱而震懼危業信哉天愛湯而子之乃為之生賢降予以卿士卿士謂誰實維伊尹為阿衡之官而佐助成湯以定天下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

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號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捷彼殷武

捷音閱。傳曰捷疾意也。曹氏曰言其兵威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

奮伐荆楚

也。朱氏曰殷武殷王之武也。錢氏曰謂殷之有武者莫高宗若也。奮伐荆楚傳曰荆楚荆州之楚國也。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李氏曰荆楚在商周之時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當湯之時必不敢抗衡中國及商室中微往往為中。窾入其阻。窾音阻。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窾入其阻。窾音阻。傳曰窾深也。窾音阻。窾音阻。窾音阻。

哀荆之旅

哀蒲侯反。有截其

所猶常武所謂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湯孫之

緒。朱氏曰湯孫謂高宗也。

捷然而疾者殷王之武也奮伐荆州之楚國



深入其險阻之地哀聚其衆伐罪而安其民也故所伐之處所截然齊一此湯孫高宗之功業謂其功足以繼湯也

維女荆楚

女音

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羗

不來王

箋曰世見曰王。踰曰氏羗遠夷一

莫敢不來享

箋曰享

莫敢

氏音低。箋曰氏羗夷狄國在西方也。而一見於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朱氏曰此商之常禮也。

二章言責楚之義爾荆楚居國南方比之氏

美則近國耳成湯之時自彼氏羗猶莫敢不來獻享莫敢不來朝見謂此禮是商之常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

音壁下同。傳曰辟君也。箋曰多衆也衆君諸侯也。

設都于

禹之績

箋曰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以云云然

歲事來辟

來辟猶

勿予禍適

音適。適過也。

稼穡匪解

音解

既伐荆楚諸侯畏服故言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功之內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解庶可以免咎矣



王氏曰高宗能治夷狄故天下無有不服

天命降監

箋曰降下也

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

違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傳曰封大也

上章言天命諸侯朝于天子此章言天命天子以察諸侯天命高宗降監諸侯之國有嚴敬其民賞不敢僭刑不敢濫不敢怠違者則命于下國而封殖之以福也。此章從王氏也舊說謂天降監於民命湯由七十里以王天下此詩首章便從高宗說起言自彼成湯

者述高宗援湯以責楚之辭耳非專述湯事也不當於此章攬入成湯上下章文意皆不貫矣

商邑翼翼

傳曰商邑京師也。錢氏曰翼翼整治貌翼翼考見采薇

四方之

極赫赫厥聲

疏曰赫赫顯盛也

濯濯厥靈

疏曰濯濯光明也。李氏

曰大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也

商邑之治翼翼然嚴整乃四方之中言政教取正於此也聲譽赫赫乎顯盛威靈濯濯乎光明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宜享壽考康寧之



福而且可以安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

疏曰景山大山也

松柏丸丸

傳曰丸丸易直也。錢氏曰圓

也。是斲是遷。

斲音短。傳曰遷徙也。斲音短。傳曰遷徙也。斲音短。傳曰遷徙也。

方斲是虔

也。斲音卓。疏曰方正也。

錢氏曰虔盡力也。松栢有

挺

挺連反。傳曰挺長貌。

旅楹有閑

箋曰旅衆也。疏曰閑大也。錢氏曰閑

也。寢成孔安

升彼大山取松柏丸丸然圓直者斬斲之遷

徙之又方正而斲之工匠之事莫不虔敬以

松爲屋之椽栢挺然而長其衆楹柱有閑然

而大廟中之寢旣成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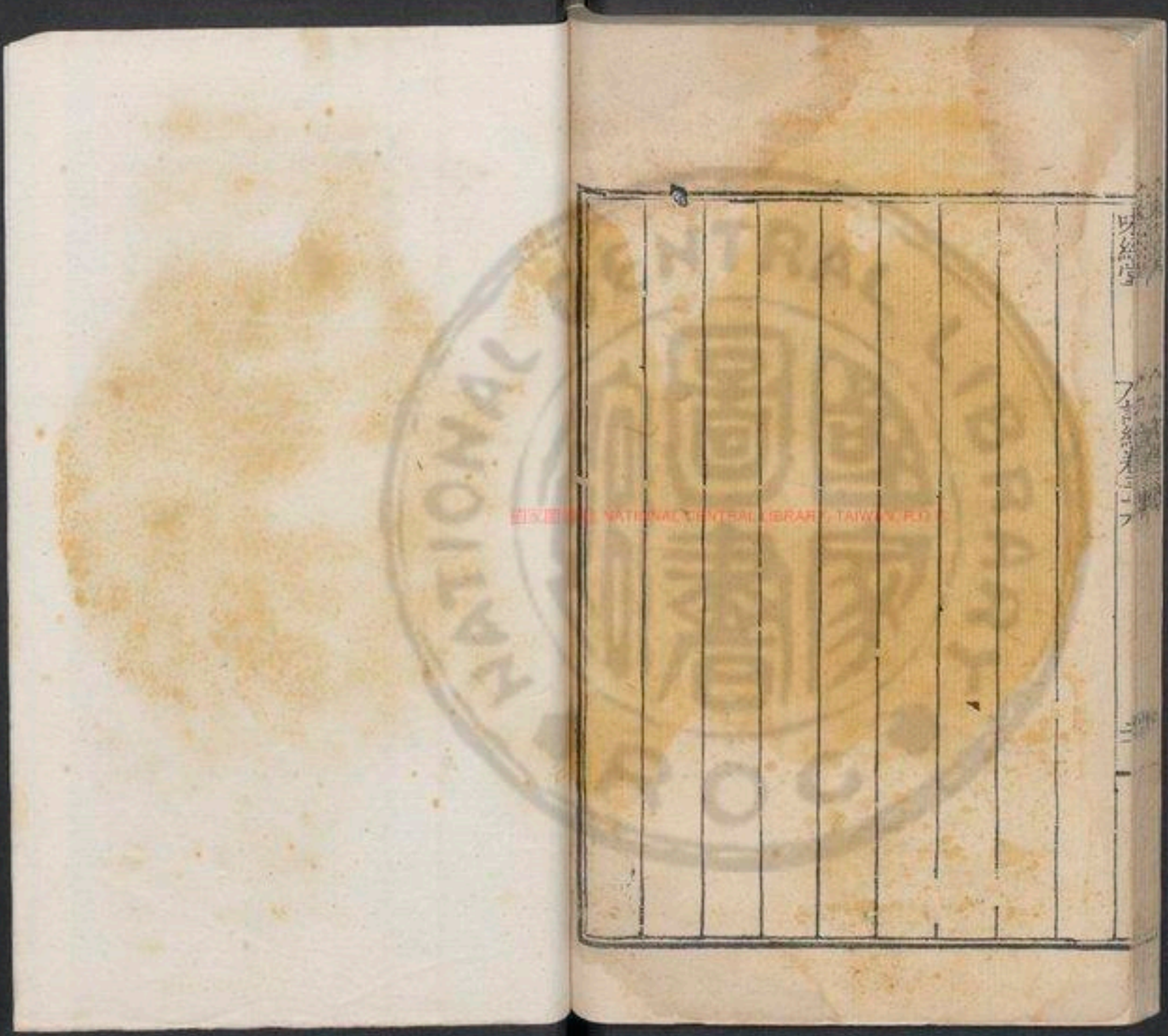
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

章五句

嚴氏詩緝卷之三十六





Grid of vertical lines on the right page of the book. A large, faint circular stamp is visible in the background, containing the word "NATIONAL" and other illegible charact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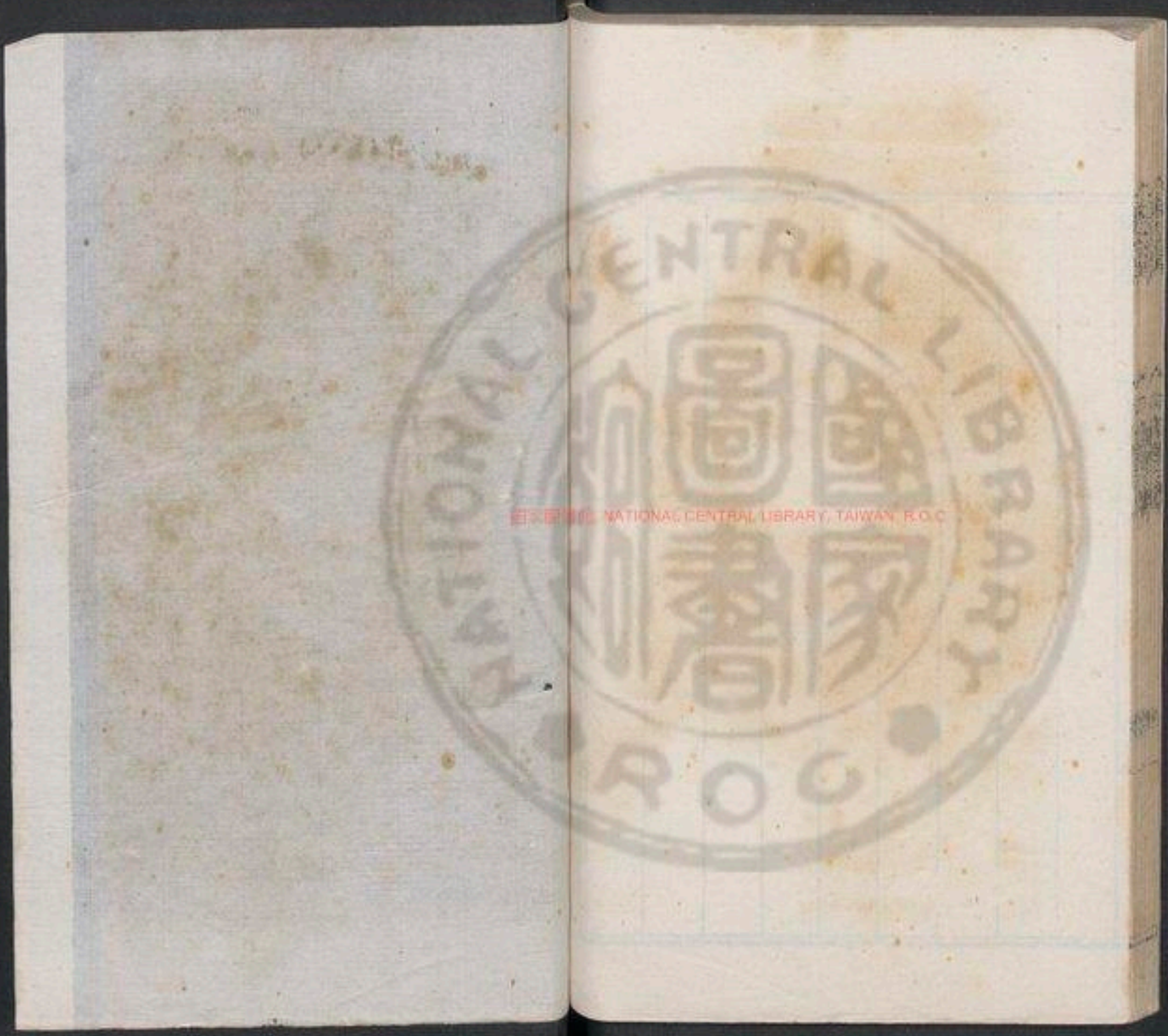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Japanese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フ" and "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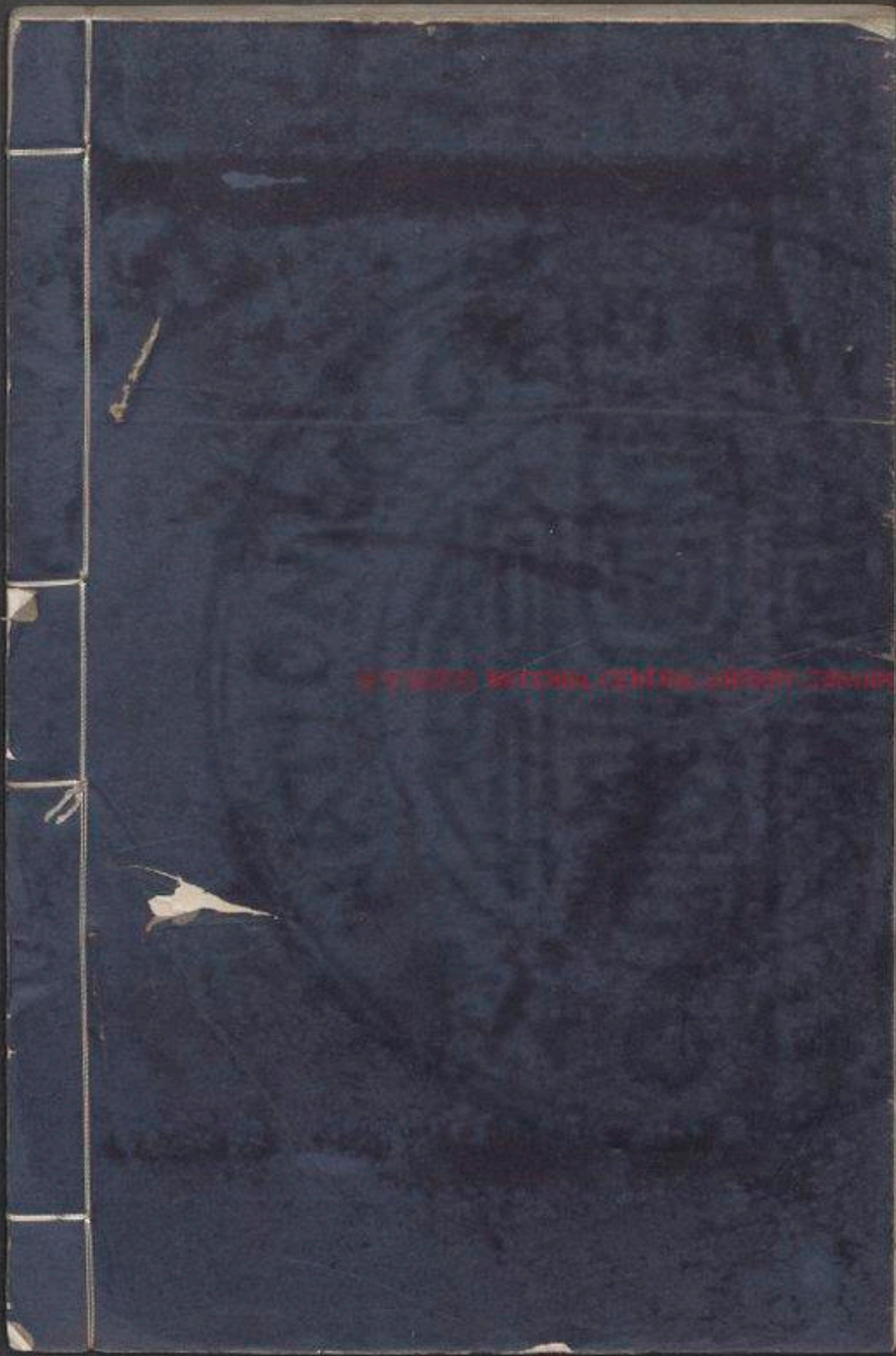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Blue patch]	[Cyan patch]	[Green patch]	[Yellow patch]	[Red patch]	[Magenta patch]	[White patch]	[3/Color patch]	[Black patch]



Digitiz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olombo, Sri Lanka

